

目 录

导 读

- 一、吴敬梓的生平和思想发展(1)
- 二、功名富贵场的精神危机(11)
- 三、贤人礼乐场的无奈萧瑟(32)
- 四、奇人嶮崎场的氤氲化生(44)
- 五、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喜剧性与悲剧性相融合(50)
- 六、作为古典小说经典的历史地位和影响(59)
- 七、本书编纂说明(72)

儒林外史

-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77)
-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107)
-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134)
-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169)

| | | |
|-------|-------------------------|---------|
| 第五回 |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 (193) |
| 第六回 |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 (219) |
| 第七回 |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 (243) |
| 第十三回 |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 (256) |
| 第十四回 |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 (273) |
| 第十五回 |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 (293) |
| 第十六回 |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 (313) |
| 第十七回 |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 (332) |
| 第十八回 |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 (351) |
| 第十九回 |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 (371) |
| 第二十回 |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 (391) |
| 第三十一回 |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 (407) |
| 第三十二回 |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 (428) |
| 第三十三回 |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 (446) |
| 第三十四回 |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 (466) |
| 第三十五回 |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 (489) |
| 第三十六回 |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 (511) |
| 第三十七回 |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 (534) |
| 第四十回 |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 (551) |
| 第四十一回 |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 (558) |
| 第四十八回 |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 (579) |
| 第五十五回 |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 (598) |

| | |
|--------------|---------|
| 主要参考文献 | (620) |
|--------------|---------|

导 读

清康熙四十年（1701），当安徽全椒一带火红的石榴花燃红大地之时，“哇”的一声，一代文豪吴敬梓降生了。十来年后，另一位大文豪曹雪芹也降生了。他们一个捧着《儒林外史》，一个捧着《红楼梦》，共同构筑了中国小说史的又一个高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被鲁迅称过“伟大”的就是这两部。

一、吴敬梓的生平和思想发展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幼名学斌，号粒民，安徽全椒人，斋名“文木山房”，迁居南京秦淮河后自称秦淮寓客，及老称“文木老人”。《儒林外史》之外，他还留下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近百年陆续发现集外佚诗佚文四十篇，以及经学著作《诗说》四十三则，俱收入李汉秋著《吴敬梓诗传》^①。

(一) 慕魏晋风度 嫉科举八股

他出身于由科举而飞黄腾达的宦宦世家，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少年时他基本上生活在家风祖德的气场中。“十四随父宦”（以上皆引自吴敬梓《移家赋》），随父吴霖起赴苏北赣榆县教谕任所，二十二岁时陪侍病父回家乡。自幼聪慧的他，心高气傲，追求卓越，“穿穴文史窥秘函”（金架《次半园韵为敏轩三十初度同仲弟两铭作》），还读了不少笔记小说之类的杂书。

二十三岁时父亲吴霖起逝世，他的生活面临一个转折，逐渐踏上违悖的程途。此后他独担门户，种种矛盾丛集一身。首先是遭逢“家难”——族人蓄意侵夺其祖遗财产。由此，他从近亲身上发现了劣绅的贪婪冷酷，看到了争财夺产的丑恶、传统道德的沦丧、人情世态的炎凉（在《儒林外史》的严贡生谋夺弟产、五河县势利熏心等篇章里，还可以看到他对势利劣绅的切齿痛恨）。年轻人单纯而和谐的精神状态被打破了，处在青春躁动期的他，产生了逆反心理，不满和愤慨以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你们嗜财贪富，我就轻财好施；你们虚伪狡诈，我就任达放诞。表面看来这时的吴敬梓一派纨绔习气，骨子里却另有蕴含。共高祖的族兄吴槃、表兄兼连襟金架、表兄金两铭为贺他三十初度而各写的贺寿诗（《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及和作，以下简称吴槃贺寿诗、金架贺寿诗、金两铭贺寿诗），对他此前几年的心态状貌有真切描述。吴槃贺寿诗说得很清楚：吴敬梓原先是“少年志卓犖，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何时发生转变呢？——“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秋按：指吴霖起）身后何啻舍！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鸱恶声封狼贪！”吴霖起逝后，面对如“怪鸱”和“封狼”的夺产族人，他由愤世嫉俗激而为纵情悖礼，放浪不羁，于是“一朝愤激谋作达，左骥史纳（秋按：乐人）恣荒耽”。金两铭的贺寿诗也说：“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这种“愤激”就是对丑恶现实的强烈愤恨而激发出来的逆反情绪。

再加上这几年他在科场受蹇，眼看才智不如自己的人反而得手，对他刺激尤大，使他觉得八股科举无凭。对于一向恃才傲物的吴敬梓，当时能够显现自己价值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科场告捷。二十九岁时逢乡试年，按清朝的科举制度规定，为乡试作准备须先进行乡试前的资格考试“科考”，这年五月，他到滁州参加科考，抱着志在必得的心态，拼力一搏。谁知他已被谤“文章大好人大怪”，文章做得再好也有被黜之虞。他见情势不妙，竟不惜忍辱降志，向考官“匍匐乞收”，用极屈辱的方式挽救危机。结果科考虽然过了关，但到秋闱乡试时还是铩羽惨败！这对向来心高气傲的吴敬梓，打击极大，他被甩出科举轨道之外，逼他睁大眼睛看看历来惯走的科举之路到底值不值得信赖。吴敬梓从自身的乡试经历，打破了对科举拔才的信赖，“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移家赋》），“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内家娇》），这使他愈益走上违逆之路。后来他的好友程晋芳写的《文木先生传》^②说他由此发展到“独嫉时文士如仇”。

此后几年，逆反情绪随着接踵而至的不平事而日益增长，祖遗财产却随着逆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家族长老跟他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他对“长老”“两眉如戟声如鼙”（吴槩贺寿诗），被封建势力视作瘟疫的传染源加以防范排斥，“乡里传为子弟戒”。但他决不妥协，到三十三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的决绝情怀，愤然离开故土。他自己经常以阮籍自比，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比阮籍之哭穷途，《移家赋》写自己移家南京时就犹如：

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

当人受到刺激或伤害打击时，就会产生抵抗力，会产生精神抗体，给自己找到精神支撑力量。在吴敬梓就表现为：愤而慕魏晋风度，蹇而

嫉科举八股。忧愤可以抑而为沉默郁闷，也可以激而为愤世嫉俗、狂放纵恣，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就是后一趋向的突出表现。吴敬梓景仰他们，从那里找到同调，乐于仿效他们的放诞性行。他的放达任诞和愤世嫉俗，二十七岁至二十九岁间最厉害。从此他逸出常轨，以“看破”的清醒对待功名富贵，以批判眼光观察社会，以违逆心态感悟人生，以探寻精神摸索前行，以文学创作宣泄激愤；他狂狷而豁达，以白眼睥睨群丑，以嬉笑轻蔑流俗。正是这样的气质和禀赋，才孕育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二）移家南京谙士林

三十三岁时吴敬梓离开故土全椒，去南京寻找新的天地。

《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娄焕文临去遗言”对杜少卿说：“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吴敬梓的挚友程廷祚序《文木山房集》说：六朝之都的“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而来，吴敬梓和他自己从外地卜居于此，都是想“追往昔之流风余韵”。此处之“往昔”即指六朝。另一位他敬服的好友吴培源说：“钟阜秦淮，喜坐啸六朝名郡，仿佛见：旧时王谢，风流东晋。”^③在吴敬梓心目中，谢安是“旧时王谢，风流东晋”的突出代表。吴敬梓移家南京时，特地买宅秦淮水亭，“诛茅江令（秋按：指江总）之宅，穿径谢公（秋按：指谢安）之墩”，感受“乌衣巷口”的流风余韵。

程晋芳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④程晋芳这里的“六代情”涵盖魏晋六朝，包括从开一代宗风的建安时期（以“建安风骨”著称）至偏安江左的东晋和南朝（“昭明”指以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代表的南朝）。如前所述，移家南京前仰慕阮籍等的魏晋风度已成为吴敬梓“六代情”的重要内涵；南京是六朝故都，魏晋六朝的遗迹随处可见，不断强化着他对魏晋风度的企慕。搬进秦淮水亭，欢宴

友朋，写《买陂塘》词说：

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

辛酉（乾隆六年，1741）正月上弦，与吴培源联句，吴培源出句说：“狎客谁江总”，他对曰：“佯狂忆步兵”^⑤。“步兵”，忆念的是佯狂的阮籍，也隐隐以之自比。一直到临死前一两年，在《咏金陵景物图诗》写凤凰台时，他想到的还是“凤凰台以李白之诗而名”，“台下有阮籍墓”，并以思慕这两位“酒星”作为全诗的主旨：

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

真可谓拳拳服膺，终生不已。在诗词文赋里，我粗略统计，他或明或暗援引的魏晋六朝人物就有一百七十多个！连与朋友会诗，也用《南史·隐逸传》人物分咏，其中就有隐于茅山的陶弘景。魏晋风度的影响，渗透在吴敬梓的为人和《儒林外史》中。

迁居南京后不久，他的经济境况日益恶化，“田庐尽卖”后，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继而被肥马轻裘的年少耻笑。有时寻找机会“卖文”度日，有时只好忍痛拿了心爱的藏书去换米，或拿衣服去典当。有次秋天霖潦三四日，姻亲程丽山叫人持米三斗、钱二千来看他，他已经断炊两天了！在由富贵跌落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世风的势利、社会的不平、政教的黑暗，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也更多地体会到贫穷的苦痛。这使他一方面更能同情民众的疾苦，在生活和思想感情上接近了普通民众，所以后来写《儒林外史》每以爱抚的笔触描写下层小人物，温煦之气直拂人面；另一方面也更迫切需要找到精神的支撑，用以克服生活的艰辛，砥砺前行。

吴敬梓一边逸出传统之路，一边在寻找精神归依，追求理想。毋庸置疑，孔孟等原始儒家是他从小浸染的底色，孔子的仁爱心怀、礼乐理念，孟子的仁义主张和提倡的“士”的人格精神，在他小说中都有明显表现。

吴敬梓在南京一带，一方面广交士林，接触到时代的先进思潮；一方面转益多师，“笙簧六艺，渔猎百家”，广泛涉猎丰富多彩的传统文脉，举凡先秦的儒道诸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佛禅、宋明理学、晚明士风、明末清初进步思潮里的顾黄王颜李、乾隆朝甫兴的经学考据等等，他都有所探测；对诸如《史记》《汉书》《南史》《北史》《明史》等也相当熟悉。

清初进步思想家的理论和主张虽各不同，但大多批评八股科举的弊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批评宋明理学的流弊。其中颜（元）李（塏）学派的旗帜最鲜明，他们把程朱理学的弊端和八股科举的弊端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这无疑给吴敬梓提供了理论武器，启迪他去揭露互为表里的八股和理学的弊端。从他的思想和交游考察，他受顾炎武以及颜李学派的影响比较明显。他的好友程廷祚，就是颜李学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人物。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塏南游金陵，程廷祚屡次过从问学，当时理学家骂他们“共诋程朱”，视为异端。程传说吴敬梓“与余族祖绵庄（廷祚）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可见程廷祚对他的影响。

颜李学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有实践能力的“通儒”，这也成为吴敬梓提倡的正面理想。《儒林外史》中至少有三次直接提到“礼乐兵农”这一颜李学派的核心观念。他不仅在小说的高潮大写泰伯祠大祭的礼乐盛典，而且安排萧云仙全面践行兵农礼乐。在现实生活中他也身体力行，与迟衡山等好友在南京捐资倡修先贤祠，崇祀吴泰伯等先贤，经济艰难的他，为此把全椒的老屋都卖掉了。

总之，从全椒移家南京，犹如汨汨襄水汇入浩浩大江，生活向他敞

开了广阔的天地。他的思想也随着恣肆汪洋，向纵深发展。在愤世嫉俗中滋长着违逆情绪，在贫穷病困中接近了下层人民，在广泛交游中接受了进步思潮，又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发展了人民性：种种因素交错渗透，吴敬梓的人生观也在不断发展。

（三）未竟鸿博弃功名

为延揽人才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清廷在定期的科举之外，于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首次开博学鸿词科试，乾隆元年（1736）再次开办。吴敬梓应荐参加了乾隆元年丙辰科鸿博之试的地方考试。

地方考试的程序是：先学院考试，次抚院考试，再次督院考试。地方考试毕，由督抚荐举赴京参加御试（廷试）。吴敬梓参加了在南京的学院考试，接着赴安庆参加了抚院考试，督院考试只留下一首试帖诗未留试帖赋，估计没参加完，当然也就未赴京参加廷试。为何未赴廷试？历来有“因病”和“托病辞”两种说法，吴敬梓当时的诗作也没有说明确，这反映了他自己非常复杂矛盾的心情，也反映了他的思想发展有个过程。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出仕之路，科举之外，鸿博是难得一遇的机会，对一般士子而言，被推荐是殊荣。吴敬梓对此虽然心存犹豫，但还是半违半就地参加了南京和安庆的地方考试，而在往返途中写的十几首诗词中仍在向往“何日丹炉锻灶，结庐林薄”那样魏晋竹林名士式的生活境界。或许还真有了“采薪忧”的小病，于是就半真半假地“因病”未赴廷试了。这在他的一生是个决定性的转折。

《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君子之道”，或出或处都要恪守，而在“出”与“处”的选择上尤其集中地表现了出来。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讲究进退出处的操守，用《儒林外史》里的话说就是“儒者爱身，遇高官而不受”。能做官而不做，就意味着不与无道的当权者同流合污，就意味着弃绝官定的功名富贵之途。因此，出与处的抉择是

“君子之道”和人生取向的关键性表现。在这方面，吴敬梓的抗拒态度是日益鲜明的。他没有赴京参加鸿博的廷试，心情十分复杂。至乾隆元年（1736）秋，王溯山来访，以其“天怀澹泊”影响了吴敬梓。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里，吴敬梓后悔自己本来“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他立意要像王溯山那样，“浮云富贵非所好，爱山成癖乐其真”——王溯山所爱之茅山是道家的名山，吴敬梓选定了：“只此蓬瀛共瑶岛（秋按：都是道家仙境），休言绿野与平泉（秋按：指代达官贵人的别墅）”！

至乾隆二年（1737），在《美女篇》里，他庆幸自己没有像被荐入宫的富家女那样见嫉受困，而能够像汉皋女那样保持着自由之躯。在连续的一组诗里表明，他的抉择已经明晰：弃绝富丽朝堂，走向自由草野。这与《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辞征辟时说的“麋鹿之性，草野惯了”是同一个意思。

从此，他索性连秀才籍也放弃掉，再也不参加一切科举考试。顾云《盩山志·吴敬梓传》记述当时有人责备他辞征辟，他回答说：“吾既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足贵耶？”^⑥话说得很委婉，其实“生值明盛”云云，只是为避免惹祸而用的饰词。《论语·泰伯》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若果“明盛有道”，岂能甘居贫贱藏而不用？这里所说出去无补于世，也就是《儒林外史》里杜少卿说的：“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就像庄绍光说的，在当时“我道不行”，因此拒绝与臧仓小人为伍。在这里，儒家的出处原则中关于“处”的态度，已与道家的人生态度互融。

他的批判精神进一步发展，解剖的刀刃由家族移向社会，考虑的范围由个人命运扩至士林前途，逐渐对朝廷功令、统治思想、社会风气，日益抵触不满。中年以后的吴敬梓不仅是以恣情任性的个人生活态度与

封建世俗相牴牾，而且已经发展成为在整个价值取向上与统治思想异趋；他已不仅是自己家族富贵之路的出离者，而且已发展成为朝廷功令的背离者。他的忧愤更加深广了。当追求功名富贵之风越来越炽、讲求人品学问之风越来越弱的时候，他敢于在小说中斩钉截铁地宣称：“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他蒲履青衫却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昂起头傲然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此际，他酝酿着挥动如椽巨笔创作《儒林外史》。

（四）《外史》却成不朽史

吴敬梓志存高远，没有停止过人生的探索 and 实现人生价值的努力。生命之火如何延续？什么样人生的精神能够流芳千古？古人的回答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正己立身就是基本的立德，中年后的吴敬梓是很注重立身操守，讲究出处之道的。

吴敬梓掂量自己的条件，“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梓焉”（《移家赋》），着重选择以“文”“立言”，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在《〈玉剑缘传奇〉叙》里，说李蓬门“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⑦，实则是道出了吴敬梓自己“立言”垂后的志向，“穿穴百家”，应包括小说，他也正是这么实践的。秉承中华文化重“史”的传统，他采取撰史的传统方式，但他却自外于“正史”，不是撰写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正史”，而是刻绘以普通士人为主体的“外史”，《儒林外史》以活生生的形象劝诫世人要调节好功利心、士人要过好功名富贵关，这是人类长久的课题，具有立言传世的长远价值。

这时期吴敬梓已沦为衣食难周、飘泊无定的文人，实际生存状态是颇凄惨的。在艰难竭蹶之中，他的精神如何支撑？

一方面他秉承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安贫乐道。另一方面，他进一步发展了儒道互补的倾向，儒主立身、道辅宽心。魏

晋风度就是以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根据的，援道入儒是魏晋玄学的基本思想倾向，被列为魏晋玄学核心内容的“三玄”，既有儒家经典《周易》，又有道家经典《老子》《庄子》，魏晋玄学原有道家的血脉。宁楷是和他非常亲近的好友，在《挽吴赠君敏轩四首》第一首记载：“赠君方欲注《云笈七签》，未果。”《云笈七签》是大型道教类书，几乎录尽宋以前的全部古道书，共122卷，153万多字，吴敬梓欲注释之，可见热衷之深！以儒为根又深慕魏晋风度的吴敬梓，儒道互补的倾向进一步发展，这既有其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又有其现实的精神需要：贫病交加、艰难踟蹰中的他，在执着地持守儒家人生“三不朽”的理念的同时，也需要寻求超越艰难尘世的精神宽解方和润滑剂，在坚守儒家立身之道的同时，他汲取了道家崇尚自然、旷达任情的思想营养，用以宽解愤激、适性生存，靠近了儒道互补的人生态度。应当说他已经能够以超脱的精神境界来宽解现实的困厄，他才有心情来创作《儒林外史》，并以如何对待功名富贵作为全书之“骨”，塑造出王冕、虞博士等具有儒道互补情愫的人物形象。

至迟在乾隆十四年（1749）秋《儒林外史》已基本写成，程晋芳已经看到，在《勉行堂诗集》卷二《春帆集·怀人诗》（十八首之十六）记曰：“《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程晋芳能预卜吴敬梓会以这部稗说“传”世不朽，这是高明的一面；但他囿于传统偏见而生的“悲”，于今则应改为其反义：“吾为斯人喜，能以稗说传。”

（五）人生立命亦治经

程晋芳说吴敬梓晚年把治经也当作“人生立命处”，这该是脱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实他之治经，如写《诗说》，并不自晚年始，他有意识地用治经对抗“于经生制举业外未尝寓目”的八股颓风，用经学批判“独好窃虚

谈性命之言”的宋明理学流弊，所以他治经刻意要突破前人的窠臼，“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吴敬梓《尚书私学序》），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表现了探求真理的顽强努力，这是他追求人格自立、精神自适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只留下手抄本《文木山房诗说》四十三则。据记载他还有二十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和尚未成书的《史汉纪疑》，惜未发现。

乾隆十九年（1754），54岁的吴敬梓在贫困中突然病发逝于扬州，一代巨星陨落了。他一生都在努力探索，他的探索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一部分优秀知识分子不断探求真理、不断前进的艰难历程。《儒林外史》既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反映他探索前进的一面镜子。书名“外史”，自外于“正史”，实是正史儒林传、文苑传之外的士林传、士林史，主要表现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二、功名富贵场的精神危机

过往的历史上产生过种种“功利驱动”的体制机制，在中国古代，功利集中体现在富与贵。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功利富贵的体制机制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正面效应，激励人发挥积极性，能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有负面效应，为了追求功利，如果调适不当，惟功利富贵是求，价值观会偏颇，造成人性的扭曲异化、人格的分裂甚或堕落。关键是要以道义原则来导引和调节功利心。

如何对待功利富贵，是人类的恒久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也是文学的世界性主题。十九世纪欧美出现了一些关涉此题旨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而在它们之前一个世纪，中国就出现了《儒林外史》，以小说的形式警醒世人：功利心失调、失范、失控，必致人性异化。

功名，原指功绩声名、建功立业而得名。在明清科举时代，功名常用以指称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明清统治者以前代的科举制度为基础，积累了运用功利体制机制的丰富经验，把获取富贵之途与功名相捆绑，使得“功名”与“富贵”之间的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状态。当“富贵”与“功名”的后一种意义连用时，也就与科举做官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在明清科举时代，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八股科举制度是获取功名富贵的基本阶梯。

明清时期，被大力强化了了的八股科举制度既是官员选拔制度，又深刻影响着教育的内容和体制，特别是把读书与功名富贵联结在一起，“学而优则仕”，成为士子往上爬的正途，成为士人的群体价值取向。如果说金钱资本是资产阶级围绕着旋转的轴心，那么，可以说功名富贵是明清社会上层尤其是士人围绕着旋转的轴心，而且主宰了世俗社会。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也是烛照他们灵魂的最佳点，以此为聚焦点，足以烛幽索隐，使其灵魂最深处的纹理都纤毫毕露，无所遁形。《儒林外史》通过对一代文士精神状态的生动描写，使他们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从而深刻揭示出在明清的功名富贵体制机制下，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的严重危机，并探求疗救的出路。

八股科举只是获取功名富贵的官定“正途”，功名富贵才是内生动力的追求目标。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当然包括了对待八股科举的态度，但比后者的包涵要深，外延也广，既可以统帅对科场士人、儒士的描写，也可以统摄对各色“名士”的剖析；既可以包涵对士子灵魂的勾画，也可以连带对社会陋俗进行掙击。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作为中心题旨，这不等于说它的主题思想是批判功名富贵。如以走马灯作比，功名富贵只是旋转的轴心，全盏灯围绕这个轴心展开了一代文人生活的风俗画卷，其中有批判的画面，也

有颂美的画面。它所批判的八股腐儒、贪劣官绅、无耻假儒、赝假名士、无聊纨绔、刁滑讼棍、清客帮闲……固然表现了没落地主阶级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包括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弊端）的腐朽糜烂；它所颂美的正面人物，有的沉抑不伸，有的愤激不平，理想终归破灭，客观上仍然反映了封建政教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治。这轴画卷的形象总体深刻表现了封建社会后期上层建筑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反映在士林中，根子却在统治者推行的政教里。

《儒林外史》第一回借王冕之口说八股取士“这个法却定的不好”，他是从什么角度出发批评的呢？——他认为“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荣身之路”也就是获取功名富贵之路，士如果不持守“义以为上”“以义制利”的道义原则，惟功名富贵是钻是窥，那就会不讲“文行出处”。这是王冕也是作者的着眼点。可见如何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是一种功利观，而且已成为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成为人品、人格的试金石。从这角度看，《儒林外史》教人如何对待功名富贵，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叶楚炎教授说得好：“《儒林外史》……是一部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将自己所有的生命体验和小说文本的阅读相融通，才能读出其意蕴、读懂其‘伟大’的经典之作。”^④

儒士和名士纷然杂处，真伪并现，但各有自己的特征和文化渊源。儒士原指崇信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儒家是讲经世的，因而儒士指入世求仕的士人。名士则与道家靠近。本书以儒士与名士对举，先讲儒士。在褒贬对比结构的否定性人物一侧，吴敬梓首先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八股科举制度哺育的无智陋儒。

通过一定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和官吏，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对于选拔制度和政策，首先要看它服务于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其次要看它本身的合理程度，这一切都要根据其社会效果和影响进行检验。选拔和褒奖的制度对于读书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人心习尚，具有指路标

的作用。《儒林外史》首先着力从八股科举对儒士精神的毒害着手，解剖这种文化。

汉代实行察举制度，主要设贤良方正与孝廉；途径则由州郡根据“乡曲”的“清议”（舆论）保荐。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官人法，选拔、任用官吏专重门第、身份，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状况。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按科目考试，优者举用为官，这给庶族地主和其他阶层的士人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些机会；士凭考试成绩可以跻身仕途，这至少在理论逻辑上肯定了士的知识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比起门阀制度来说，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较合理的，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

历史上出现的选拔考核制度往往是有一利有一弊。读书、考试与获得地位名利挂上钩，从正面效应说，可以起激励作用，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一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功利心恶性膨胀，心理失去平衡，诱发出种种人格堕落。八股科举制度对士的品行本来就缺乏评估机制，对知识的评估也越来越失去科学性。制定统一的标准，本是考试制度规范化的要求，但明清统治者把科举制度套上八股制艺的僵硬躯壳，规定以《四书》《五经》的语句命题，以朱熹的注释解读为立论的根据和标准。封建统治阶级愈是走下坡路，就愈要用严厉的办法禁锢思想，不让士子接触现实。他们只准应考者按题阐述经文的义蕴，揣摩孔孟程朱的语气，“代圣贤立言”，窒息科学和创造精神。文章的结构也有刻板的程式，一篇要分为八股，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死守固定的格式。他们就用这样的八股制艺桎梏和摧残着一代代文人。

“一代文人有厄”体现在下列几种情况。

（一）沉迷功名富贵之陋儒

封建统治者利用功名富贵的体制机制，引诱士人“入我彀中”。因

此，要冲破封建束缚就要摆脱功名富贵的羈縻。可惜太多士子往八股科举的彀中是钻是窥，一味知进而不知退，成为八股科举制度的沉迷者。第四十九回庄绍光以《周易》上的“亢龙”比喻马二的“知进而不知退”，这透露了：周进、范进取名“进”，表明他们与马二一样，在通过八股科举的阶梯追逐功名富贵的道路上，都是只“知进而不知退”的沉迷者。与他们相对照的虞博士则是“难进易退”“天怀淡定”，这才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且看上述三个沉迷者。

《儒林外史》善于抓住人物最有文化意义和生命意义的特异言行加以凸现，如周进哭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拜御书，写的虽然只是瞬间，却是以人物的整个生命作底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科举制度是多等级的阶梯，在明清两代，最基本的等级有四级；童生、秀才、举人、进士。这些科举的等级，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士人社会地位的等级。秀才是指已被录取进入县学、州学、府学的生员，所以获得秀才资格叫“入学”（不能像“中举”那样称“中秀才”）。秀才已被承认是知识分子，可以戴方巾，称“相公”，在政治、经济方面开始享有一点特权，如可以免掉一些差役，可以到县衙门见官、说事等等，就是去当塾师，馆金（工资）也比童生高。更重要的是，秀才有资格到省城的贡院参加乡试考举人。童生是最低的一级，指还没有录取进学的考生，没有资格进贡院考举人。第二回写周进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当不上秀才，他只“知进而不知退”，都几十年了，没资格到贡院考举人，这造成他的心病——心理创伤。秀才再爬上一个阶梯，中了举人，叫作“发了”，可称“老爷”，这是承认他已具有“官”的身份了，即使不做官，也已挤入特权阶级的范围，那就到了“范进中举”后的境遇了。举人经过会试中式者称为贡士，就有资格参加殿试。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那就有机会像马二拜御书时所幻觉的那样面君参拜了。参加殿试的贡士

取中后统称为进士，为以后进一步飞黄腾达铺平道路。

周进贡院哭号板

小说第二回：周进是个老童生，作品以精准细腻的白描，写出“哭的四幕剧”，展示他如何受秀才、举人欺凌：先是孙子辈年龄的新秀才梅玖，挖空心思，残忍地当众奚落、嘲讽、挖苦他还不是秀才，就像利刃，一刀刀刺着他的精神创伤，侮辱得他欲哭无泪；接着又被儿子辈年龄的新举人王惠，百般踩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抬不起头，精神创伤愈深愈痛。他都只有捺定性子，以无奈的卑顺默默忍受，谁叫你爬不上科举阶梯呢！而忍受越久，心理所承担的压力就越大，他的精神消耗就越厉害。当他到贡院参观，挨近秀才考举人的号板，这与创伤相联系的因子，一下子击中他神经最敏感的伤口，引起对创伤的再感受，痛苦至极，产生创伤应激障碍，长久郁结在心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之情，顿时像冲决堤坝的洪水倾泻出来，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心理活动的协调遭到严重损害，导致情绪失调、性格偏离、行为异常，精神活动出现了障碍。于是不顾羞耻，“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灌醒后，还连续猛撞号板，嚎啕痛哭，“直哭到嘴里吐出鲜血来”。“撞号板”这一神经失常的情节，出人意表而实在理中，大多数精神危机都在潜意识中潜伏很长时间，不断往上涌而终于涌上来爆发出精神危机，通过这种爆发出来的激烈举动，作家把犀利的笔锋一直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褶皱里去，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功名富贵体制统驭下的八股科举制度，如何使士人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竟致痛哭得神志失常！

范进中举发疯癫

周进是在家外受到的屈辱，在家内亲属间又如何呢？第三回起以喜剧的“笑的三重奏”奏出范进中举前后的巨大变化，通过岳父胡屠户对他的前倨后恭，表现了弥漫家庭内外、让人无处遁身的势利世风，如何

使未得手的科场士人失却做人的起码尊严。他“知进而不知退”，连续不断考了二十多次，次次失败。按精神分析学常理，人的一切心理、行为活动，在意识和潜意识的本能协同协作下，遵循“欲求-努力-进展-奖赏”规律，进行着有欲求和努力、有进展和奖赏的过程，这样，人脑才能体验到自信、愉悦等积极的情绪，才能健康正常。如果长期努力而毫无进展，没有奖赏，不能获得愉悦，就要产生负面的消极情绪，乃至发展为心理疾患。如果受到心理压力与生活压力的双重作用，就更易导致心理疾患。范进由于，一是精神压力过大，二是持续时间长，三是频度高，四是无处倾诉越积越沉，从而破坏了脑功能的完整性和个体与外部环境的统一性。他不堪重负，像周进一样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一旦意外地出现梦寐以求而久不可得的自己中举的报帖，这个因子一下击中他的神经痛点，使他突然地兴奋、冲动、产生幻觉、行为紊乱，哭笑无常。这种幻觉中的怪异举动，也是出人意表而实在理中的。他自己说：“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梦的本质是潜意识的象征性表现或曲折反映，泄露出潜意识中的秘密，它可以不像现实的常态那么平实，它的超常态的举止就被称作发疯。吴敬梓写发疯的夸张笔触，钻进人物心灵的深处，如同钻探机钻进地心一样，能够探及平常的生活描写所无法触及的深度，把人物灵魂最深的隐秘挖掘出来，产生令人战栗的艺术力量。我们不能不惊叹：他确是位擅长揭示心理的小说大师！他不像西方小说常用的那样，由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剖析人物心理如何，而是中国式的，通过人物本身心理疾患性的奇异言行显示深层的心理活动。

周进、范进的每一根神经都被功名富贵所牵动：一个为科场偃蹇，深感绝望，撞号板大哭，寻死觅活；一个为科场侥幸，喜出望外，见报帖大笑，发疯发狂。“二进”互相衔接，构成一个互补的结构，显示出在科举制度下，尽管各个儒生的具体遭际有别，他们都被簸弄得神魂颠倒，失去正常的人性，表现了“不合理制度把人变成鬼”的思想。作

者虽也刻画了他们灵魂的空虚麻木和猥琐丑陋，但对于吴敬梓来说，揭露庸俗是洞察社会的结果，他的批判矛头始终是指向造成人性异化的社会和制度。

马二迷幻拜御书

马二形象继续深化这一题旨。马二一出场，就对蘧公孙宣讲举业做官论：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鲁迅称赞这段“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⑨。马二毫无讳饰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他是八股举业的虔诚信奉者和宣教者，因信得真，所以中毒也深。写周进、范进那样的八股迷，写足了取士制度和势利风气对寒士的煎迫；写马二呢，则写足了八股对士子思维感受能力的斫伤与蔽锢。写“二进”是从外在势利环境着笔，写马二是从内在心理精神下手。当功名富贵变成了内在的至高欲求，偏执迷幻便难于避免了。

鲁迅说马二游西湖对美景“全无会心”，显出“迂儒之本色”。那是被八股窒息了审美情趣。同时还斫伤了心智，除了被压抑的“食”“色”本能之外，他心心念念的惟有功名，对功名富贵表现出异常的敏感：在“片石居”，他只注意有人在请仙，想道：“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及至听见请的是什么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他想道：“这些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与八股功名无关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才女，他不但茫无所知，而且压根儿就拒绝理

睬。到了丁仙祠，他又想“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机会”，正是怀着富贵的欲望，高高兴兴地钻入洪憨仙的圈套。“马秀才山洞遇神仙”生动反映了富贵如何迷人心窍，偌大一个八股选家，居然还相信自己见到的洪憨仙是活了三百多岁的“仙”，相信这样的神仙有“缩地腾云之法”，有“点铁成金之术”，心悦诚服地冒充神仙的表弟，充当行骗的工具。富贵令他迷惘，功名更令他迷幻。

在花港御书楼，迷幻发生了：当他蓦然撞见仁宗皇帝的御书时，深植潜意识的功名心病大发作，鬼使神差地把前朝天子的字当作天子本人出现，居然像梦游病患者似的如梦如幻：

马二先生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

吴敬梓只写他奇异的动作，没写台词，评点家天目山樵补上台词写道，马二念念有词地说：“历考一等案首，臣马纯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⑩

天评是合理的发挥，“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忒像孩童玩“过家家”游戏，做得特别认真，有模仿的道具、有模仿的举动，认乎其真，这哪是正常成年人的行为？

西班牙塞万提斯创作的堂吉诃德，脑袋里充满了对游侠骑士的憧憬和幻想，由幻想产生幻觉，鬼使神差地把许多现象想象成行侠仗义的对象。那是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在马二的脑袋里充满了对功名富贵的热望，憧憬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梦，与“天子”有关的因子一旦激活他潜意识中的相关夙愿，就容易产生迷幻。在功名欲念充斥大脑的境况下，马二确实存在着堂吉诃德似的精神迷乱、精神幻觉：把潜意

识中的欲望和感情，“投影”在外部事物上，把主观愿望中想要殿见的天子，套到偶遇的天子御书上；把潜意识中艳羡的面君大礼，加到自己身上，把幻觉与现实混淆起来。犹如堂吉诃德把羊群当作千军万马，在迷幻中煞有介事地去冲锋陷阵；马二在迷幻中也一本正经地朝拜天子，总算过了一把功名富贵的瘾。

综上三个形象可见，封建功名富贵体制统驭下的八股科举取士制度和教育制度，如何把士人逼哭、逼疯、逼迁，逼成庸陋委琐的“非人”——“一代文人有厄”！

（二）倚仗功名富贵之贪劣官绅

——“出”则为庸贪官吏，“处”则为劣绅假儒

周进、范进、马二都心心念念要做官，那时的官场充斥着什么货色呢？兹以同以上三人有联系的三个官为例。

王惠、高翰林、张静斋们的贪官猾吏网

按正统儒家理想，出仕之士应当遵大道、行仁义、兴礼乐，可是实际却大不然。在薛家集欺凌周进的举人王惠，几年后果然前梦应验了，他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荀玫同榜中进士。不巧此时荀玫的祖母去世，按制荀玫准备报丁忧，他却劝“同科”匿丧不报，已显出此人的品行，日后降宁王不是偶然的。选了南昌知府，刚到任就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这让人想到，严贡生在关帝庙里急于想通过范进和张静斋向高要县新知县推销自己的本领，也就是如何在“钱粮耗羨”各项“出产”的税收以及“词讼”里找“通融”、做手脚、捞油水，一年可以“不下万金”。他与严贡生倒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贪官猾吏正可以沆瀣一气，他们本来就是易位而皆然，出则为贪官猾吏，处则为土豪劣绅。王知府就这么抱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

花银”的宏伟目标，决心让自己衙门里充满“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一边“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用戥子、算盘聚敛财富，一边“用的是头号板子”，以酷刑张威，“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请注意：不是个别上司看中他，而是“各上司……都”，说明他是那个官僚藤架的正宗毒瓜，是那个官僚体制所需要的，体现了那个官僚体制的本质，所以，“做到两年多些，各处荐了”。如果不是“适值江西宁王反乱”，他在这个体系中是前程无量的。那位在朝廷当权的太保，欲收应征辟的庄征君为“门墙桃李”，拉拢新进，结党营私；庄绍光不识抬举不肯就范，如果换上王惠，不正好可以“同寅协恭”，共掌朝纲了吗！上有权臣太保，辅以王惠，下有严贡生，乃至翟买办（传唤王冕者）、夏总甲（在周进教馆的薛家集作威作福者）、宦成（敲榨马二者）、潘三（教唆匡超人者）等众多公差爪牙，这张天罗地网，竟被区区吴敬梓识破天机，漏泄了出来！

高高在上的高翰林，虽非权要却也算是“天子近臣”，八股举业是送他上青云的好风，他根本瞧不起马二那样毕生讲举业而不得中的老秀才，轻蔑道：“此中的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是了，他自己不仅深知举业的“奥妙”，而且深知做官的“奥妙”，到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官僚集团整体的腐败，他也失去了儒家的信仰，兼济天下成为猎取功名富贵的遮羞布，依靠官僚推行的选拔制度也随之腐败。传统的儒家伦理政治道德观念已经失去实现的可能，高翰林很知道这一点，他嘲笑杜少卿的父亲“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这个八股宠儿在自诩时说漏了天机，露出真面目，原来他认为：第一，“敦孝弟，劝农桑”等传统儒家大道理

是“呆话”，只是说着好听的“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只能说说哄人，不能当真，当真了上司不喜欢；第二，做官时“敬重上司”与“希图着百姓说好”二者之间是矛盾的，做官的“奥妙”是不要希图百姓说好，只求上司喜欢。他已经不信儒“道”，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平日“最好顽耍”，乐与优伶钱麻子厮混，眼前坐着“制礼作乐之才”迟衡山，他不以为雅，听说钱麻子不能来就大叫：“没趣！没趣！今日满座欠雅矣！”“雅”与“俗”竟倒错到这般程度！这些话竟出于本应讲究礼乐道统的天子近臣翰林侍读之口，而且说得那么自然，仿佛已是天经地义的社会公论，可见仁义礼乐之道已经崩坏到什么程度！他只是随波逐流，讨好上司，安富尊荣，尸位素餐，是甜得发腻的御用文人。他既不同于王惠式的酷吏，又不同于太保式的奸臣，是八股科甲孵育出来的又一个品种：庸官。吴敬梓撕下他假风雅的外衣，还他个本来面目。在古代和近代小说中“刺贪刺虐”之形象甚多，而高翰林形象是着眼于刺入其丧失信仰之心，马二尚知孔子做官为要“行道”，高翰林已没有了这种信仰。由这种人充斥官场，只能让王惠、张静斋们出头当“能员”，与太保们上下一气，搞得天下一片黑了。

张静斋是“做过官的”，深谙官场，带挈范进在丁忧期间违制到南海打秋风，让范进见习他如何教唆南海的汤奉知县以酷邀名、以小民的鲜血染红顶戴，汤奉果然如法炮制酷虐百姓，是张静斋“出”仕在官的影子。致仕“处”乡他就是劣绅，设下圈套讹诈僧官和佃户何美之，手段颇类下述的严贡生。僧官说“他没脊骨的事多哩”，劣绅的“没脊骨”更充分展现在严贡生形象中。

严贡生骨肉、严监生姻亲间的利害算计

严贡生：攀附在封建官僚藤架的毒瓜

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在乡里之间本来就有相当地位，再在八股科

场中取得贡生、举人之类的头衔，或游幕、坐馆于官府公卿之门，甚或做过官再回到乡梓，就成为高人一等的乡绅贵人。按照正统儒家的要求，他们应当承道统、行仁义、兴礼乐；但实际上许多人却弃道而嗜势、忘义而贪利，成为狼奔豕突、横行霸道的土豪劣绅，是封建统治的墙脚。张静斋之外，五河县的方乡绅、彭乡绅、唐二棒椎、唐三痰之辈，像蛆虫一样张皇，“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他们依仗权势为非作歹，仁义礼乐抛诸脑后，是儒林中腐朽的一部分。对他们，吴敬梓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满怀憎恶向他们喷射讽刺的烈焰。把这号人的恶德恶行表现得最充分的是严贡生。

吴敬梓笔下，“坏人完全是坏的”为数很少，严贡生是难得的一个毒汁饱满的毒瓜。要作恶就必须倚官仗势，他削尖脑袋往权力机构里钻，充当官府的幕僚心腹，他凭着钱谷“师爷”的刁钻，刑名讼棍的狡诈，为“父母官”的贪赃枉法出谋划策，成为攀附在封建官僚藤架的毒瓜；他运用乡绅贡生的势力，无赖无耻的手段，工于心计，一门心思作恶，每个毛孔都渗出罪恶的毒汁；他刻薄鄙吝成性，损人利己之性已经深入骨髓，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从别人的钱袋里掏一把，眉头一皱就能生出讹人赚人的诡计，做任何事他都要占便宜，大利小利都要赚，忍心从船工、农民等劳苦人中计赚血汗钱。

《儒林外史》属社会小说，以大社会为舞台，而在严贡生、严监生兄弟及其姻亲王德、王仁这一板块，把笔锋伸进宗法家庭内部，掀开帷幕的一角，曝出房份间、妻妾间、姻亲间的矛盾，写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如何撕破亲属间温情脉脉的面纱。这里当然积贮着作者早年以来对自己家族中种种矛盾的痛切感受。

赵氏原是严贡生惟一的亲弟弟严监生之妾，生了个儿子。正室王氏无子，她弥留之际，赵氏经过处心积虑的营谋，终于由妾扶正。不久严监生病逝，赵氏之子是合法继承人，赵氏掌管十万家私，严贡生虽虎视

眈眈却也无计下手。突然赵氏之子夭折，在“母以子贵”的宗法家庭里，赵氏的地位岌岌可危。严贡生立即抓住时机，首先从“宗嗣大事”下手，要让自己的二儿子过继二房承嗣。又在“正名分”上大做文章，否认赵氏已扶正的填房地位，一口咬定“赵新娘是没有儿女的，二相公只认得他是父妾……称呼他‘新娘’”，俨乎其然地宣称：“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在“务必要正名分”的冠冕堂皇旗号下，施展鬼蜮伎俩夺产夺权。严贡生是个假纲常名教以行恶的衣冠禽兽，在谋夺弟产中，他之所以如此气焰嚣张，那是因为按传统的宗法观念，“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他也正是依仗这种宗法关系，终于把十分之七的弟产攫夺到手。他这只毒瓜不仅攀附在封建官僚制的藤架上，而且植根于封建宗法制的土壤里，沐浴着封建衰世的妖风毒雾，长得毒汁饱满，味浓性烈。

严监生的懦弱守财

普希金在《普希金论莎士比亚》里说：“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不像莫里哀的那样，是某一种热情或某一种恶行的典型，而是活生生的、具有多种热情、多种恶行的人物，环境在观众面前把他们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性格发展了。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锐敏多智。”^①《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不是像莫里哀的阿巴贡那样只有悭吝一种感情，不复顾及人的复杂万端的七情六欲；他更接近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具有由他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多种多样的情感：对贪兄严贡生的防范、埋怨，对幼子前途的操心，对妾赵氏的迁就，对妻王氏的悼念，是个懦弱郁闷、软善可欺、孤僻多愁的活生生的人。

纵观对严监生的全部描写，作者写其性格特征实不单是吝啬，该花的钱他还是很肯花的。当然他的肯花销，都是为在宗法家族的斗争中，守护私产、护卫幼子能继承私产而作的。严监生形象有双重性：以其受

欺，鞭笞欺他、负他的严大、二王，揭示宗法家庭中和亲族间人际关系的异化；同时，鄙弃其为守财而畏葸的生活态度。

王德、王仁的伪妄

理学官学化并被著为功令之后，士子便以修持理学为进身之阶。那些儂薄奸诈之士，口头上高谈纲常伦理，背地里狗苟蝇营。明中叶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更出现一大批“假道学”，败坏了理学的名声。李贽怒斥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⑫。吴敬梓最恨势利和伪妄，既塑造了一系列势利眼又刻画了一些伪君子假道学。理学家把纲常说成是天理，王德、王仁就打着这面大旗，而实际所为与之反差越大，讽刺就越尖刻。作者有意放大他俩言与行之间的尖锐矛盾以显其伪。

宗法社会讲究名分，严嫡庶之大防。正室、侧室（妾）名分不同，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就有很大的差别。正室只能有一个，正室未死就将侧室扶正，这简直就是“篡逆”，是对纲常名教的大不敬。二王之妹是严监生的正室，病重之时，不等她死就急于要把赵妾扶正，这必须得到亲党的认可。商之于二王，二王先是“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既不首肯，也不抗议，这是在待价，看对方出多少价。

严监生请他们吃饭，又请他们“到一间密屋里”，给足了价，并且立即拿出两封白花花的银子，每位一百两，递与二位。这时候，二位忙不迭“双手来接”。接了之后，变戏法般的效果马上就出现了，严监生回头只见：

二位舅爷哭得眼红红的。……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严致和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交与，二位义形于色去了。

赚到高价就主动把纲常名教出卖了，但还必须打着纲常的旗号，装作义形于色，说得铮铮有理。

扶立之后赵氏仍“死命的巴结两位哥哥”（天评），她的意图很明显，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靠山。但她却莫测二王之高深，像这样的假儒，岂肯信守诺言、仗义扶助弱小？当初做买卖时主动许下的承诺早都抛到爪哇国去了！他们只知道趋炎附势，见风使舵，连一点亲情戚谊都没有，有的只是冷冰冰、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为了银子，他们既可以打着纲常的旗号，冷酷地出卖亲妹妹于病危之际；为了一己私利，他们同样可以打着纲常的旗号，毫不犹豫地出卖赵氏于危难之时，任凭屏风后的赵氏“数了又哭。哭了又数，捶胸跌脚，号做一片”，他们也不动恻隐之心，不赞一词；任凭严贡生威胁赵氏，要把她“揪着头发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来领出发嫁”，他们也无动于衷，做了亏心事半丝愧疚感都没有！连怕事的族长都写履呈说：“赵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二王却推说：“身在簧宫，片纸不入公门”，不肯列名。干任何卑鄙齷齪的事，都要打出仁义道德的幌子，干任何亡德亡仁的事，都要装出于据于依的道学模样，这就是二王假道学、伪君子的典型意义。

（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之麇名士

——莺脰湖、西湖、莫愁湖三群“名士”

功名富贵的负面效应显现后，很早就产生一种抗拒和制衡的意识：不屑功利，远离、甚至鄙弃功名富贵。反映在社会中的人，也就有了不同的类型。大部分士人受朝廷功令的牵引进入功利体制，走功名富贵的“正途”。也有一部分人士，不被朝廷功令所驱使，不为权势所笼络，保持独立的人格，令人颇有“举世皆浊惟其独清”之感，因而博得清誉、被赞为清高，被称为逸士高人。这种逸士高人型概称为名士。对于干禄之儒士，朝廷铺设科举制度这个“正路功名”之阶，羁縻他们。对于高

蹈之名士，朝廷则另设有一套体制。

汉代名士蜂起，是由察举所促成。察举制度由“乡举里选”荐举选拔官吏，标榜以德行为标准，“荐举征辟，必采名誉”。与之相配合的有所谓“清议”，博得清议的赞许，获得社会声誉，就是进身的阶梯、做官的捷径，于是好名之风大炽，大批“名士”应运而生。“扬名养誉”、惟名是求者既多，“纯盗虚名”的假名士也就成为伴生物而层出不穷。

隋唐以降主要实行科举制度，但察举、荐举、征辟等办法一直相辅而行并没有绝迹。清统治者更是兼容并收，用各种办法为朝廷政治服务。例如，清代把汉代的孝廉和贤良方正两科合并为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诏令各级地方机构进行荐举，赐六品服备用，以后每遇皇帝即位就荐举一次。汉代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吏可以直接“征辟”名士充任职务，清代也沿例经常实行征辟，《儒林外史》里的庄绍光就是应征辟的“征君”。汉代开始设置临时性的制科（制举），宋高宗以后设博学鸿词科，清代也沿设，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两次举行鸿博，网罗和笼络有声誉的学者、名士，吴敬梓自己乾隆元年就受到荐举，并把这种亲身经历写入杜少卿形象里。就在八股科举制度中，也有贡举等含有荐举因素的名目，匡超人被温州学政“题了优行，贡入太学”；马二也被学道保题了优行，万中书羡慕地说：“这一进京，倒是个功名的捷径。”可见以名取士这条路，即使在实行八股取士的清代也没有中断，这就为形形色色“名士”提供了夤缘的阶梯，他们想造成虚假的声望，沿着名士这条“终南捷径”，谋求“异路功名”。

不仅于此，中国的幕府制度秦汉时已渐形成，明清时期更普遍，清朝由科举出身的许多官员实务能力差（尤其旗人），更需要幕僚。雍正初年朝廷明发上谕，要节度观察皆征辟幕僚；乾隆初年后又有增设。文人游幕获利颇丰，而要获得幕职也需有名气。不仅游幕，在吴敬梓的时代，文士替官人富人代撰往来文牍、酬赠文字、序跋、碑铭、诗文等以

获取酬金“润笔”，已成为公开的带有一定商业化的行事，名气越大润笔资越高。其他诸如坐馆授徒、书院谋职等等莫不如此。势要豪门，巨贾富室，都以与文士相交标榜高雅，养士养客之风很盛。文人有了名望，高则可以为官作幕，机缘巧合甚至平步青云；低则可以依附权门、富室，充僚佐，作食客，当帮闲。牛浦郎就艳羨：与“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等“现任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这些“附庸风雅小名家”（蒋士铨语）只求猎取名士之声誉以获得功利，与名士的真精神背道而驰，是欺世盗名的赝名士、假名士，他们也充斥于士林中。《儒林外史》集中写了三组他们的群体活动。

第一群：莺脰湖的堂吉诃德娄公子暨其心目中的高人名士杨执中、权勿用

人们总是从自己所向往的文化境界、道德人格来虚拟自己的超我形象，有时候这种虚拟的超我与客观实在的自我有相当大的距离，但他不是有意骗人或自骗。如前所说西班牙塞万提斯创作的堂吉诃德，脑袋里充满了对游侠骑士的憧憬和幻想，也把自己虚拟于游侠骑士，鬼使神差地把许多现象想象成行侠仗义的对象。《儒林外史》里的娄三、娄四公子，脑袋里充满了对战国四公子的憧憬和幻想，由景仰进而仿效，堂吉诃德式地把一些人想象成自己求贤的对象。

每个时期常有一些话题为人们所乐谈乐议，有的人只把它作为茶余酒后的闲谈，有的人却把它作为显示自己才识和卓见的机会。明朝洪武后发生了燕王（后为永乐帝）举兵“靖难”、建文帝“逊国”的重大事变。有关它的评说和争论，延续于明清两朝。娄三、娄四是道地的豪门贵胄，荣华富贵已是不求自有，所差的只是“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于是酒酣耳热之际，便就本朝的热门话题，故出惊人之语：非议“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以表明自己有高

超的见解。以贵胄的身份荣归湖州故里，偶然从看祖坟的老人嘴里听到有一个杨执中，同自己有相似的议论，草野遇知音！喜出望外。人们常愿意把将遇的对象想象为自己所希望的样子。二娄立即调动虚幻的想象力，根据自己梦寐以求想当信陵君的主观需要，编织了一个稀世贤才的幻影，并且决计抓住这个能显扬自己识拔贤才、“礼贤好士”的好机会。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不声不响地为这位被押在牢中的贤士还债赎罪，出名保释，施予莫大的恩惠。但过了一个多月也不见此人前来道谢。“弟兄在家，不胜诧异。想到越石甫故事，心里觉得杨执中想是高绝的学问，更加可敬。”反常的现象更加刺激了他们的幻觉，在他们的主观想象中，这个杨执中俨然成了春秋时受大恩却不称谢的越石甫。在娄公子主观需要的支配下，幻觉中的杨执中就不能不担任当今越石甫的角色，如此这般自己也就成为当今的晏子。他们又要模仿信陵君的“礼贤好士”，不惜屈尊去登门求贤，像“三顾茅庐”的美谈那样把杨执中恭请回府。娄家公子在自己主观的幻觉中完成了一桩求贤的伟业，纵使这只是个“幻象”，他们也已“认幻为真”了，活在幻象中领略着无限的精神胜利。

二娄供为高人的杨执中是个复杂的精神现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把人的精神活动或心理活动分为三个领域：意识、前意识、潜意识（无意识），它们分别处于精神活动的表层、中间层和最底层。杨执中形象就包含着这三层：意识中的科名干禄、前意识中的名士高人、潜意识中的粗鄙俗人，互相杂糅，争相呈现，其多面相叫人莫衷一是。而在娄公子的幻觉里他是越石甫式的高贤。

杨执中像大多数读书人那样，选择了要沿着科举求仕干禄的“正途”，进学成秀才之后又补廪、又考举人，乡试过十六七次，不幸都不能中举。既然走科举正途渺茫，储存在前意识里朦朦胧胧的高人名士的梦幻，被召唤到主意识上来，高人名士也可以享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受到尊重，可以以之作为一种心理补偿和心理期待。人一旦想成为某种角色，

无意中自己的思维意识也会随着角色的要求而跟着改变，行为举止也会跟着仿效。于是不时也要露一露惊人之论，向邹吉甫那样怀旧的老人说一通“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虚拟中的高人要清高旷达，于是他也努力做出无意于功名富贵的样子。在同样有精神梦幻的二娄面前，他逢到知音，在二娄幻觉中的他：自尊自惜不轻谢恩人，自矜自重不轻接贵人。遇上把自己视作高贤的堂吉诃德，他的前意识又趁机回到意识，调动起虚幻的想象力，把自己辞却沭阳县儒学教谕的事加以渲染，说得颇有点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气概，二娄听得肃然起敬，景仰他的“品高德重”。但清醒的吴敬梓写得却让人一看就要生疑：既然辞官，为何又要把封官的报帖长久地高悬在客座？这岂不是仍然把芝麻大的小官看得千钧重，岂不是把辞官当作卖弄高蹈的资本？再联系三顾之前的真相：他之不登门谢恩是出于“老阿呆”的糊涂和慵惰，二顾茅庐时他的回避只是因为惧怕县里原差来讨债。

杨执中推荐来了权勿用、权勿用带来了张铁臂，娄公子给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戴上贤士、高人、侠客的桂冠，又由他们簇拥着自己腾云驾雾般升上晏婴、信陵君的宝座。如果说杨执中、权勿用是娄府的侯嬴，那么张铁臂俨然就是朱亥了。娄府的门客虽不及信陵君门下的三千之夥，但毕竟文武俱全，也算小具规模了。于是娄公子举办了莺脰湖大会，炫耀礼贤好士的巨大成绩。二娄没有实际的行动目标，只凭虚幻的诱导，谋取虚幻的声誉，作出虚幻的表演，终于落得虚幻的下场。虽非可恶，却只剩下可笑。

第二群：杭州西湖斗方名士

这群“名士”的“发言人”景兰江称：“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讲八股的。……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他们常常结社诗会，颇像诗酒风流的名士做派。他们“旗亭雅集”，煞有介事地论辩做进士好还是做

名士好，得出共识是：诗名是异路功名！代表“杭城名坛”最高成就的赵雪斋引以自豪的不过是可以同“中翰”“通政”“御史”等官帽沾边。他们仰望终身的最高境界还是脱不了功名富贵。卧闲草堂本评点（以下简称“卧评”）直接点明：“斗方名士，自己不能富贵而慕人之富贵，自己绝无功名而羨人之功名，大则为鸡鸣狗吠之徒，小则受残杯冷炙之苦，人间有个活地狱正此辈当之，而尤欣欣然自命为名士。岂不悲哉！”（第十七回）

第三群：杜慎卿暨南京莫愁湖名士

这群“名士”的翘楚杜慎卿颇有才情，立意要超俗逞雅，矫情矫行，弃诗酒风流而办花酒风流，帮闲季苇萧帮他筹办了莫愁湖“花”会，不过他的“花”是男伶花旦，是当时士大夫变态的嗜好——男风。而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我就在这一两年内要中”，志在中进士，已经准备有几千现银子，就是要留着做这一件事！

（四）功名富贵黑缸染出的匡超人

匡超人形象仿佛是把前三类人串连起来，作个小收束。

匡超人作为温州乐清的农村青年，在乡土人伦文化环境中，是个敦伦的孝悌后生。他父亲教导的人生之路是：“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

来到杭州城，进修“社会大学”，他秉性“乖巧”，门门课都一学就会。第一门课“科举做官”，导师马二先生指引的人生路与父亲嘱咐的路迥异：“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在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一句话：通过八股科举走进官场谋得功名富贵。

第二门课“名士招牌”，西湖斗方名士景兰江辈教他开了眼界，原来在马二老师教的之外，还有“异路功名”也可攀富贵。与此同时在书坊实习“商品牟利”课，算作辅课。

第三门主课“倚官作黑”，导师是官衙的衙吏潘三爷，经导师言传身教，他很快学会倚官作黑的种种伎俩，功利心恶性膨胀，迅速失调、失范、失控，继道德防线失守之后，法律底线也失守了，充当潘三的帮凶，作奸犯科，一应黑恶作案来者不拒。吊诡的是，正是他恶行累累之时，他被“题了优行（标准是品学兼优），贡入太学”！他迅速飙升，混到京城官场，研修“官场厚黑学”。他谎称未婚，借裙带风登青云路，他在京城这边“燕尔新婚”，拥着“颜如玉”时，在老家那边被抛弃的发妻活活吐血闷死！

原本同为淳良的农村青年，王冕与匡超人一正一反是鲜明对照。好端端的一个孝悌青年被黑缸染黑，匡超人的蜕变不仅宣告了马二劝学之路的谬误，而且是对那个功名富贵体制的一纸控告状。

三、贤人礼乐场的无奈萧瑟

如何既保护和引导人的进取精神，又克服和消弭因热衷功名富贵而致人性异化？从古至今人们都在探索。《儒林外史》既从反面来揭示，又从正面来探讨。

《儒林外史》不以正反两类人物的直接冲突构成情节，而是让两类人物在各自的世界里活动，以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含义来承担情节及其容量，两类人物文化品格是互成反照的，从而建构起一个褒贬对比的深层基本结构框架。

从单项要素机械整体的观念来看，《儒林外史》没有一个贯串全书的中心要素——人物和故事。若从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来看，《儒林外

史》像是个“系统集成”。以系统思维、系统分析的方法就可以发现：《儒林外史》是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在深层建构起一个褒贬对比的基本结构框架，两种人分居有机整体的两侧：一侧是钻研功名富贵、不讲文行出处的人物，另一侧是淡泊乃至弃绝功名富贵、注重文行出处的人物；一侧是陋儒、假儒，另一侧是真儒、贤人；一侧是赝名士、假名士，另一侧是真名士、奇人；这两侧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把主题思想凸显出来。

《儒林外史》的人物又常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居于同一侧的一双人物常是互补关系，其中很多是兄弟，如“二王”王德、王仁，“二娄”娄三、娄四，“二余”余特、余持，“二余”余敷、余殷，“二汤”汤由、汤实，“二唐”唐二棒椎和唐三痰……；有的并非兄弟，如“二进”周进和范进、伊昭和储信、隋岑庵和卫体善、辛东之和金寓刘、余美人和萧姑娘……他们多是相近而互补。居于异侧的人物则有多种多样的对比和对照关系，贤人、奇人形象都是反光镜，反照出功名富贵场狼奔豕突的丑态。如同是科举出仕，虞博士之“难进易退”对比马二之“知进而不知退”，对比范进之中举发疯；同是兄弟，“二余”余特、余持手足情深对比“二严”严贡生、严监生手足相残；同是知县，向鼎与汤奉形成对比；同是出身农村的青年，王冕与匡超人的道路形成对比；同是杜府少爷，杜少卿与杜慎卿的性行形成对比……

如果说前半部（楔子之外）主要是从贬抑面着笔，写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致的人性异化，在褒贬对比的深层基本结构框架中大多属于贬性一侧；那么，从第三十一回杜少卿出场起的后半部，基于情节是从正面描写礼乐事业的倡导及其衰落，主要写能够正确对待功名富贵的人物，在褒贬对比的深层基本结构框架中大多属于褒性一侧。两侧之间又往往相互对比对照。从系统论的眼光观照，《儒林外史》的形象体系不仅是个体形象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这个体系对个体形象起着支配作用，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形象体系里的个体，由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产生了在孤立存在的状态下所没有的在系统整体中的功能性和质的新颖性。《儒林外史》里的有些贤人、奇人和各种肯定性形象，作为孤立的个体来看似不甚值得重视，但从形象体系的有机整体来看，他们却是举足轻重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相互对比的两侧中的一侧，在与否定性人物的对比中，获得了在孤立状态下所不具有的性质和功能，在全书的思想主题构筑中，他们的存在具有艺术安排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离开任何一侧都无法充分理解另一侧。

（一）泰伯祠祭礼及其倡导人迟衡山

儒家原旨的核心是“仁”及与其相表里的“礼”。《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仁是礼的内核，礼是仁的外在体现。没有仁，礼就失去价值目标；没有礼，仁就无以发挥作用。儒家重教化，把礼乐作为一对互为依存的范畴统一提倡，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祭泰伯就体现了儒家的礼乐传统。

由杜少卿逐渐引出迟衡山、庄绍光以及虞博士一班贤人，第三十一回至三十七回就以此四人为主角，以筹建泰伯祠为鹄的，正面铺写礼乐教化的理想。

制礼作乐原是儒士的本分。迟衡山体现了儒士的这种原始的基本性能，是原本意义上的真儒。当正统儒家的理想已被假儒高翰林认为只能充当修饰文章的“词藻”、不能“当真”的时候，迟衡山仍然迂执地以制礼作乐为己任。他不满意“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他标举的“礼乐兵农”，是后儒们强化农业文明的模式，成为《儒林外史》中真儒的政治理想。在以农为本的时代，富国之路主要是发展农业。如果说“兵农”讲的是富国强兵，那么“礼乐”就是精神文明了，

是传统的政治型文化。迟衡山说，朱元璋“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礼作乐”。庄绍光朝见时，小说通过皇帝之口，也把“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作为当世的两大不足之一。在礼乐式微之时，迟衡山秉承儒家的正统，继绝学、兴礼乐。他决计弘扬泰伯精神，他说：

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

习学礼乐、成就人才、俾助政教，这是儒家“为国以礼”的礼治思想的正宗，也体现了儒家内修圣德、外行王道的总思路。

儒家的圣人、贤人很多而且多样，何故独独抬出泰伯呢？除了地方性和吴敬梓家族性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泰伯是西周太王的长子，按嫡长子继承制，他理所当然地是王位的继承人。当他规知太王属意于三弟季历之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时，便主动与二弟仲雍一道出走，避到今无锡一带的吴地，按当地习俗断发文身，而把王位让给季历再传给姬昌，以此他被历代儒家塑造成“揖让而治天下”的楷模。他是东南礼乐的奠基人，成为推行礼治的偶像。他弃冕旒而奔荆蛮的行为，同时又颇有点许由逃箕山那样古代高人的气韵。看来是这样的贤人更符合吴敬梓的理想。

《儒林外史》的泰伯祠大祭与儒家借泰伯推行礼治的传统一脉相承。与祭典相呼应，小说描写了虞博士在南京国子监任上“以礼乐化俗”的种种实践。庄绍光、杜少卿都因“我道不行”而辞征辟，只能与迟衡山等贤人共同筹贖建泰伯祠以兴礼乐。在这里，朝廷与泰伯祠正是遥遥相对的两端，庄绍光和杜少卿都是辞却朝堂，走向泰伯，既是“贤人在野”，又是“礼失而求诸野”。第三十三回末了作者特别点明：“一时贤士，同

辞爵禄之糜；两省名流，重修礼乐之事。”朝廷只行“爵禄之糜”，不能兴行礼乐，贤人就不出仕，宁可在野自行撑持礼乐事业。在这样的对比中，借泰伯祠大典批判现实政教、朝廷功令，提倡制礼作乐、匡正时弊的意图是昭然若揭的。泰伯祠盛典是这批贤人活动的总汇合，贤人的礼乐活动登上了极盛的顶峰，成为后来不断回顾缅怀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里鲜明地亮出了礼的旗帜，从而成为全书的中心思想表现得最显豁的地方。

（二）庄绍光的文行出处

正统儒家认为“士志于道”，应当以“道”的承担者自居，以道自任，以“道”为终极依据。这样，在出仕的问题上，所当考虑的应是道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害，即所谓“忧道不忧贫”，进退、出处的大节都应当以道为依归，处理好功名富贵与文行出处的关系。儒家愿意接受“以其道得之”的富贵。孔子说：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是见（现）还是隐，是出还是处，是取富贵还是守贫贱，都有个根本原则，都取决于邦是否有道、出仕能否行道。讲究出处之道成为正统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原则，成为“真儒”立身行事的准则和操守，如果舍弃原则一味去追求功名富贵，那就是假儒。

《儒林外史》写了一个“姓庄名尚志，字绍光”的贤人，他克“绍”儒士“尚志”之“光”，注重人格德行的操守和修为，讲究“文行出处”。他是学者，尤精治《易》、治《礼》，不仅讲学问讲“文”，而且把“文”贯彻到“行”中去，治《礼》守礼，治《易》用《易》。

中国古代出现了尊贤、尚贤的思想，“尊贤使能”，“贤者在位”，野

无遗贤，被视为政治清明的标志，也是君王圣明的表现；反之，“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不用贤则亡”（《孟子》），贤人在野不为所用，标志着政治腐败、君王无道。《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第三十四回写杜少卿托病辞征辟之后，第三十四回、第三十五回又集中写“圣天子求贤问道”举行征辟大典，征辟庄绍光。对待征辟，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三个人表现出三个分明不同的层次。迟衡山对少卿说：

“少卿兄，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杜少卿道：“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

卧评说二人“衡山之迂，少卿之狂”，道出二人性格区别，对征辟的态度迥异。

庄绍光的态度则处于迟、杜二人之间，当膺荐晋京朝见时，他回答妻子的质疑说：

“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就回来，断不为老莱子之妻所笑。”

他虽愿像老莱子一样同妻隐居江南，但还是要尽一尽君臣之礼。这是治《礼》践礼，此时，这是作为儒士的他，与隐逸名士杜少卿的分界线。同是回答妻子问，杜少卿的内容与他迥然有别：

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甚么妆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虽是对妻子的亲昵戏言，却很符合他名士的身份和性情。

庄绍光晋京朝见的结果是“辞爵还家”。第三十四回结语道：“朝廷有道，修大礼以尊贤；儒者爱身，遇高官而不受。”这实是理解这两回文字和庄绍光形象的钥匙。乍一看，这联语是对朝廷的颂辞，联系起来一推敲，真是“皮里阳秋”。既然朝廷有道尊贤，此正儒者“贫且贱焉，耻也”，应当出仕兼济天下之秋，何故庄尚志却要辞高官而趋隐遁？这种“爱身”，是只有在“邦无道”之时，儒者为洁身自爱、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才采取的呀！作者写庄尚志辞征辟，由于其矛头是直指最高当局的，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时代，吴敬梓不得不隐而不露地含蓄其词，甚至用象征手法和反语暗含讥讽。庄绍光见驾后，权臣太保公让人传语：“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谁都知道这是朝中权臣为拉帮结派培植亲信开的门，如是匡超人辈“竞进”之徒，卖身投靠惟恐不及；但庄绍光却断然拒绝权臣的招致，他明知这一拒绝无异断送自己的出仕前程，但为坚守出处之道，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作者采用象征手法，写他不能容忍螫头顶心的“蝎子”，决不与这种“臧仓小人”为伍，并由此悟出：“看来我道不行了！”贤人出仕，为了行道，这是最高的政治理想；“我道不行”，则是最深的政治失望，话说得很含蓄、冷静，分量却很重，对于坚持出处操守的真儒，已别无选择，只有“恳求恩赐还山”了——被逼走上“山林隐逸”之路，“坚卧烟霞”，躲到钦赐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里去。至此，这位儒士已由“出”转到“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些士大夫，正是从儒家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门，在按照儒学出仕治国平天下而受到挫折的时候，往往转向道家，以道家的人生哲学作补充，寻求一种超越和解脱。儒和道就这样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吴敬梓让庄绍光走到名士的篱笆前，又继续让道家的思想血液流淌到虞博士以及真名士的形象里。

（三）虞博士的天怀淡定

清代评点家推虞博士为“书中第一人”“上上人物”。现代人理解这个人物形象，需要了解他所体现的传统文化。

如果说庄绍光形象显示如何处理“出”与“处”之间的大节，那么虞博士形象则显示“出”应当怎么样。虞博士身为执掌教化的学官，身体力行礼乐教化，主祭泰伯祠是他的职守。他的社会思想是儒家的礼乐仁政，人格修养虽仍以儒家为主，但这并不妨碍他具有道家的某些情愫。小说中以吴敬梓自己为原型的人物杜少卿说：虞博士“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虞博士形象确是按柳下惠、陶渊明的范型来塑造的，其出仕的态度尤其如此，只是以仕代耕，养家糊口，心境是恬淡的。所以余大先生说：“难进易退，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庄绍光评马二是“知进而不知退”）没有功名热望，入仕而超脱，身仕而心隐，把道家精神渗透于儒家生涯中，以不执不拒对待仕途，作者悬以为镜，反照功名富贵场中的狼奔豕突。内在心性上的澄澈虚净、澹泊寡欲，外在风度上就会表现为雍容大度、宽厚谦和，与人无争、怡然自乐，汰尽浮躁、回归天然。“天怀淡定”的虞博士形象反映了这样的文化人格追求，所以被广为推崇。虞博士精神，在抑制贪欲、促进和谐、讲求德性、平衡身心等方面，它有可汲取的合理养分；而在推进社会变革、个体进取等方面，它缺少驱动作用，显得保守。

（四）王玉辉的礼学悲音

王玉辉是在余特（大先生）携弟余持（二先生）到徽州当府学训导时出现的。这“二余”到徽州府当学官，要效法虞博士，推行礼乐教化，王玉辉“志于道”的精神最令二余赏识。但境况已经大不同了。

王玉辉是一介寒士，抚养一子四女，生活相当艰难，当时秀才坐馆比童生（如周进）馆金高得多，秀才王玉辉舍去这坐馆教书谋生养家的

机会，立志要纂三部书，“因这三部书，终日手不停披，所以没的工夫做馆”。第一部是礼书，“将三礼分起类来，……教子弟们自幼习学”。他所说的“三礼”，是最早记载古代礼制的《周礼》《仪礼》《礼记》，历代儒家都希望通过对礼的整理和阐释，教化人心，发挥规范社会 and 个人的作用。到了宋明理学，认为“天理”是宇宙的规律，也是世人所必须遵循的人世伦常。他们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都是为了突出“天理”本体的主宰、命令作用。在理论上理学是肯定感性自然的生存发展的，但实际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不重视礼学中仁爱的情感因素，把“理”抬到高于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些理学家把封建统治秩序、行为规范当作“天理”，用来禁锢、压制，甚至扼杀人的感性自然欲求；并且要人们把这种“天理”当作自我完成的主动欲求，变为道德自律，主动强制灭绝正常人的一些欲念，以完全适应封建秩序。这种偏颇被扭曲利用就产生了严重的弊端，突出表现在强加于妇女的节烈观。宋之前，“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明史·列女传》）。宋之后所旌表者大多为节妇烈女们守节殉夫了。理学的“模范区”徽州也成为受“节烈”毒害最深的地区，有幸被旌表为节妇烈女，方志载之，正史列之，祠堂供之，牌坊彰之，碑文镌之，墓志纪之，子孙崇敬之，文人歌颂之……这就是“青史留名”！这就是死的“好题目”。经过王玉辉纂作的“礼书”，从他所透露的端倪和实践的效果看，那已变成理学的布道书。

第二部是字书，第三部是乡约书，“不过是添些仪制”，看来是结合徽州农村实际，把理学教条仪制化、普及化。王玉辉是全身心地投入，专注不怠，以至失去现实感。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毂，不易得也。”（《论语·泰伯》）。王玉辉不是三年而是三十年，在穷山村里，甘守清贫，孜孜不倦，有种不惜献身的宗教情怀和殉道精神。

王玉辉以他的礼书“教子弟们自幼习学”果然出现“成效”：大女儿

年轻丧偶“守节在家”；三女儿出嫁不到一年就丧夫，她哭得天昏地惨，要绝食殉夫。正如黄小田评点（以下简称“黄评”）所说：“其女在家想习闻其迂执之论，故商量殉节。”公婆听了泪如雨下，好言抚慰，加意劝阻；亲生父亲王玉辉非但不加劝阻，反而怂恿说：“你竟是这样做罢。”老妻痛哭流涕骂他呆，他反而说老妻呆。结果三姑娘饿了八日，硬是活活饿死。女儿死讯传来，老妻哭得死去活来，他却：

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这使人想到范进听到中举的喜讯，拍手大笑：“我中了！”“我中了！”

《儒林外史》善于抓住人物最有文化意义和生命意义的特异言行加以凸现，写的虽然只是瞬间，却是以人物的整个生命为潜台词并且含有丰厚的文化内蕴。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都是他们平生追求的或不得或得时的精神状态，王玉辉的特异言行也是如此，三姑娘之殉节是自己礼书教育的成果，“青史留名”也是自己追求的目标，如今实现了不能不叫“死的好”。

在人的伦理生活实际中，人的内心常常交织着道德观念与感性自然欲求的冲突，道德活动的基本特征是用道德意识评判、裁制感性自然欲求。王玉辉之怂女殉夫是他以理学的偏颇自律的结果，王玉辉之失态是他以理学弊端自虐的表现，他所表现之残忍，是他所偏执的理学弊端之残忍。这种偏颇和弊端也使笃信者自己的精神陷入内心分裂和自我虐待之中，女儿殉节后王玉辉的悲悼痛苦心态就表现出这种“良心与礼教之冲突”（鲁迅语）。

难能可贵的是，吴敬梓在称扬虞博士等奉行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化俗的实践的同时，不仅能批判王德、王仁那种伪道学的假纲常以行污，高翰林那种对儒学的“不当真”、不真信，而且还能够洞察并批判由王

玉辉式的“迂”“呆”偏执所致的理学流弊的祸害。王玉辉形象客观上显示：尽管他忍苦殉教，但他所偏执的理学弊端，对礼乐文化是一种扭曲。指摘言伪行污的伪妄品性易，洞穿正经人所迂执的理念之误难，吴敬梓指摘的锋芒是透过王玉辉个人指向理学流弊。这是吴敬梓思想的进步。这同他在《诗说》中努力冲破以体悟人伦“天理”为指归的理学治学途径，在小说中让杜少卿说“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思想认识是一致的。这种思想也与时代的一股进步思潮一致：明中叶后，“王学日益倾向于否认用外在规范来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出现过“制欲非体仁”之类的说法，这样也就走向或靠近了近代的自然人性论。“无论是泰州学派或蕺山学派，总倾向都如此。”^③

王玉辉形象所反映的理学偏颇，是造成礼乐式微的内部原因。吴敬梓特别把“徽州府烈妇殉夫”与“泰伯祠遗贤感旧”并列为第四十八回的回目，不是没有深意。

是的，如前所述泰伯祠盛典是贤人的礼乐活动登上的顶峰，成为后来不断回顾缅怀的黄金时代。越过了全书结构的这个顶点，就开始了下降的过程。卧评第三十七回说：“本书至此卷，是一大结束……譬之作乐，盖八音繁会之时，以后则慢声变调而已。”在以后的“慢声变调”里，泰伯祠大典的音符不断重复出现，但却如辽远历史的回音，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凄清，勾起的是往事如烟的无名惆怅。

大祭之后萧云仙靖边、劝农、兴学，全面践行礼乐兵农，但却落得削职破产，“广武山赏雪”已充满抑郁悲伤的气氛。到第四十六回“三山门贤人饯别”，结束了下降的第一个阶段。此时，在秋风萧瑟的背景上，贤人们洒泪饯别礼乐事业的主持人虞博士，这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杜少卿伤感的话语代表了贤人们的悲凉情怀，崇尚礼乐的贤人都已经“无所依归”，犹如秋风里的黄叶，被

吹得四散飘零。

王玉辉抱着礼书到邓尉山拜访“最爱这部书”的好友，那位好友已是柩内的僵尸，他只得把礼书与香纸牲醴“一同摆在灵柩前祭奠”——礼书只能作祭奠僵尸的祭品了。他拿着余大先生的介绍信到南京找庄绍光、迟衡山诸贤人，寻求他们支持将礼书付刻，而“这些贤人君子，风流云散”，已经无人支持他了。他跑去瞻拜泰伯祠，那里又是尘封冷落，满目荒凉，“迟衡山贴的祭祀仪注单和派的执事单还在壁上”，但曾几何时，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无人闻问，当年致祭的乐器祭器，也被锁在八张大柜里，被人遗忘。作者正是从这番“泰伯祠遗贤感旧”写出贤人礼乐事业的凋零。这是下降的第二阶段。

第五十三回，狎妓的陈木南和国公府徐九公子酒酣耳热之际谈论道：因为未及参加泰伯祠大祭，已经不知道“古人的制度了”——礼已失传了。到五十五回，盖宽和邻居老爹来到泰伯祠，那里更已是断壁残垣，破败不堪，连放乐器祭器的八张柜子也已无影无踪。瞻仰终于变成凭吊，无限伤感，“所谓曾几何时而江山不可复识矣！感叹苍凉”（齐省堂评点，以下简称“齐评”）。二人怏怏离开泰伯祠，登上雨花台绝顶，只见“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仿佛一个时代的尽头。

儒林之中礼已失传，“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不仅在朝的当权者不讲“礼”，连在野讲“礼”的贤人也“销磨尽了”，这不又是一层“礼失而求诸野”的意思么？“薪尽火传，工匠市廛都有韵”，难得吴敬梓能把希望的目光从士林拓展到“市井中间”。“市井奇人”与杜少卿、沈琼枝都有逸出旧轨之“奇”，但在当时还来不及形成救世之力、无补于颓世，看来只有期待未来了。小说末尾，荆元的琴声虽然有时“铿铿锵锵，声振林木”，而高山流水知音者稀，终于“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这是笼罩小说三十七回以后的总情调。

这显然已经不是礼乐的颂歌，而是礼乐的哀歌。吴敬梓亲手编织起礼乐的花环，又亲笔记下它的枯黄萎败。既然明知要萎败，为何还要编织呢？这就是吴敬梓的悲剧了。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虽然已从传统文化中氤氲化生出早期启蒙文化，但还处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开端，吴敬梓还没来得及迎来它的转化，他还只能像颜李学派那样，一方面对当时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的流弊进行尖锐的揭露，另一方面又把古代儒家的一些政治和道德规范理想化，当作矫世变俗良方，使自己的思想蒙上一层很厚的历史尘埃。好在吴敬梓毕竟是个忠实于现实的小说家，一旦现实生活证明他从娘胎里带来的儒家思想无济于事，虽然含着无限哀婉和依恋，他还是毅然写出这种理想的破灭。也许这也算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吧，吴敬梓以他诗人的敏感，已经觉察到并且显示出，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已无力救治社会的沉疴痼疾，泰伯祠所代表的礼乐理想的破灭，就是象征性的标志。

四、奇人嵌崎场的氤氲化生

——王冕、杜少卿、沈琼枝和“市井四奇人”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十八世纪，各种矛盾累积愈久，愈益严重，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不合理的功名富贵体制机制、八股科举制度的流弊、理学的弊端，激起有识之士的不满，有一部分更从封建牢笼内部分化出来；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民主性的思想传统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在文学上展露端倪。在《儒林外史》里，民主性的思想成分虽还没有形成新的社会理想、凝练出鲜明的思想旗帜，但“形象大于思想”，它却已在嵌崎的奇人形象中氤氲化生着，我们要辨识其中新的思想因素。

（一）借王冕敷陈大义

世间的功利机制体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负面作用：诱发物欲横流，使人过分热衷追求功利，追求官（势）、追求钱（利），势利心膨胀，造成人性异化。一物降一物，于是就出现了抑制功利心膨胀的道德仰慕——淡泊功名富贵，与之联袂的是痛嫉“势利眼”。吴敬梓从功名富贵场中跳出，并且反戈一击，遂写出“楔子”中的王冕以“敷陈大义”。王冕形象的塑造，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至深，仁义就是其社会思想的核心。朱元璋立为吴王后，到诸暨乡下拜访王冕，征询“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王冕则如孟子见齐王那样“以仁义与王言”，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

“仁义”，不仅用于政治，而且用于人伦。“仁”在孔子和儒家思想中既是至高的精神境界，又是社会理想，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发展的首要概念。孟子不仅重视“仁”，还强调“义”，特别重视义利之辨。“义”和道义就是指道德原则，“利”就是功利原则和私利要求。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就是坚持道义高于功利，以仁义价值观指导出处进退。王冕批评八股取士的“荣身之路”会使一代文人看轻“文行出处”而造成精神危机，这成为全书的突出题旨。这题旨具有超时空的价值，从古至今全世界都有处理义与利的课题。

如果说在社会理想方面王冕基本上是儒家的，那么，在人格理想方面则是儒道互补的。他人格自立，精神自适，“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向往人与自然相融的任诞自适。朱元璋成为皇帝后，传说“朝廷……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待到“朝廷果然”要授他官职时，他已是“久矣不知去向了”。比

杜少卿之“辞征辟”还要坚决。他以段干木、泄柳为取法的榜样。泄柳是春秋时鲁人，穆公就而见他，他闭门不纳。段干木是战国时魏人，魏文侯就而造其门，他逾墙逃走。王冕与他们一样成为弃绝功名富贵而隐居山林的逸士、高人，贤者人格与隐者人格已融通，小说称他为“嵒崎磊落的人”。

（二）杜少卿的“真”“奇”和“狂”

士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便不欲混同、淹没于庸常。从崇尚老庄的魏晋名士就崇尚自然，并以人的天然性情为一种自然，人应按照他生来具有的品性生活，从而喜欢率真的个性，进而形成一种观念：有高名之士必当有个性、有异行。于是名士竞求以特立独行超迈凡庸，于是标奇立异、企慕奇人异行遂成为名士的传统。到明代中叶，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个性的觉醒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自泰州学派到李贽和晚明士风，从自然人性论出发，主张冲决封建的一些束缚，自由地发展人的天性，以人文觉醒对抗伦理异化，崇“真”尚“奇”蔚为风气，清初的傅山张扬个性自由解放最力，顾炎武等呼唤“豪杰”和“豪侠”精神，黄宗羲强调学者要具有不为权势和流俗所左右的学术个性。凡此都充实和发展了“奇”的内涵。继承这种传统，吴敬梓也把真名士杜少卿以及与他气质相近的人称为奇人。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第三十回回末联语预报杜少卿出场也称“风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

杜少卿一边追求超世脱俗的格调，一边充满愤世嫉俗的情怀，表面上洒脱风流，内心里悲愤苦闷，因此，他的恣情任性带有狂诞不经的色调，伴生出过当的言行，透露着内心的愤激和痛苦，表现出激而为怒、愤世嫉俗的“狂”的特征。这使他的名士风度有了深刻的一面，具有了不满封建黑暗的叛逆内涵。“狂”是强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况下的爆发形

态，是一种喷射式的宣泄。第三十二回卧本评语有言“少卿之狂”，以“狂”字概括他的特点。

无独有偶，曹雪芹也称他心爱的贾宝玉“似傻如狂”。这都不是偶然的。明万历年间出现李贽学说，标志着早期启蒙思潮进入飞跃发展的时期。李贽本身就是狂人，汤显祖《寄石楚阳》说：“卓吾……虽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玉茗堂全集》尺牍卷一）朱国桢《涌幢小品》谈到李贽学说时说：“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想，更滥觞于对王阳明提倡“狂者胸次”的学说的改造和发挥。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也是一位“狂者”，三十八岁那年，戴着纸糊的五常冠，穿着自制的奇装异服（《儒林外史》里的王冕也自制奇异衣冠），到南昌去见巡抚王阳明，招摇过市，轰动全城。王阳明的另一高足王畿，青年时代就放浪不羁，“宁为狂狷，毋为乡愿”，极力提倡“狂”。在文学艺术家中，不愿受封建习俗约束的才子加浪子式的人物出现得更多，他们中有些人是很有叛逆色彩的。曹雪芹提到的唐寅、祝允明，与文徵明、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他们就被视为“狂逸不羁”，表现了吴中的狂诞士风。徐渭、郑板桥等，都珍重自己的人格和真性情，傲世抗俗，藐视权势。徐渭被视为狂人，当道官僚求他一字而不可得。郑板桥自喻“青藤门下走狗”，崇拜至极。郑板桥提出“学者当自树其帜”，并说自己“束狂入世犹嫌放”（《自遣》，《郑板桥集》），同样不肯为“天下安享之人”作书画。他们的书画艺术“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⑭，表现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独创的才能。当时就有人把郑板桥比作阮籍^⑮。他们这些人构成了明清时代具有早期启蒙特征的“狂人”谱系，他们鄙夷权威，挣脱禁锢，言行狂狷而不成熟，犹如血气方刚的青少年郎，为超逸封建秩序而血脉贲张，但还来不及磨砺好武器。他们继魏晋名士之后，为中国的名士传统增添了时代的新内容。作为小说形象，杜少卿之狂，概括了更多的时代新质素，表现了一些与社会环境不协调、为庸众

所不解的新性格。一直到“五四”时期，鲁迅还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重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相标，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吧。

儒者庄绍光接到征召之旨，立即就晋京，他自觉地意识到，“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后来证实“我道不行”，是为践履儒家出处之大节，才辞爵还家；即便如此，也要恳得皇帝的“允令还山”旨后才启行。名士奇人杜少卿则不同，他不把自己纳入什么“君臣之礼”中，自称“麋鹿之性，草野惯了”，不愿受羁勒；为了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竟冒欺君之罪，装病辞征辟，根本不去，乐守人格自立、精神自适的人生境界。并且从此连秀才籍都抛弃掉，再不参加科举的各类考试，鄙弃八股功名，不守家声祖业，背离了科举世家和封建阶级为他设置的人生道路，被高翰林视作“杜家的第一个败类”。如果说贤人的两只脚还站在传统文化的藩篱之内，那么，奇人却已有一只脚试步跨出传统的门槛，表现出与封建环境不协调的异端倾向，闪烁着具有民主思想的火花。如果说贤人的活动尚不过多触忤世俗，那么，奇人的叛离就或多或少对封建秩序起疏离和瓦解的作用，因而常为御用文人所不容。高翰林就像发现瘟疫病源一样，立即向社会敲起警钟，戒饬青年：“不可学天长杜仪！”恨不得把这个祸胎剿灭。但这正像迟衡山说的：高翰林“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分”——从反面证明这些违逆者刺痛了封建统治的神经，是他们的逆子。清代评点家推“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黄评），如果说虞博士是书中融通传统优秀文化的第一人，那么，杜少卿是书中开始试步超逸传统藩篱的第一人。

吴敬梓最关注的是士的人格，功利观的核心是义与利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课题，在《儒林外史》里表述为功名富贵与文行出处的关系。任何文化，一旦沦为获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便要丧失原有精神。士人一旦罔顾文行出处专逐功名富贵，便要被异己力量所异化，丧失人

格与自尊。面对以功名富贵牢笼士人的朝廷功令，他要造就的是士的独立人格和学问，他自己著《诗说》和小说中杜少卿著《诗说》都刻意追求学术自立从而培育和体现人格自立，以品行学问抵排功名的异化；面对扼杀人格、人性的统治哲学，他要争取的是人的一定程度的自适和舒展，以合乎自然的原始民主与人道精神，抵排过苛的理学流弊。他不是不想有所作为，只是看透了“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他只好“在野”与贤人合作，要“成就出些”既能制礼作乐、讲究文行出处，又能尊重人格、看重自由的人才，“助一助政教”——最终落实到改造腐败的政治和社会风气上。由于当时他还接触不到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还只能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搜寻抉择，对于符合他理想的优秀文化因素，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都兼容并收，并注入自己的思想血液，积淀在自己的情感深处，氤氲化生着，从而陶熔出一个个肯定性的“真儒”“贤人”和“名士”“奇人”形象，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探求。

（三）女奇人沈琼枝和“市井四奇人”

“奇人”除杜少卿外，还有女奇人沈琼枝，她不甘“伏低做小”、作人之妾，携带扬州盐商宋为富家的财物逃奔南京，凭手艺和文才——靠刺绣卖诗自谋生计，独撑门户，人格自立，并仗武术防身自卫，颇有一股侠气；什么礼教的清规，妇道的戒律，庸众的不解，人言的中伤，喇子的讹诈，官府的危害，她都夷然不顾！闪现出妇女解放的朦胧思想火花，与殉夫的王三姑娘是鲜明的对比。

吴敬梓还把探索的目光从士林拓向“市井中间”，小说写了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手工业者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他们的形象中虽有士人气质的投影，但毕竟身份不同，因微贱而被世俗所轻，萌生反抗意识激为狂狷。他们都有独立营生的能耐，能够自食其力，不依赖别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支点，过着精神

自适的日子。正是由于摆脱经济依附性，所以可以人格自立、精神自适地发展。此中盖已渗入了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市民的意识，至少是其萌芽。这种生活情趣具有摆脱封建束缚、抵制权钱异化、冀求人的自由发展的积极因素。从中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自由平等思想（不是从西方舶来的）正在脱茧而出！

所谓“近代”，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重大功绩之一在于“人的重新发现”，其内涵就是尊重每个人的人格、权利和意志。这对于只强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而不尊重个人权利的封建观念来说，是价值观上的巨大变化，是人文精神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20年，胡适的《吴敬梓传》说，吴敬梓的用意是：“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强调的正是“人”和“人格”。同年同在亚东版《儒林外史》卷首，陈独秀、钱玄同分别写了《〈儒林外史〉新叙》，陈独秀说：吴敬梓“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钱玄同说：吴敬梓“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位早期倡导者都从人文精神现代化的视角，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儒林外史》，可见吴敬梓的努力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他的努力虽然受到历史的限制，同我们的认识有很大距离，但他为建构健康的民族灵魂而辛勤探索的伟大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五、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喜剧性与悲剧性相融合

（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典范

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把我国古典小说的讽刺艺术发展到了最高峰，它的讽刺服从于客观地、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的原则，服从于严肃的社会批判的任务。作者充分运用讽刺以加强批判、揭露的力量，同时也就将讽刺

提高到近代现实主义美学的高度，极大地扩展了讽刺的美学功能，为讽刺艺术在我国小说中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丰富了世界讽刺艺术的宝库。

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鲁迅概括为“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八个大字。此处的“谐”指谐谑，按《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滑稽而略带戏弄。这是喜剧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鲁迅说讥讽是喜剧变简的一支流。“能谐”是说吴敬梓能在生活中发现喜剧性因素，并巧妙地运用喜剧方法进行讽刺，使《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具有鲜明的喜剧美学特征。如果说《红楼梦》着重于对现实作悲剧性的批判，那么《儒林外史》的突出贡献是通过喜剧性的讽刺进行批判，两位现实主义小说家感应生活的审美气质和进行心灵外射的审美方式是各具个性特征的。

《儒林外史》的喜剧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塑造出一大批具有讽刺意味的喜剧人物，这在讽刺小说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成就。《儒林外史》中的一系列喜剧人物形象，已不像在过去的小说中那样以“庸人”的面目来“衬托俊士”（鲁迅语），他们的审美价值主要决定于自身的真实与深度：他们本身就是主角。这些喜剧性格已成为独立自主的小说主体，已成为作家精雕细琢的重要审美对象，已成为作家艺术创造的重大目的，已成为作家评判生活、展示美丑的重要艺术载体。这样一大批独立自主、富于讽刺性的喜剧形象的出现，正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的重大美学成就，也是讽刺派小说在艺术上完全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喜剧性讽刺的艺术表现

喜剧性多产生于对不和谐（不谐调）状态的尖锐揭露中：本质与现象的不一致，内容与形式的不协调，动机与效果的适得其反，自我感觉与实际状况的悬隔，前后态度的自相矛盾，性格片面的、不和谐的畸形发展等等，都会构成不和谐。鲁迅说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我们可以再细一些说是：将那无价值东西的不和谐真相，以谐谑的方式艺术地撕破给人看。假、恶、丑是无价值的，却以有价值的真、善、美的假象出现，这就是不和谐之一种，把其矛盾尖锐地撕破，就可以使人蓦然之间发现不和谐，从而产生喜剧性。喜剧的审美效果是笑，它让人在大笑之中受到震撼，让人在笑声中看到旧世界、旧事物内在的空虚和无价值，用笑表示对它的鄙弃；同时也增强追求美的愿望，继而引起对人生、对社会的严肃思考，并从中有所领悟。这种笑，是作家引导读者进行社会评价、审美评价的结果，不是单纯的生理现象。

《儒林外史》中不和谐的喜剧性多姿多彩，试举其大端：

本质与现象不一致

丑的本质是内在的空虚和无意义，但它却要自炫为美：或是假装为美，或是自以为美。

丑而假装为美的喜剧人物，他们丑却不安其位，试图以美的假象来掩饰自己丑的本质，竭力显示自己不但不是丑，而且是难得的美。结果，他们总是弄巧成拙，被撕出真相：有的是由自身的行动来撕破，例如范进在母亲热丧期间外出打秋风，这本来就大违“礼”，却在汤知县的宴席上借不用象牙筷子而装出翼翼尽礼的模样，结果在吃大虾元子上露了马脚；王德、王仁自吹“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却大违纲常。有的不但被暴露出丑的真相，而且还常常吃苦头，遭到生活应有的惩罚，例如匡超人吹嘘自己的八股文选本已远销外国，吹嘘山东、山西等五省的读书人家，家家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结果被人当场拆穿；成老爹地位卑下，却要攀高结贵，仿佛自己也是一个什么尊贵的大阔佬，夸耀有彭乡绅请他吃饭，作者给予的惩罚是：让他空着肚子在酒筵旁喝“消食的陈茶”，越喝越饿，越看着人家吃越难受；万里假冒中书到处打秋风，正在

秦中书家看戏饮酒，猝然被一条锁链锁去；严贡生正吹嘘自己从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他的小厮来报邻居来讨被他霸占的猪。这些人偏偏要强装出一副自己是美的、合理的、有价值的、真实的样子，来遮盖丑的、不合理的、无价值的、虚妄的本质。作者既婉曲而又尖锐地巧妙撕破其伪妄，把丑的本质揭露给人看，让人感到鄙陋荒谬之可笑。

丑而自以为美的喜剧人物，他们虽然是丑却并不自知，相反，他们倒是用盲目的自我确信，替自己虚构出一幅美的假象，从而沉醉在自以为美的幻觉之中。如杭州的景兰江等斗方名士，陶醉在“做诗”的风光里，让初来的匡超人听了他吹嘘“诗友”的势力，“不胜骇然”；但当原不会做诗的匡超人，看了一本《诗法入门》就做出的诗，竟不比那些诗人差，这就戳破了“斗方诗人”吹起的气泡。接着，“斗方诗人”伙里的支剑锋自以为像李太白“衣锦夜行”，口吐狂言，妄自尊大，结果被当场锁去。高翰林颛顼无知，仅仅因为会写几篇八股文，便自以为才绝一时，自负得很。马二先生也是不自觉地已失去历史价值的八股举业当作神圣事业。胡屠户地位卑微低下，却自视甚高，认为连范进中举也是由他“带挈”的，他不仅自我感觉与实际状况相悬隔，而且对范进前倨后恭的突变特别刺眼，多种不协调丛集一身。这些人一般都真诚地相信自己美的，因此他们是自然地甚至天真地让自己的本性显露出来，但正如柏格森所说：对丑的“‘心不在焉’的程度越高，喜剧的格调也就越高”^⑥。

形式与内容的矛盾

美总是形式与内容的圆融统一。形式与内容的对立，不论是内容压倒形式，还是形式压倒内容，都必定是不美的乃至是丑的。对这种丑，《儒林外史》也常常给予喜剧性的描写。如写鲁小姐的闺房：闺房，顾名思义是小姐们的独有天地，那里本应是一个脂红粉香秀雅的地方，但鲁

小姐的闺房却别有一番景象：“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倘若是其他文章倒也不坏，可以显现小姐的博雅，而偏偏这里所摆设的不过是八股文！把“须眉浊物”们用以博取功名的“俗学”八股文摆满在小姐的闺房里，显得是那么不伦不类，很不协调，内容与形式的冲突极富于喜剧情致。马二先生游西湖，把看到的御书当作皇帝，并取出自己的扇子充作笏板，扬尘舞蹈，拜了五拜，内容与形式的脱节表现出人物形象的颓弱与迷幻。迎亲排场照例应有吹有打，为主人渲染喜庆的气氛，但严贡生为儿子娶亲，又要“臭排场”，又不给钱，结果迎亲的仪仗队居然没一个吹手，只有四个戴红黑帽子的一递一声地喝道，看了也令人不禁哑然失笑。上述对环境和人物行为的描写都是紧扣着人物性格的喜剧性来进行的，是为表现喜剧性格服务的。

动机与效果的脱节甚至适得其反

喜剧性格往往不顾客观实际和主观条件，盲目自信地花费巨大的努力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虚幻目的。结果他们越是积极、认真地投入行动，就越见出动机与效果的不协调，形成尖锐的喜剧性对比。娄三、娄四公子回归故里，“广招俊杰”，几经访贤问能，先后延揽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等人居于相府，连同常过从的蘧公孙、牛布衣、陈和甫，似乎是人才济济，俨然有战国四公子爱贤养士之遗风。但好景旋被撕破，先是张铁臂以猪头虚设人头会骗去五百两银子，不久权勿用又因涉嫌奸拐被差人一条链子锁走。娄氏兄弟孜孜以求的一场美梦就这么成了一场笑柄。牛玉圃一心一意要讨好东家盐商万雪斋，胡诌万雪斋的前主人程明卿是自己的“拜盟的好兄弟”，其效果却与动机恰恰相反，反被万氏斥为“结交匪类”，予以革除。杜慎卿到神乐观一心要渔猎“飘逸风流”的“男美”，但约到的却是一个“一副油光光的黑脸，……满脸胡须”的肥胖道士。

对牛玉圃、杜慎卿，作者是鄙夷的，借动机与效果的悖反，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环境气氛的不协调

第十回蘧公孙在鲁编修府举行婚礼，大摆宴席，高朋满座，又是张乐又是演戏，吉庆热闹。突然屋梁上掉下一只老鼠，“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众人都失了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端菜的小使把两碗粉汤打碎在地，又把一只钉鞋踢起丈把高，席中的陈和甫张口正待吃，忽然“一个乌黑的东西的溜溜的滚了来，‘乒乒’一声，把两盘点心打的稀烂”。这两个插曲与婚礼的吉庆完全不协调，预示着在鲁编修功名观念笼罩下的这婚姻和家庭必将不和谐。第四十七回五河县的暴发户方家节孝入祠，在尊经阁大举行礼，这是极庄重的礼仪，却有卖花的牙婆“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余大先生看着气道：“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这也道出了作者讽刺此败礼之举，正是要与泰伯祠祭礼遥相对照，显示礼崩乐坏。

（三）感而能谐——悲剧性与喜剧性相融合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色不仅在于“能谐”，即通过种种谐谑的笑声来揭示喜剧性格的种种不和谐的矛盾，展露丑的真实面目；而且这个“谐”（喜剧性）常常与“感”（悲剧性）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普希金说：“崇高的喜剧不是只依靠嘲笑，而是依靠性格的发展，并且这种喜剧往往接近于悲剧。”^①《儒林外史》也是“喜剧往往接近于悲剧”。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疮痍满目，败象丛生。特别是经过清初诸大家的广泛思想批判与社会批判，时代的悲凉之雾笼罩士林，忧患意识乃至危机意识这时已不可避免地成为清醒思想者的群

体意识乃至社会意识。吴敬梓身处这悲剧性的氛围里，作为有思想家气质的敏感作家，呼吸而领会之，很难单纯地创作出明朗的、纯净的笑。《儒林外史》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它显示出：否定性人物的恶德恶行是统治制度和政策的产物，制度不改变，他们不一定会受到“恶报”；而肯定性人物却恰恰与势利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他们往往不是始困终亨、否极泰来，而是蹭蹬失意、幻灭悲伤。吴敬梓通过对不同人物命运遭际的描写，把批判的锋芒都指向社会。他井然有序地解剖着社会的肌体，深入地探查病源，分析病因。他的小说就是一份社会病理解剖报告，而他的总诊断无异于是给病入膏肓的古老封建制度写了一份“病危通知书”。他嘲笑丑的、不合理的事象，却又找不到出路，于是难免失望与悲凉。及至他把解剖刀伸向士林中的喜剧性格时，总是逼视到隐藏于其中的、悲剧性的生活本质。柏格森说：“过分深入人格，将外部效果和过分深植的内因结合起来，就将损害外部效果的可笑之处，最后将使它荡然无存。”^⑮对于一般的喜剧作家，这不失为一个很有价值的忠告。但吴敬梓并不甘心于只逗读者一笑，他解剖生活中的可笑事物，正是要揭示产生这些可笑事物的社会造因，他怎么肯未达目的而罢手呢？当然，作家的进一步开掘并没有导致喜剧效果的“荡然无存”，相反，它倒是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对象，这就是悲喜融合的艺术形象。这种悲喜融合的艺术形象在反映生活上达到一个新的层面，在审美欣赏上则给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美感享受。

在《儒林外史》中喜剧性与悲剧性往往是形影不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满融合。周进寻死觅活，嚎啕痛哭，固然可笑，但只要我们执根寻源，想一下：周进考了几十年，不要说中举，就连考举人的贡院也没资格进；联想一下他一碟老菜叶、一壶白开水的贫困落魄生活；联想一下他在梅玖、王惠等秀才、举人面前所受到的羞辱……我们的笑就不得不掺入一股怜悯的涩味。范进疯疯癫癫，狼狈不堪，自然也使人发

笑，但想一想这么个本来忠厚、本分的寒儒，被社会的大石挤压得如此渺小、麻木、愚昧，我们的悲悯之情不是油然而生了么？小说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几乎在每一个最富于喜剧性的人物及其情节里，都融合着悲剧性的因素，范进的疯笑、周进的痛哭、王玉辉的强笑……这瞬间的可笑是以他们整个生命的可悲为底蕴的，这最匪夷所思的举止恰恰是最令人惊悚的痛点，作家总是迫使你在笑声中把思绪从喜剧性伸向造成这种可笑的社会环境，领会“一代文人有厄”的历史悲剧，咀嚼作品蕴含的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虑。

马二先生也是悲喜交融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作家一方面着重表现他迷信八股的迂腐气：他至虔至诚地礼赞八股，诚诚恳恳地奉劝别人栖心举业，虽身处佳山丽水之中，犹一心系在功名富贵、八股刻本之上，沉迷陷溺不可自拔。同时，作品也刻画了他古道热肠的君子风。慷慨倾囊，主动为朋友消灾泯祸；奖掖后生，馈银赠言，温煦之气直拂人面。这两个性格侧面在马二先生形象中不是割裂乖背的，而是既彼此对立，又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作者通过其君子风捕捉其迂腐气，通过其迂腐气来托衬其君子风。君子风说明他本来是可以有价值的，迂腐气则说明他已无价值。撕破其迂腐气是喜剧性的，这嘲讽了八股制的毒害；君子风的被贬损则是悲剧性的，这也批判了八股制。正是在否定八股制对人性的戕害这一点上，马二先生形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高度融合，凝为一体。这样一个悲喜交融的艺术形象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双重的，显然要比单一的喜剧性丰富得多。

如果说，《儒林外史》前半部（第三十一回之前，“楔子”除外），是以喜剧形象世界为主，潜藏着悲音，那么后半部，基本上是一个悲剧形象世界，这就是作者用悲剧的笔调写出的贤人的风流云散和奇人的如阮籍“哭穷途”般的悲凉。而且这份悲凉意识正是作者臧否人物潜在的价值标准，也是创作心境，这是《儒林外史》喜剧深刻别致的原因之一。

果戈理说他的作品有个看不见的主人公是“笑”，《儒林外史》的这个主人公则是又笑又哭，前半部笑里藏哭，后半部基本上是哭。没有这个“哭”，便很难“公心讽世”，之所以能“感而能谐，婉而多讽”，正因为这部喜剧巨著深层的、支配性的底色是悲剧。

（四）公心讽世 婉而多讽

与“感而能谐”相辅相成的是“婉而多讽”。

鲁迅很赞赏吴敬梓的“公心讽世”，他以唐初的《补江总白猿传》为例，说明“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明代有讽刺倾向的小说中，仍不免有“私怀怨毒，乃逞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者，到吴敬梓，“乃秉持公心，指搃时弊”，使讽刺小说同“泼秽水的工具”划清了界限。“公心讽世”者有着为人生的动机，怀着真、善、美的理想，去否定假、恶、丑，“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倘“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⑨。可见吴敬梓的“公心讽世”是他写出“足称讽刺之书”的基础，也是“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先决条件。

鲁迅很赞赏《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的“旨微而语婉”，他批评明末清初的《钟馗捉鬼传》“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他又批评清末之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达不到含蓄蕴藉。在他看来，《儒林外史》做到这一点，所以“足称”讽刺小说，而那些小说则近于谩骂。

作为讽刺小说总不免要夸张，但过分“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便会“失实”，“失了文艺上底价值”，因此鲁迅特别强调“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在他看来，“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⑩。

吴敬梓就是这种现实主义讽刺的圣手，他以讽刺家的心态对现实生活有深刻而独特的体察和感受，从现实生活中特选了富有喜剧性讽刺意味的“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用白描的手法似乎纯客观地把它们摹写出来，既不张皇，又不指斥，更不谩骂，而结果却使那些长久“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了的可鄙可笑现象，“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②1}。这种“动人”的讽刺效果，是读者从作者所提供的形象中自己咀嚼体味出来的，作家反映生活愈真实愈深刻，就愈耐人咀嚼，令人回味无穷，达到了“婉而多讽”的高水平，鲁迅赞扬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②2}

六、作为古典小说经典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一）迈向近现代的小说艺术

在古代小说中《儒林外史》与现代的小说观念很为接近，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兹略举大端。

小说作者的独创性空前加强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杰出代表的以往长篇说部，其故事经说书人演唱在民间长期流传，不断繁衍，又几经文人作家加工书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民间与文人相结合的集体创作。《金瓶梅》已是主名作者的创作；《儒林外史》完全是作家自己对社会生活积极观察、体验、感应，进行审美创造的产物，深深烙上作家审美个性的印记，作家个人风格鲜明突出。

吴敬梓以自觉的创作精神，从自己吸纳生活和感应生活的独特角度，对亲历的生活进行审美的观照和心灵的外射，作出符合自己审美感受的

选择和反映，从而进入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具体的创作过程。“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他是蘸着自己的血液和胆汁写下《儒林外史》的。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不管是以特定的亲朋故旧做模特儿，还是“杂取”多人的特征而铸造，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审美发现，都有着他自己心灵外射的投影。

说书体小说由说书人直接出面陈述、诠释、评论，“看官听说”如何如何，说书人仿佛表演傀儡戏的艺人，对上场的傀儡进行摆布和介绍。吴敬梓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模式，尽力把自己隐蔽起来，形成第三人称，隐身人客观观察的叙述方式，从而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不使有叙述人横亘在它们之间，作者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角度，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卧闲草堂本评点所云“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儒林外史》向叙事艺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迈进，正是近代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趋势和要求。吴敬梓已经能够把叙述角度从叙述者（作为隐身人的作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为他们所分别对象化了的客观世界，这样的形象既具备一定的客观特征，又渗透着观察者的个性色彩，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深隐在客观的呈现之中。

小说进一步接近现实人生；生活化描写中又有一些奇特的情事，继承了传奇的优点；人物多有原型，小说的一部分具有纪历性特点

在瓦舍说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从总体上说，主要写超群人物的不凡故事，对世俗人生日常生活的描写还不充分，传奇色彩很浓。《儒林外史》则发展了明代以来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世情小说的优点，把目光从奇人异事转向现实社会普通人日常的真实生活，客观地、精确地摹绘世故人情，卧闲草堂本评点就引友人的话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

史》。”在当时就被当作世态人情的一面镜子。

现实主义首先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生活，把平常人的日常生活作为审美对象如实描写。但好奇心是人的天性，面向大众的叙事文学艺术，如能引逗人的好奇心，就易吸引人的眼球。中国古典小说在情节上讲究“奇”成为传统，对吴敬梓影响很大的《世说新语》，就记述魏晋名士文人的奇特言行。吴敬梓没有丢弃这个传统，他在生活化描写中往往又能写出一些“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的奇特情事，保持着传奇的优点。他一方面能把非常生活化的现实情事写得逼真、细腻、有味，同时又继承传奇的传统，努力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搜寻发掘出人物最有文化意义和生命意义的“奇”的言行加以凸现，以耸动视听。写的虽然只是瞬间，却是以人物的整个生命为潜台词并且含有丰厚的文化内蕴。吴敬梓的创作个性决定他是奇谈逸事的敏感者，他经常采撷社会和书本上的趣闻逸事，作为自己小说的情节素材，按小说的构思经加工改造融入小说。拙著《〈儒林外史〉研究纵览》在前辈学者探讨的基础上辑得五十余条，《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又继续辑至六十六条之多。《儒林外史》的高明之处更在于：把非常平淡无奇的生活化描写和一些奇特的情节结合得特别好，融通无痕，使你在看小说时不觉出那些“奇”很突兀。范进中举而发疯，需被搨一巴掌，“喜”得出奇。周进那么一大把年纪的塾师，当着众人撞号板，“满地打滚”嚎啕痛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哭得出奇。马二游西湖，一路叙来颇平实，但到了御书碑前却像孩童玩过家家似的，行起叩拜皇帝的大礼，迂得出奇。王玉辉见亲生女儿活活饿死的惨剧，却大呼“死的好！死的好！”浑得出奇。他如：严监生临终竖两指、严贡生装病讹船家、鲁小姐制义难新郎、娄公子虚设猪头会、杜慎卿访美却遇丑、杜少卿装病辞征辟、虞博士忠恕遮丑行、沈琼枝逃南京卖文、虞华轩戏弄成老爹……在在具有奇特的意趣，但是在大量生活化的描写中，你又不觉得它有什么离谱。事出常态

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儒林外史》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摹写生活，又有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奇特情节，平实中有奇崛，意料外蕴情理，这两者融通无痕，浑然一体。

现实主义艺术家在塑造艺术典型时，一般都或此或彼地有生活原型作依据，鲁迅说“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也就是说，有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作为创造艺术形象的模特儿，这是吴敬梓塑造人物的重要特点，后来为晚清的许多小说所继承。当然，生活原型只是艺术创造的基础和艺术构思的启发，经过作家典型化创造的艺术形象与最初据以进行艺术构思的生活原型之间，已经不能画等号了。

有些正面人物的思想性格虽然已与其生活原型不完全一样，但吴敬梓还是在他们形象里保留了原型的基本身世、经历和某些事迹的大致轮廓、某些性情的突出特色，这在以作者及其亲朋为原型的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杜慎卿、余大先生、马二先生、季苇萧、武书等形象里表现得最明显，小说中凡写他们及其相互之间交往的情节，基本上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时间顺序安排的。所以我认为：在写杜少卿和与他相关联的情节里，多按原型人物生活的顺序，使这部分带有自传体小说的纪历性特点。当然仅体现在这一部分。从总体上说作者是按照主题思想和结构的需要来安排情节的。

从故事小说型到性格小说型，小说艺术发展到更高层次

在说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说，有丰富完整故事情节，以故事进展的时间顺序为线索进行叙述，生动而完整地把它自然正常的逻辑进程表现出来，就完成了结构的主要任务。《儒林外史》把故事淡化，既没有完整的主干故事，又没有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不以它们的自然进程作小说结构的中心线，作家是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刻绘和展出种种儒

林世相，建构起一组组情节单元。每一单元甚至每一人物之间，往往缺乏外显情节的自然联系和故事完整性，但却具有深隐意蕴的必然联系和内在统一性。表层情节缺乏自然的逻辑联系，完全靠作家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成有机的序列，涵蕴创作意图，这样的作品特别需要结构的功力。就在写一个人物时，吴敬梓描写的重心也不在于写出其故事，也无意于交代其来龙去脉写出一生的完整传记，只是截取他一生中的一个阶段。而就在某个阶段中，吴敬梓也只是撷取几个典型场面，把它们组合衔接起来，犹如“拼贴画”，每个场面间跳跃的跨度较大，其外显联系无意多顾，前后的因果关系也比较沉隐，需要读者细细思索体味。

故事型说部，情节多戏剧化，讲究尖锐紧张的矛盾冲突，激烈的交锋，强烈的动作。《儒林外史》却写的是日常的平凡生活，只是淡淡写来，没有激烈冲突，没有紧张情节，不追求戏剧化效果。它不是靠情节的戏剧性吸引读者，而是着力开掘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含蕴，把对儒林命运的反思深入到儒士性格灵魂的层次，把一个时代的危机化为儒林的精神危机。在全书的构架上，不是让正反面人物互相冲突，而是让两类人物的思想灵魂进行互相反照、互相映衬、互相对比，从而突出了中心创作意图。

语言艺术的巨大进步，“五四”时期被誉为“模范国语读本”

《儒林外史》的语言晚清以来备受称赏。1919年民权出版部印本《古今小说评林》中，南社小说家张冥飞说，“纯粹之白话小说，以《儒林外史》为最”。“五四”时期致力于提倡白话文的钱玄同，在《〈儒林外史〉新叙》中，系统回顾了我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后，既认同胡适说的“《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更强调指出《儒林外史》又有发展，“是中国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可以“列入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中”^③。

以画作比，如果说《水浒传》主要是大笔触的轮廓画，那么，《儒

林外史》可比简劲的钢笔画，与其相应的语言是精准简劲、生动传神。

《儒林外史》是已很接近现代的古典小说。吴敬梓在中国近代史大门前停下脚步，但他在《儒林外史》里展露的现实主义的光芒，却直融入以后的时代，蔚为万道霞光，照耀着文学前进的途程。

（二）在中国近代被推为批判性的社会小说的标范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败，戊戌变法不成，义和团被镇压……封建社会败象丛生，国家民族危亡迫近，而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的夹缝中有所发展。晚清小说理论家，把小说看作改造社会人生的有力武器，大力提倡“写社会之恶态而警笑训诫之”的“社会小说”（《小说丛话》中侠人语）。在这种情况下，《儒林外史》被作为社会小说的楷模，受到空前的重视和推崇。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期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界革命”，其主张包括注重小说的社会功能，要求广泛深入揭露晚清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思潮中《儒林外史》更是倍受推崇，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1902年10月31日）《新民丛报》第十九号登载《新小说社征文启》提出标范，称：“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借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效法之作如雨后春笋，光绪二十九年（1903），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前三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同年开始出现，再过一两年第四部《孽海花》也开始出现，顿然蔚为大观，成为近代小说的主潮。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认为，揭露、抨击现实的“此类小说，在全数量中，所占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儒林外史》被公认为社会小说的样板。光绪三十一年（1905）仲春忏绮词人在《柁机萃编》序中说：“说部中之工于摹写世俗情状者，莫如《儒林外史》。”²⁴ 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报》登载的《旅行述异》小说广告中说：“我国小说中能写社会情景者向以《儒林外史》为最。”²⁵

陶佑曾在评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说：“吾国旧时社会小说，当推《儒林外史》为第一。诚以人情之险伪，世态之炎凉，惟该书纪述綦详，讽嘲有以，劝惩隐寓，大可为改良缺点之针砭。”^{②⑥}《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总结当时的情况说：“近日社会小说盛行。如《孽海花》《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其最著者也。然追溯源委，不得不以《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嚆矢也。”包天笑回忆说：“当时写社会小说的人，最崇奉《儒林外史》一书，因此人人都模仿《儒林外史》。”（《钏影楼笔记》）可以为此论断作佐证的材料不少：韩邦庆自述《海上花列传》“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蜕化出来”。李伯元的朋友写《谭瀛室随笔》说《官场现形记》“其体裁仿《儒林外史》”。《枕亚浪墨·哑哑录》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趸人……其为人绝类著《儒林外史》之吴敬梓”。曾朴在《〈孽海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也承认他的小说受《儒林外史》影响而加以发展变化。《箬帽山王》的作者姚民哀说自己小说的写法“乃是脱胎于《儒林外史》”。^{②⑦}张恨水《斯人记·自序》说：“这种社会章回小说，从最远说，应该是以《儒林外史》为始祖。满清末年，这类作品，风行一时，直到‘五四’前后，其风未戢，我必须承认，是受了这个影响，并承袭了这个作风。……我的《春明外史》，和这篇《斯人记》，以及《春明新史》《新斩鬼传》，甚至最近所作的《牛马走》等篇，都走的是这一条路。”^{②⑧}李铎《李涵秋〈广陵潮〉序四》说：“《广陵潮》直可媲美吴敬梓之《儒林外史》，刻划社会人物，描摩诡异形状，无不绘影绘声，惟妙惟肖，使之毫发无遗。”^{②⑨}杨世骥《文苑谈往》说：“《文明小史》后《官场现形记》二年（1903）作。这是一部较《官场现形记》更浓厚地染受着《儒林外史》的作风的小说。在讽刺的笔调上，这部比较《官场现形记》还要大胆，在写实的技术上，这部比较《官场现形记》尤为进步。”^{③⑩}但是，当时人就已经看出来，这类小说虽然学习《儒林外史》，却又都望尘莫及。他们常常针对当时

小说的弱点，以《儒林外史》为典范，阐述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原理。

（三）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深刻影响

《儒林外史》在现代社会仍有深刻影响。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推赞和亚东版的传播与有功焉。

还在1917年，《新青年》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通信，倡导新文化，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历史潮流里，《儒林外史》受到一致的推崇。1917年，刊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的，系统地提出文学改革主张的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一扫“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的传统，奉白话小说为“文学正宗”，并认为当时的白话小说的代表作家吴趼人等，“皆得力于《儒林外史》”等优秀小说。同年《新青年》第三卷第一期上，钱玄同的《寄陈独秀》，赞同“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认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六部，到《〈儒林外史〉新叙》里更称“中国近五百年来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部书”。同年《新青年》第三卷第四期上，胡适的《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认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这是当时的“四大名著”）。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上，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称扬《儒林外史》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活文学”，是“模范的白话文学”；赞扬它的“写人物的画工本领。……书中的人物，如严贡生，如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权勿用……个个都是活的人物”。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以新的眼光整理和重新评价古代文学时，对《儒林外史》的价值作出的判断。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在《儒林外史》的传播和评论中也注入了批判封建主义、宣传民主主义的新鲜思想血液。1920年12月，与

陈独秀、胡适关系密切的上海亚东图书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出版《儒林外史》，加新式标点并分段分节，陈独秀、钱玄同分别写了新叙，胡适作的《吴敬梓传》也载于卷首。这集中地显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儒林外史》的重视，是《儒林外史》研究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标志着这项研究的新起点——已经跨进现代的门槛。

由于《儒林外史》在现代文坛有很高地位、很大影响，一些小说家在为自己的小说取名时，就借助于它的名著效应。参照“儒林外史”命名的小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仍写“儒林”，只是对“儒林”的内容作了变化，如《儒林别史》（连载于1917年的《小说画报》）。名《新儒林外史》的就有几部：顾佛影的《新儒林外史》问世于1926年，在小说开首和结尾处明言此书是参照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记录现代学界中人光怪陆离的故事。张金寿的《新儒林外史》，在抗战年间的北方沦陷区出现，主要反映新闻出版界的种种丑行。

一种是《春明外史》《梨园外史》《留东外史》《新新外史》等，题目沿用“外史”二字，表明它们借鉴了《儒林外史》^①。

对鲁迅等现代小说家的影响

《儒林外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更深入到精神内里的，这里只讲几个受其影响有迹可循的著名小说家。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本质有独到的理解和真切的领会。“五四”时期，鲁迅具有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自觉性。他提倡为人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也看重正视人生的现实主义古典小说。他赞扬《儒林外史》“烛幽索隐，物无遁形”，“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这是对《儒林外史》现实主义艺术精义的精粹论述。鲁迅自觉运用小说狙击封建文化，批判旧制度、旧伦理、旧思想，因此他特别重视讽刺。从他强调“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等言论来看，他推重讽刺实际上是在提倡

清醒的、批判的、战斗的现实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鲁迅发现了《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讽刺艺术之高明，认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的高度评价，正是对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的体认。这种传统与西方近代现实主义传统，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发生了自觉而又独特的交融，从而开创了我国现代文学的主潮。鲁迅以《儒林外史》为标的衡量小说作品，也以同样的精神从事自己的小说创作，甚至还一度“对友人表示：要写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说，揭露绍兴社会生活的黑暗面”^②。他的小说确实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孔乙己简直就如周进的后代。此不俱详。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里也时常论及《儒林外史》，例如《叶紫作〈丰收〉序》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被鲁迅许以“伟大”的古典小说，除此之外只有《红楼梦》。

另一位现代小说大师茅盾（1896—1981）也很重视《儒林外史》，在20世纪20年代就写过《〈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的奇辱》一文，驳斥当时出现的歪曲这三部古典小说名著的言论。20世纪30年代他在《谈我的研究》里说：

本国的旧小说中，我喜欢《水浒》和《儒林外史》……至于《红楼梦》，在我们过去的小说发展史上自然地位颇高，然而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会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青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③

他以小说家的慧眼，看出《儒林外史》是古代小说中与现代小说观念最接近的作品，因而对小说创作最有借鉴作用。事实上他自己的小说

创作也多有《儒林外史》的滋养。

张天翼（1906—1985）在20世纪30年代就以写讽刺小说而名噪文坛。和茅盾一样，他觉得《儒林外史》比《红楼梦》更接近现代生活。他特别擅长刻绘知识分子及由其出身的灰色人物，其中有些简直就是《儒林外史》人物的后代。1941年在《谈人物描写》里，他介绍自己“在小学中学里的时候怎样贪看小说……在那些书里面结识了马二先生”等人物，“一经结识，就叫我忘不了”，“发生了一种很密切的关系”。我看到华威先生匆忙的身影就会想到赵雪斋的来去匆匆。1942年他写了一篇别具一格的三万字长文《读〈儒林外史〉》，这是“五四”之后三十年中系统剖析《儒林外史》的最详尽的论著。

吴组缃先生（1908—1994）跟张天翼一样是20世纪30年代就成名的小说家，两人是老朋友，1959年我还在组缃先生的北大镜春园82号家里看到这两位小说家惺惺相惜的情景（1981年有《吴组缃谈张天翼》载《新文学史料》第2期）。我一读到组缃先生的名作《一千八百担》里的宋氏祠堂，就想起《儒林外史》开头薛家集的观音庵。1954年以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年为契机掀起《儒林外史》研究的高潮，组缃先生的长文《儒林外史的艺术和思想》成为那时代高水平研究论著的代表。

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著有《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古今小说都深有研究，他在后书中率先对钱锺书（1910—1998）的长篇小说《围城》作出极高的评价，认为这部描写知识分子的长篇“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田仲济等《中国现代小说史》说《围城》“在塑造人物和反映现实的方法上，与《儒林外史》很相似”，“是现代的《儒林外史》”。

1992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台湾著名作家寒爵（本名韩道诚）著《儒林新传》120万字，共五十二章，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

60—80年代台湾社会政治、世态、道德、风尚的没落与沉沦。书中重笔浓墨地描绘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而讽刺台湾官场的腐朽、污吏的昏聩。被认为是明显受《儒林外史》影响的现代讽刺小说。

以上介绍了几位现代小说大家对《儒林外史》的爱好、学习和高度评价，所述虽只是挂一漏万，已反映出《儒林外史》在现当代仍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作为古典小说经典，其精神和成就哺育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小说家。

（四）渐隆的世界声誉

《儒林外史》的外文译本渐多；英、德、法、俄、日、越、西班牙、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等国都已有译本。

世界许多大百科全书对《儒林外史》及其作者有很高评价：英国大百科全书在“清朝时期的中国文学”条目中说：“吴敬梓（1701—1754）撰写的反映他所处时代现实生活的小说《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以封建社会的一个浪荡公子为中心，把许多故事贯串起来，不论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描绘，都远远超过了前人。”法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条目中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它由一个个生动的短篇故事组成。作者吴敬梓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通过小说尖锐地讽刺了由于官吏的僵化而造成的极端腐败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虚伪和出卖灵魂的人物。”美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的发展”条目中说：“《儒林外史》由一个个精彩的讽刺故事组成，它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大百科事典有小川环树撰写的关于《儒林外史》的专门词条，该词条中说：“《儒林外史》的结构仿效《水浒传》，是采取许多故事相连接的形式，这种形式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以暴露社会现实为主题的小说。它的

登场人物大半是读书人、名士、官吏、诗人、学者，也包括市井细民和非凡的人物，许多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它的文笔看似平淡而满含讽刺，在一连串如波浪起伏的故事里，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十八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风貌。”

世界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和评价也渐隆，略举数例：

《论儒林外史》，美国亨利 W. 韦尔斯著。《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比较研究》1971年4月第十一卷。这是对《儒林外史》的综合评述，着重于小说内容的解释。他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为不争之实，其风格活泼生动，刻画中国文人阶级及广泛社会众生相，实无出其右者。全书充满浓郁之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俄文《儒林外史》全译者和研究专家德·沃斯科列辛斯基（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1928—2017），汉名华克生，1957年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副博士学位后，作为苏联教育部首派中国的留学生，来到北京大学进修中国文学，曾与我同班听课，在我老师吴组缃先生的指导下，他开始着手翻译《儒林外史》，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伟大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成为苏联在北大攻读中国文学学位的第一人；后来长期执掌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汉学教席，在明清及现当代小说译介和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且久负盛名。1984年他一获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儒林外史会校会评》，就去函购，读后给我来信称赞：“佳作，妙哉！”

他的毕业论文称《儒林外史》伟大，并认为：“吴敬梓是可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并驾齐驱的。他曾写过许多诗歌，足以代表他的艺术成就的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是作家卓越天才的里程碑，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

日本昭和时期著名的汉学家青木正儿（1887—1964），在1921年弘文堂出版的《支那学》第一卷第一号上就发表了《读新式标点儒林外史》，后来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十分重视《儒林外史》，对其表现形式与嘲世讽俗的批判精神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儒林外史》）客观地描写了当时文人阶层的情况，也描写了作者自身及其周围文人的生活，……其嘲世讽俗之深刻，书生气概之昂扬，却是他书所不及者。可与《红楼》并称为清代小说之双璧。清初李渔之后，多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并举，称为四大奇书；今时今日我们亦可在其上加入《红楼梦》《儒林外史》两本，一并称为六大奇书。”^{②4}

濑沼三郎《〈儒林外史〉とその作者》说：吴敬梓与许多于我国（日本）文坛有重大贡献的世界著名的作家们——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福楼拜、莫泊桑、易普生、左拉等相比，他早于他们一个乃至一个半世纪之前，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前半叶，在大诗人歌德诞生之时，《儒林外史》既已刊行初版。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广泛和深入，像鲁迅所希望的那样，懂得《儒林外史》伟大的人将越来越多。

七、本书编纂说明

《儒林外史》自吴敬梓完成后，即以抄本传阅，据说乾隆年间金兆燕在扬州刊印过初刻本，但迄无踪影，不知是否真有过。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简称“卧本”），实为今见诸本的祖本，因以为底本。

卧本在文字上存有一些阙衍讹误，须进行校勘。今择定校本六种，为：

1.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清江浦注礼阁刻本；
2.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艺古堂刻本；

3. 清嘉庆咸丰间苏州潘氏抄本（简称“抄本”）；
4. 清同治八年（1869）苏州群玉斋活字本（简称“苏本”）；
5. 清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简称“申一本”）；
6. 清光绪七年（1881）上海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简称“申二本”）。

另择定参校本四种，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增订本（简称“齐本”）；清光绪十二年（1886）徐允临校阅上海宝文阁刊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本；清光绪间上海徐允临从好斋辑校本；清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鸿宝斋增补齐省堂本（简称“增补齐本”）。

本书校勘不敢妄改，凡底本错讹，则据校本改正；若校本亦误，则据参校本改正。个别底本显误而无本可据者，则慎重径改。本书不作校记，底本的刊误字、异体字、俗体字，均以通行的规范简体字予以统一。读者欲了解校改依据可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

限于篇幅，本书从《儒林外史》五十六回中选取三大板块另加三回，总共二十五回进行注解和品评，主要精彩章回和人物略已具陈，三大板块都保持板块的完整性，可窥见全书风貌。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七回写王冕、周进、范进、胡屠户、张静斋、严贡生、严监生、王德、王仁等；

第十三—二十回的前半回主要写马二先生、匡超人、西湖斗方名士等；

第三十一—三十七回的前半回写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博士等肯定性人物和泰伯祠大祭；

第四十回后半—四十一回写沈琼枝；

第四十八回写王玉辉及其殉夫的三女儿；

第五十五回写市井四奇人。

导读似鸟瞰全书，需照看到各主要方面，既不能缺，又不能详。各回末的点评就本回品评，可略详，与导读中的相应部分，尽量避免简单重复，我努力从不同角度阐发，使两者成互补关系，相辅相成。小说正

文的旁批，深入到文本肌里，起具体的点睛作用，需要言不烦。以上三者犹如从全局到中区再到小点，三帧图，需要配套成龙，互补相赅，成一系统；但也不排除必要的重叠。本书的注释重在典实，尽量详备而不多考证。注释部分得叶楚炎教授协作，特志谢。三位高水平的审订专家张国风、黄霖、廖可斌教授，花了很多时间认真细读，提出中肯宝贵意见；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办公室张毕晓女士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肖蔷责编都为此书付出辛劳，谨表衷心谢忱！

- ① 李汉秋：《吴敬梓诗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年。本书所引吴敬梓暨其亲朋诗文凡不注明出处者均见该书。
- ② （清）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嘉庆庚辰（二十五年，1820）镌。本书以下简称“程传”。
- ③ （清）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诗余《满江红·除夕和敏轩韵》，清乾隆刻本。
- ④ （清）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五《白门春雨集·寄怀严东有》，嘉庆戊寅（二十三年，1818）镌。
- ⑤ （清）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诗四，清乾隆刻本。
- ⑥ （清）顾云：《盩山志》卷四《人物上》，光绪癸未（九年，1883）盩山精舍版。
- ⑦ （清）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卷首，清乾隆刻本。
- ⑧ 叶楚炎：《〈吴敬梓诗传〉与李汉秋“吴学”》，载《人民政协报》2019年9月9日，第10版。
- ⑨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1925年9月版。以下所引鲁迅文凡不注明出处者，均见该书。
- ⑩ 本书所引清人评点皆据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十几种版次。
- ⑪ 《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普希金论莎士比亚》，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 ⑫ （明）李贽：《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
- ⑬ 李泽厚：《华夏美学·第六章·走向现代》，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美学三书》第405页。
- ⑭ （清）张维屏：《松轩随笔》，见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宗霍编撰《书林藻鉴》卷十二清。
- ⑮ （清）郑方坤：《郑夔小传》，（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二三。

- ⑩ [法]亨利·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
- ⑪ 《普希金全集》俄文版第7卷。
- ⑫ [法]亨利·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
- ⑬ 鲁迅:《什么是“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 ⑭ 同上书。
- ⑮ 同上书。
- ⑯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1925年9月。
- ⑰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上海亚东图书馆本,1920年第1版。
- ⑱ (清)诞叟:《梼杌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
- ⑲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3册,第1280页。
- ⑳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册,第1765页。
- ㉑ 张恨水:《张恨水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页。
- ㉒ 《红玫瑰》第6卷第1期,1930年3月版
- ㉓ 李涵秋:《广陵潮》,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页。
- ㉔ 杨世骥:《文苑谈往》第一集,《文明小史》,中华书局,1946年。
- ㉕ 张蕾:《儒林外史的现代波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5期。
- ㉖ 鲍昌、邱文治:《鲁迅年谱》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5页。
- ㉗ 茅盾:《印象、感想、回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 ㉘ 本文初次发表于1935年,收录于《支那文学概说》第五章戏曲小说学第四节白话小说。后收入《青木正儿全集》第一卷,春秋社,1969年,第364页。

国家图书馆

儒林外史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1]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
贵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
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功名富贵无凭据”，点出小说之题旨。

词牌名《蝶恋花》，系采用当时已流传的他人词作。

[注释]

[1] 楔子：古代戏曲剧本和长篇小说一种结构手段的名称。戏

曲中指加在第一折之前的引子或加在折与折之间的过场，功能是简单交代人物、情节，或加紧前后折联系。长篇小说则指用在开头引起正文的小故事，类似于话本小说中的“入话”。敷陈：敷演铺叙，陈述并申说。隐括：本为“櫟括”，是矫正竹木邪曲的工具。引申为就原有人物故事加以剪裁、改写，用以撮摄涵括全书。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再次强调点明“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

以当时士林常态衬托出王冕是“看得破的”，是“嶽崎磊落的人”。这是定性之语。一开始就把王冕定位在摆脱功名富贵羁縻的位置上。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嶽崎磊落的人^[1]。这人姓王^[2]，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3]。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间

吴敬梓是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凭借自己所感受到的历史人物王冕的性格气质，发挥想象力，通过虚构重新塑造出自己小说中的王冕形象。

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

善体亲心。

[注释]

[1] 嵌(qn)崎：原指山峰高峻，此用以形容人物品格卓异、不同凡俗。 [2] “这人姓王”二句：王冕(1287—1359)，字元章，元末工诗善画的高人逸士。诸暨人，幼贫为人放牛(曾号放牛翁)，常入学舍听诵书，后随韩性学，成为通儒(曾号会稽外史)。元朝秘书卿泰不花荐他入翰林院，他力辞不就，在九里山隐居。擅长画梅花，自号梅花屋主。也画竹石，诗存《竹石斋集》。小说中的王冕是经作者创作悬为理想的士人形象。 [3] 诸暨：即今浙江诸暨，在浙江省中北部，明清属绍兴府。

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指着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1]，便是七泖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

这一带顽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着两眼泪去了。

亲子之爱。

[注释]

[1] 两箭之地：古人用箭射出的距离做长度的度量，一箭的射程称为“一箭路”，有一百五十步、一百三十步、一百二十步等不同的说法。“两箭之地”指两三百步的距离，相距不远的地方。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1]，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2]，坐在柳阴树下看。

孝亲。小说中肯定性形象均具此德。

[注释]

[1] 书客：指四处流动销售书籍文具的书商、书贩。 [2] 日逐：

每日。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1]，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注释]

[1] 黄梅时候：指春末夏初梅子成熟的季节。此时江南多有雨水，俗称“黄梅雨”。

自然灵动，生气灌注，充满了生命的情趣、灵动的情志，是用白话散文写景的范文。

人与自然浑然相融，天人合一，这是作者创造的意境，也是作者追求的王冕人格境界。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1]，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

条^[2]，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方巾^[3]，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4]，两人穿玄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玄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5]。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6]，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7]，乃危老先生门生^[8]，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

开口前貌似雅士。此三人不著姓名，以见其是全书势利士绅之共影，其谈风是全书势利谈之共式。

开口不离大老。

开口不离钱。

开口不离官。

攀高结贵以吓唬百姓。为后面严贡生以及西湖斗方名士等势利人物口吻之模式。

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

[注释]

[1] 夯汉：干力气活的壮汉。 [2] 毡条：指成张的毡子，可用做屏挡或铺垫。 [3] 方巾：明代秀才以上文士所戴的方形软帽，后垂二带，是他们身份的标志，以区分于工商、医卜、星相及其它以方技谋生者等杂流。 [4] 宝蓝：指像蓝宝石一般鲜亮的蓝色。直裰（du）：古人穿的便服，是种斜领大袖、四围镶边、腰间无线道的直筒袍子。俗称直身或道袍。 [5] 危老先生：危素（1303—1372），字太朴，金溪（今属江西）人，元末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岭北行省左丞等职。入明后任翰林侍讲学士，兼弘文馆学士。后被谪居和州，不久郁郁而终。 [6] 太尊：由于明清时知府以及直隶州知州职位略同于古时的郡太守，因而有此尊称。县父母：对知县的尊称。 [7] 壬午举人：明清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乡试、会试、殿试，都是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说，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及殿试。乡试在每省的省城举行，通过乡试的士人称为“举人”，并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在京城举行，通过会试的士子称为“贡士”，可参加殿试并有机会成为“进士”。壬午举人即壬午年考中的举人。此壬午年应指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 [8] 门生：乡试以及会试考试及第者对考官自称“门生”。

胡吹得太离谱，成为笑话，适见出其无知。（后面五河县人艳谈彭老四亲昵皇帝，皇帝还拍他一下，类此。）

还是归结到做官。

人不如牛，听得腻味、反感，反感到厌弃他们所恃之书、所走之路。

历史上王冕以画梅花著称，此改为画荷，盖显崇尚自然也。

经济自立是人格自立的物质基础。书末之“市井四奇人”亦然。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1]，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2]，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注释]

[1] 胭脂铅粉：指用于作画的颜料。 [2] 没骨花卉：国画中不用墨勾线而直接以色彩或水墨点染而成的花卉绘画技法，类似于水彩画。

真学问是“文行出处”的基础内容，是贤人的基本素养。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1]，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

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

人格自立、精神自适，颇有魏晋名士的任诞风度。此王冕之“载母游春”与杜少卿之“携妻游山”，皆不同凡俗。

[注释]

[1]《楚辞图》：指根据屈原《楚辞》作品所绘的诗意图。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楚人，伟大的诗人。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因为主张革除弊政，联齐抗秦，遭奸佞谗毁，被放逐，长期浪迹于沅水湘水流域。秦军攻破郢都后，自投汨罗江而亡。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均收入《楚辞》。

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头戴瓦楞帽^[1]，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礼坐下。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2]，又是买办^[3]。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爷，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

此道过姓名，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得知道？”翟买办道：“县里人那个不晓得！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4]，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径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5]，一并送来。”秦老在傍，着实撺掇^[6]。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翟头役禀过了本官，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

衙门常态，雁过拔毛。

[注释]

[1] 瓦楞帽：又作“瓦垆帽”“瓦椽帽”。明代庶民所戴的一种帽子，以别于士大夫之方巾，因帽顶折叠似瓦楞而得名。 [2] 头役：官府中的高级差役。 [3] 买办：衙门里负责采购或兼理杂务的差役，私宅中的仆役有时也可称“买办”。 [4] 册页：也作“册叶”，书画作品的一种装裱形式，将单页小幅字画装裱成册。 [5] 润笔：指付给作诗文书画之人的报酬。 [6] 撺掇：鼓动、

怂恿。

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当下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1]，还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甚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2]。”危素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3]，故乡有如此贤士，竟坐不知^[4]，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出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5]。

以“名位”衡人。

[注释]

[1]老父台：对知县的尊称。 [2]法眼：指极高的眼力。 [3]学生：明清读书人或官场中人自称的谦辞。 [4]竟坐不知：自责失

察的意思，客套话。 [5] 侍生：明清两代官场中后辈对前辈的自称，一般用于名帖。平辈之间，或地方官员拜访乡绅，也有以此作为谦称，以示对对方的尊重。

这是前见之无名三秀才巴望的事，王冕逆势而行。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动头翁^[1]，上覆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王冕道：“头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秦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自古道，‘灭门的知县’^[2]，

脱自《孟子·万章下》。显现人格自立。

你和他拗些甚么？”王冕道：“秦老爹！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么^[3]？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去时，王相公又不肯；若要不去，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就来，一两日间好了就到。”翟买办道：“害病，就要取四邻的甘结^[4]！”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翟买办做差钱，方才应诺去了，回覆知县。

[注释]

[1]头翁：对于府州县等衙役的敬称，也称之为“头役”。 [2]灭门的知县：旧时谚语，指知县虽然官职不高，但由于直接管辖百姓，有让人家破人亡的权势。 [3]段干木、泄柳：都是古时著名的隐士。战国时魏文侯曾经登门拜访段干木，他越墙逃避。春秋时鲁穆公曾亲自拜访泄柳，请他做官，他闭门不见。 [4]甘结：古时由个人或多人联名交给官府的一种画押字据，多为保证某事，并声明若保证不实则甘愿受罚。

对时知县的心理剖析，步步推进，层层深入，婉曲入微，深揭“时人”的官场“哲学”。吴敬梓不常用这样的心理描写。

后文娄三娄四公子也存此想、仿此行。

知县心里想道：“这小厮那里害甚么病^[1]！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他看见赏他脸面，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胆见我，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道：“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2]。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

[注释]

[1] 小厮：多指年纪较小的男仆，这里意近“小家伙”，是对王冕的蔑称。 [2] 志书：即地方志。指按一定体例，记载某一时时期某一地域的疆域沿革、典章、山川、古迹、人物、物产、风俗等内容的书。若地方官有为善一方的德政，也会被记录在志书中。

次早，传齐轿夫，也不用全副执事^[1]，只带

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2]，翟买办扶着轿子，一直下乡来。乡里人听见锣响，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轿子来到王冕门首，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说道：“不在家了。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尚未回来。”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的慢条斯理！快快说在那里，我好去传！”那婆婆道：“其实不在家了，不知在那里。”说毕，关着门进去了。

与其子同样不慕势利。

[注释]

[1]全副执事：全副仪仗。明清知县因公出门，轿前的全副执事是：开道锣一，蓝伞（后改红伞）一，棍二，槊二，肃静牌二，青旗四，掌扇（一名遮阳）一。如果在非正式场合，一般只用锣、伞开道，而不用全副执事。 [2]红黑帽：明代地方官府的衙役戴红帽和黑帽，因此用作衙役代称。夜役军牢：衙门里做事的差役，官员出门时在前面喝道，官员坐堂时则站在两边排班。

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小的传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1]，小的再去传。”扶着轿子，

景观自然，不经雕凿。

过王冕屋后来。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约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还听得见。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将上去，问道：“秦小二汉，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小二道：“王大叔么？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知县变着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即回衙门去罢！”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再处置他也不迟。知县去了。

[注释]

[1] 龙驾：一般指天子的车驾。翟买办用此语表达对知县的奉承，衬托出翟买办的谄媚与不知礼仪。公馆：指公家所造的或临时布置的馆舍，用来给官员休息或住宿。

王冕并不曾远行，即时走了来家。秦老过来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执意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的这样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要相与他^[1]？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变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母亲道：“我儿，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没有。我虽年老，又无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秦老道：“这也说得有理。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有才学，谁人是识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处，或者走出些遇合来也不可^[2]。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3]，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谢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

这“酷虐小民”是贪劣官绅的要害，站在“小民”方面才能指出这点。还是孟子的传统“不以贤事不肖”——不拿自己贤人的身份去服事不肖之人。

仿效段干木、泄柳，高人之风。

与娄老劝杜少卿去大邦同调。

[注释]

[1] 相与：结交、交往。 [2] 遇合：际遇能赏识人的尊长、能合作共事的伙伴，泛指机遇。 [3] 尊堂：对他人母亲的敬称。

次日五更，王冕起来收拾行李，吃了早饭，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两拜，母子洒泪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直送出村口，洒泪而别。秦老手拿灯笼，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

秦老乡邻之义，古风可鉴。

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1]，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处，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2]，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与过往的人。每日问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叫，闹的王冕不得安稳。王冕心不耐烦，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着讥刺。也怕从此有口舌，正思

量搬移一个地方。那日清早，才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王冕见此光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我还在这里做甚么！”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旧回家。入了浙江境，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看见母亲康健如常，心中欢喜。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他慌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耿饼^[3]，拿过去拜谢了秦老。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心怀“天下”。

[注释]

[1] 会城：省会城市。 [2] 卖卜测字：即通过给人测字算卦的方式谋生。 [3] 耿饼：山东菏泽耿庄出产的柿饼，不仅味醇甘甜，而且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是有名的土产。

与马二劝学之
主旨相反；与匡超
人父母囑儿的论调
一致。

戒做官竟成为
瞋目之愿。

又过了六年，母亲老病卧床。王冕百方延医调治，总不见效。一日，母亲吩咐王冕道：“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哭着应诺。他母亲奄奄一息，归天去了。王冕擗踊哀号^[1]，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又亏秦老一力帮衬，制备衣衾棺槨^[2]。王冕负土成坟，三年苦块^[3]，不必细说。

[注释]

[1] 擗踊(p y ng): 也作“辟踊”。捶胸且以脚顿地，形容极度悲哀。擗，捶胸。踊，顿足。 [2] 棺槨: 古代的棺木有两重，在内者称为“棺”，在外者称为“槨”。 [3] 苦(sh n)块: “寝苦枕块”的简称。三年都要铺草苦，枕土块，是古时居父母或君师之丧的礼仪。

到了服阕之后^[1]，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方国珍据了浙江^[2]，张士诚据了苏州^[3]，

陈友谅据了湖广^[4]，都是些草窃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5]，得了金陵^[6]，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提兵破了方国珍，号令全浙，乡村镇市，并无骚扰。

[注释]

[1]服阕(què)：服丧期满，除去孝服。 [2]方国珍：(1319—1374)，名珍，字国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元末浙东武装割据势力首领。世以贩盐浮海为生，至正八年(1348)打劫元政府的漕运粮食，进攻浙东沿海。后降元，割据温州、台州、庆元三路。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投降朱元璋，明初授广西行中书省左丞銜。 [3]张士诚：(1321—1367)，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大丰西南白驹)人，元末割据江浙一带的武装首领，元至正十四年(1354)，自称诚王，立国号大周，年号天祐。至正二十三年(1363)，杀死红巾军领袖刘福通，自称吴王。后在与朱元璋的交战中屡屡落败。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军攻破平江城，张士诚被俘后自缢死。 [4]陈友谅：(1320—1363)，沔阳(今属湖北)人。渔民出身，曾为县吏。至正十一年(1351)，参加徐寿辉红巾军。至正二十年(1360)，杀徐寿辉，称帝，国号汉，年号大义。至正二十三年(1363)，与朱元璋大战于鄱阳湖，兵败，在九江口中流矢而死。 [5]太祖皇帝：即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明朝的开国皇帝。父、母、兄相继去世后孤无所依，曾入皇觉寺为僧。元至正十二年(1352)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逐渐成为起义军中的重要将领。至正十六年(1356)，称吴国公。至正二十四

年（1364）即吴王位。在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后，于公元1368年建都南京，定国号为“明”，年号“洪武”。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 [6]金陵：即今江苏南京。战国时楚威王曾筑金陵邑于今南京之清凉山，后金陵便成为南京的别称。

写朱元璋皆从正面着笔。

一日，日中时分，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为头一人，头戴武巾^[1]，身穿团花战袍^[2]，白净面皮，三绺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首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动问一声，那里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这里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来晋谒。”吩咐从人都下了马，屯在外边，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王冕道：“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的便是。因平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王冕道：“乡民肉眼不识，原来就是王爷。但乡民一介愚人，怎敢劳王爷贵步？”吴王道：“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

生儒者气象，不觉功利之见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促膝谈到日暮。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自捧出来，陪着。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这日，秦老进城回来，问及此事。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向年在山东相识的，故此来看我一看。说着就罢了。

“仁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

与全书势利眼之瞎吹攀结高贵形成鲜明对比。

[注释]

[1] 武巾：武士所戴的头巾。 [2] 团花：指外轮廓为圆形的装饰纹样。战袍：为古代便于骑射的一种长军衣。

不数年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1]，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进城里，回来向王冕道：“危老爷已自问了罪，发在和州去了。

命降臣守忠臣墓是嘲弄性的惩罚，嘲弄危素也就嘲弄了前面的无名三秀才。

“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天目山樵评）作者的重心落在“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士为获取功名富贵而看轻“文行出处”，就造成一代文人的精神危机——“有厄”。这是王冕也是作者的着眼点。《儒林外史》要写出一代文人之厄，而非个人之厄，所以是“史”；是官定“正史”所不愿写也写不出的史“外之史”。

象征着小说所写的肯定性人物。可见看此小说不单要看否定性人物。

我带了一本邸抄来与你看^[2]。”王冕接过来看，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大怒，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3]。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4]：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5]。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6]。”说着，天色晚了下来。此时正是初夏，天时乍热，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两人小饮。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7]，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及不见了！”当夜收拾家伙，各自歇息。

[注释]

[1] 定鼎应天：明太祖朱元璋将元代的集庆路改名为应天府，并在此登基。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北京称为京师，将原来的京师作为留都，并保留了一套中央机构，称为“南京”。 [2] 邸抄：汉代地方权贵在京城设“邸”，邸中抄录朝廷诏令章奏等文件给他们看，称“邸钞”，或邸报，历代相沿。 [3] 和州：明清时的直隶州，辖境相当今安徽和县、含山等地。余阙：（1303—1358），元人，以淮南行省右丞之职镇守安庆，被陈友谅等人攻破城池后自刭而亡，明初追谥忠宣。危素身为元臣却又降明为臣，明太祖贬他去守余阙墓，对他是一种嘲弄性的惩罚。 [4] 礼部：中央机构所设六部之一，管理国家的典章制度、祭祀、学校、科举及接待四方宾客等事。 [5] 《五经》《四书》：《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从北宋熙宁四年（1071）开始，科举考试改变了其前以考试诗、赋为主的状况，以考试经义为主。而专取《五经》《四书》进行命题则从元代开始。明清科举乡试、会试都要考三场，第一场考《五经》《四书》。《四书》需要考生全部掌握，而《五经》则只需学习通晓其中一经，并在考场中选取所学经书的考题作答便可。八股文：即明清科举考试中考《五经》《四书》所必须采用的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在后四个部分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有此称。又被称为制艺、制义、经义、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等，是宋元以降在科举考试中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产物。 [6] 文行出处（ch）：指文章（学问）、德行的修为，对待出仕、退处的伦理大节。 [7] 贯索犯文昌：即贯索星侵犯了文昌星，象征世上文人将有灾难。贯索，星座名，属天市垣，共九星，连锁在一起，有“天牢”之称，同时也喻意

牢狱。文昌，星座名，共六星，在斗魁之前，形成半月形状。文昌六星，又名文曲星，在神话中是主宰功名禄位的，旧时传说也主文运。

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1]，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初时不在意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2]。

似段干木、泄柳之为逸士高人。

[注释]

[1] 布政司：明初分全国为十三个承宣布政司，长官称布政使，掌管一省的行政事务，包括民政、田赋、户籍等。后以巡抚主持一省政务，布政使成为巡抚之下专管民政财政的官员，又称“藩司”“藩台”等。 [2] 会稽山：山名，在今浙江绍兴东南。

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员官，捧着诏书^[1]，带领许多人，将着彩缎表里^[2]，来到秦老门首，见秦老八十多岁，须鬓皓然，手扶拄杖。那官与他施礼，秦老让到草堂坐下。那官问道：“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3]，下官特地捧诏而来。”秦老道：“他虽是这里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秦老献过了茶，

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见蠨蛸满室^[4]，蓬蒿满径^[5]，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仍旧捧诏回旨去了。

[注释]

[1] 诏书：皇帝布告臣民的命令文书。 [2] 表里：也作“表礼”，指赏赐或赠送给别人的衣料。 [3] 咨议参军：官名。晋代公府均设有咨议参军，为参谋军事、供官长咨询顾问的官员。明初也曾一度设置，据《明史·王冕传》，朱元璋攻下婺州后，曾授予王冕谏议参军之职。 [4] 蠨蛸 (xi o sh o)：蜘蛛的一种，脚很长。这里借指蜘蛛网。 [5] 蓬蒿：蓬草和蒿草，泛指荒草。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寿终于家。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意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这不过是个楔子，下面还有正文。

不做官旨在不
追求功名富贵。

[点评]

《儒林外史》让正反两类人物在各自的世界里活动，但两类人物文化品格是互成反照的，从而建构起一个褒贬对比的深层结构框架。“楔子”里与王冕成反照的有：朝廷重臣危素品行有亏而装作德高望重，是权势的代表；

“时仁”知县，趋炎附势，巴结权贵，“酷虐小民”，是州县“父母官”的代表；翟买办是“狗眼看人低”的走狗奴才，因无知而把无耻表现得很直露，是夏总甲一流人物；三个无名秀才胖子、瘦子、胡子，是全书势利士绅的“影子”，“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卧评），令人想起“五河县势利熏心”者的势利谈和西湖斗方诗人等等假名士的自我吹嘘。“楔子”里站在王冕一边的有王母、秦老。这双方的对比，是全书总体结构的一个缩影，是可以“隐括全文”的。而站在舞台中心的是王冕，他如何“敷陈大义”呢？他有三个“自”：

天人交融 崇尚自然

历史上的王冕以画梅著名，吴敬梓何故偏偏别出心裁写他画荷？荷的特性：不沾泥秽心冰洁，不显妖媚溢清香，纯属自然。吴敬梓强调的就是纯任自然，为把王冕的童年塑造成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范例，改为画荷。王冕眼中雨后湖上的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那么自然、淡雅，充满了生命的情趣，充满了灵动的情志。这不仅陶冶了他幼小的心灵，也是他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的写照。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王冕想“人在画图中”，是的，人与自然浑然相融，天人合一，这是作者追求的王冕人格境界，甚至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把功名富贵等异己力量所异化的人生，拉回到道家的“人的自然化”和儒家的“自然的人化”相融合的状态，让七泖湖畔的湖光荷色对他人生哲学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人生境界的追求发挥启蒙性的作用。

仁义为本 人格自立

王冕劝朱元璋要行仁义，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已见本书导读之三，此不赘述。诸暨县知县时仁命翟买办召见王冕，王冕辞曰：“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此义出自《孟子·万章下》：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非其招不往也。”

孟子此语表现了儒家关于贤人人格的理想。孟子认为，在位者必须师事贤人，如有事相商，就要亲自登门拜访，不可大模大样地召贤人来见自己。而贤人呢，则应当拒绝这种召见，“不以贤事不肖”。吴敬梓写王冕拒绝时知县的召见，不仅是“非其招不往”——不是自己所应该接受的召唤之礼，就不去；而且是“不以贤事不肖”，决不屈身去听“酷虐小民”的“不肖”知县之召，他的拒绝和趋避，正是贤人理想人格的表现。

弃绝功名 精神自适

听了三个无名秀才的势利谈，他感到那不是自己愿意走的路，于是也不买他们所凭恃的书了，走自己的自学之路。“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随着好学勤学，他的天性不断为理性所充实，具备了理性觉悟的条件——广博的知识，能撷取多种思想文化养料，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坚持自己的“文行出处”的理性依据。他不

与“酷虐小民”的官府和富人沆瀣一气，凭自己的一技之长过着人格自立、精神自适的生活。他不受皇帝的封授，仿效段干木、泄柳等逸士高人的风致躲避做官，弃绝功名富贵而隐居山林。他敏锐地批评八股取士的荣身之路会使一代文人看轻文行出处而致精神危机。

正是这位寄托着作者理想和追求的人物，有资格站在百年鸟瞰的时空之巅，充任“先知”和“预言者”的角色。在主干剧情展开之前，他站在大幕前点题：八股科举“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成为贯串全剧的思想线索，确实起了“敷陈大义”的作用。他以深沉的语调预言：“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这成为笼罩全剧的悲凉基调。他又指着纷纷坠向东南的百十个小星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在造成时空的推移感和距离感后，才缓缓拉开大幕，他隐到幕后，而他的话音回荡于全剧始终。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1]

话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叫做薛家集。这集上有百十来人家，都是务农为业。村口一个观音庵，殿宇三间之外，另还有十几间空房子，后门临着水次。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个和尚住持。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这庵里来同议。

孔子任中都宰的地方，出闵子骞。

薛家集的大会堂。

[注释]

[1] 孝廉：孝指孝悌者，廉指清廉之士，原是汉代选拔人才的两种科目，后往往合为一科。也指被荐举推选的士人。明清两代则成为对于举人的别称。村学：私塾的一种，指乡村办的民间学

堂。同科：即同年，明清科举考试中同科考中的举人、进士互相之间的称谓。蒙师：幼童刚开始接受教育称为“开蒙”，教授蒙童的教师叫“蒙师”。

那时成化末年^[1]，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约齐了，都到庵里来议闹龙灯之事。到了早饭时候，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来与诸位见节^[2]，都还过了礼。申祥甫发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岁，也该把菩萨面前香烛点勤些！阿弥陀佛受了十方的钱钞，也要消受。”又叫：“诸位都来看看，这琉璃灯内^[3]，只得半琉璃油！”指着内中一个穿齐整些的老翁，说道：“不论别人，只这一位荀老爹，三十晚里还送了五十斤油与你，白白给你炒菜吃，全不敬佛！”和尚陪着小心，等他发作过了，拿一把铅壶，撮了一把苦丁茶叶，倒满了水，在火上燎的滚热，送与众位吃。

总甲的亲家就有偌大气势。

封建社会是“多等级的阶梯”，总甲已如此威风，总甲的亲家就可训斥老和尚。

[注释]

[1] 成化：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1465—1487年。以八股文为文格始于成化，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 [2] 见

节：拜节的礼仪，此指拜年。 [3] 琉璃灯：用琉璃制作的灯具，多用于寺庙中。

荀老爹先开口道：“今年龙灯上庙，我们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正说着，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旧年新参的总甲^[1]。夏总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驴牵在后园槽上，卸了鞍子，将些草喂的饱饱的。我议完了事，还要到县门口黄老爹家吃年酒去哩。”吩咐过了和尚，把腿跷起一只来，自己拿拳头在腰上只管捶。捶着，说道：“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2]，那一位不送帖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打紧又被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个前失^[3]，把我跌了下来，跌的腰胯

用已近于现代小说的散文语言白描夏总甲肖像，显示其身份性格。可作“《儒林外史》是最接近现代小说的古典小说”之一证。

小人得志，故说反话，装腔作势。

一面倚官仗势，到村里摆出“大人物”的嘴脸；一面向乡人吹嘘自己在城里吃得开，鲁迅写的阿Q亦然。

生疼^[4]。”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备了个豆腐饭邀请亲家^[5]，想是有事不得来了。”夏总甲道：“你还说哩。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就像今日请我的黄老爹，他就是老爷面前站得起来的班头^[6]。他抬举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黄老爹，我听见说他从年里头就是老爷差出去了。他家又无兄弟、儿子，却是谁做主人？”夏总甲道：“你又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请，李老爹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摆在黄老爹家大厅上。”

戳穿。

妆大。

找个遁词圆
谎，强词夺理。

[注释]

[1]总甲：元明以来乡镇职役名称。明清赋役制度，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每里设总甲一人，负责承应官府分配给一里的捐税和劳役，包括传达公事、催促税粮、摊派公务等。 [2]三班六房：明清州县衙门中吏役的总称。三班指分掌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班、皂班和壮班，属于衙门里的差役；六房指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的书办、胥吏。 [3]瞎眼的亡人：詈词，斥骂的话。 [4]生疼：很疼之意。 [5]豆腐饭：指简薄的饭菜，自谦之语。 [6]班头：指衙门中某一班差役的头目。

说了半日，才讲到龙灯上，夏总甲道：“这样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烦管了。从前年年是我做头，众人写了功德^[1]，赖着不拿出来，不知累俺赔了多少。况今年老爷衙门里，头班、二班、西班、快班，家家都兴龙灯，我料想看个不了，那得功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但你们说了一场，我也少不得搭个分子，任凭你们那一位做头。像这荀老爹，田地又广，粮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们各家照分子派，这事就舞起来了。”众人不敢违拗，当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2]，其余众户也派了，共二三两银子，写在纸上。和尚捧出茶盘——云片糕、红枣，和些瓜子、豆腐干、栗子、杂色糖，摆了两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来。

见过大世面。

[注释]

[1] 功德：泛指念佛、诵经、布施等佛事。这里指为敬神礼佛闹龙灯之事所认下的捐款。 [2] 捺：原指用手向下按，这里含有软逼之意。

申祥甫又说：“孩子大了，今年要请一个先

谀词。夏总甲自己只敢攀到班头黄老爹，还不敢攀到“县主”。

“咱衙门”！
口气多大！

即下文王举人所称“顾二哥”，活显二人不同声口。

生。就是这观音庵里做个学堂。”众人道：“俺们也有好几家孩子要上学。只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婿，夏老爹时刻有县主老爷的牌票^[1]，也要人认得字。只是这个先生，须是要城里去请才好。”夏总甲道：“先生倒有一个。你道是谁？就是咱衙门里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2]，姓周，官名叫做周进，年纪六十多岁，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3]，却还不曾中过学^[4]。顾老相公请他在家三个年头，他家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5]，和咱镇上梅三相一齐中的^[6]。那日从学里师爷家迎了回来^[7]，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红绸，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大吹大打，来到家门口。俺合衙门的人都拦着街递酒。落后请将周先生来，顾老相公亲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点了一本戏，是梁灏八十岁中状元的故事^[8]。顾老相公为这戏，心里还不大喜欢，落后戏文内唱到梁灏的学生却是十七八岁就中了状元，顾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儿子发兆^[9]，方才喜了。你们若要先生，俺替你吧周先生请来。”众人都说是好。吃完了茶，和尚又

下了一箸牛肉面吃了，各自散讫。

和尚下牛肉面。

[注释]

[1] 牌票：旧时官方为某具体目的而填发的固定格式的书面命令，差役执行时持为凭证。 [2] 户总科提控：户总科即州县衙门中的户房。是对于户房中掌管户口钱粮的书办的恭维称呼。

[3] 头名：明清士人必须要在童子试中连续通过县试、府试以及院试三级考试才能考上秀才。这里的头名仅指童子试中县试的第一名，还不是秀才。 [4] 中过学：指考上秀才。童生考上秀才，便当地的官学中有名籍，又称为“生员”，故称为“入学”。夏总甲以为秀才也是一种科名，因此套用乡试中举人、会试中进士的说法，将考取秀才称为“中过学”，这显现其缺少知识而又自以为是。 [5] 小舍人：宋元以来俗称显贵子弟为舍人。 [6] 梅三相：“梅三相公”的省称，明清时将秀才尊称为相公。 [7] 学里师爷：指县学的学官，又称为“学师”。明代府学有教授，州学有学正，县学有教谕，都是掌管教诲所属生员的学官，另外各级学校还都设有作为学官副职的若干名训导。“师爷”是官府里的幕宾。夏总甲将县学教官与师爷混为一谈，也显示出了其缺少知识。 [8] 梁灏：又作“梁颢”，字太素，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于北宋雍熙二年（985）中进士。世间有其八十二岁中状元的传说。 [9] 发兆：讨个吉利。

以上算第一幕，以夏总甲为贵人的乡村富贵场，这是周进生活的典型环境。以下转入第二幕：周进与梅秀才。

次日，夏总甲果然替周先生说了，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1]，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约定灯节后下乡^[2]，正月二十开馆。

[注释]

[1] 馆金：指做学堂老师所得的酬劳。 [2] 灯节：即农历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也称元宵节，由于有上元张灯的风俗，因此也叫灯节。另据清富察敦崇所撰之《燕京岁时记》：正月十三以至十七日都称之为“灯节”，而十五日则称为“正灯节”。

新方巾急于显摆，正好对上“旧毡帽”。

狗吠穷人，狗叫声中出场。

塾师职业批改作业和久坐板凳所致。精准白描衣饰肖像。

孙子辈反成“老友”，祖父辈竟成“小友”！

到了十六日，众人将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备酒饭，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时候^[1]，周先生才来。听得门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玄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申祥甫拱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周进就问：“此位相公是谁？”众人道：“这是我们集上在庠的梅相公^[2]。”周进听了，谦让不肯僭梅玖作揖^[3]。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进再三不肯。众人道：“论年纪也是周先生长，先生请老实些罢。”梅玖回过头来向众人道：“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4]。只是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

[注释]

[1] 巳牌：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古代以十二地支计时，把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合现在两个小时，用子丑寅卯等表示。宋代在每一时辰有官员进牌奏时正，由官府打鼓报时，故称某时为某牌。 [2] 在庠（xiáng）：指已有秀才的身份。庠为古代的学校，科举时代则指府、州、县各级官学，在童生考上秀才后便要进入地方的各级官学。 [3] 僭梅玖作揖：古人在交际场合一般按地位、年纪、辈分等安排先后入座的顺序，尊者先入座，并要向大家作揖或拱手。周进虽然年纪较大，但因为还是童生，所以不肯在秀才梅玖之前作揖入座。僭，僭越本分之意。 [4] 序齿：按年龄长幼排定先后次序。齿，指年龄。

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1]，称童生是“小友”^[2]。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就如女儿嫁人的：嫁时称为“新娘”，后来称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与人家做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做“新娘”。

作者直接出面解说，可见是关键处。

比拟不伦，寓有讥诮。

[注释]

[1] 士大夫：指有官职的人，也可用作有声望的读书人的通称，这里指后者。儒学生员：指通过童子试进入县学、州学、府学的秀才。 [2] 童生：未曾考上秀才的士子的称谓，也称为“生

童”“儒童”。

心有不甘，冲撞“规矩”。

闲话休题。周进因他说这样话，倒不同他让了，竟僭着他作了揖。众人都作过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其余都是清茶。吃过了茶，摆两张桌子杯箸，尊周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众人序齿坐下，斟上酒来。周进接酒在手，向众人谢了扰，一饮而尽。随即每桌摆上八九个碗，乃是猪头肉、公鸡、鲤鱼、肚、肺、肝、肠之类。叫一声“请！”一齐举箸，却如风卷残云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时，一箸也不曾下。申祥甫道：“今日先生为甚么不用肴馔？却不是上门怪人^[1]？”拣好的递了过来。周进拦住道：“实不相瞒，我学生是长斋^[2]。”众人道：“这个倒失于打点。却不知先生因甚吃斋？”周进道：“只因当年先母病中，在观音菩萨位下许的，如今也吃过十几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吃斋，倒想起一个笑话，是前日在城里我那案伯顾老相公家听见他说的^[3]。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众人都停了箸听他念

称为“宝塔诗”。

诗。他便念道：“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罢，说道：“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一个着！”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笑起来。周进不好意思。申祥甫连忙斟一杯酒道：“梅三相该敬一杯。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该罚该罚！但这个话不是为周长兄，他说明了是个秀才。但这吃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个母舅，一口长斋，后来进了学，老师送了丁祭的胙肉来^[4]，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吃，圣人就要计较了：大则降灾，小则害病。’只得就开了斋。俺这周长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来，不怕你不开哩。”众人说他发的利市好^[5]，同斟一杯，送与周先生预贺，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只得承谢众人，将酒接在手里。厨下捧出汤点来，一大盘实心馒头，一盘油煎的杠子火烧^[6]。众人道：“这点心是素的，先生用几个。”周进怕汤不洁净，讨了茶来吃点心。

周进憾恨的是没有秀才资格，新秀才就专拣周进痛极之处猛戳，刻毒！小人初得志，就挖空心思作践未得志之同类，以显自己优越。

言外之意“你周进又不是秀才。”一而再再而三，残忍至极！

在人淌血的伤口再添上一撮盐，以别人之痛苦，作自己之快乐。

不剖析心理，只写观察所见。已显深悲巨痛。此时哭不出声，但眼泪已蓄满待爆。

[注释]

[1] 上门怪人：俗语，意为到别人家做客嫌饭菜不好或是不合胃口。 [2] 长斋：指长期素食。 [3] 案伯：童子试后的录取名单称为“案”，同一年考取的秀才彼此称同案，这是仿照乡试、会试中的同年关系而来。士人将父亲的同年称为“年伯”，但不应将同年的父亲也称为“年伯”。在这里，梅玖在“同案”和“年伯”的基础上创出了“案伯”的称呼用来称呼同案的父亲顾提控，显示出其不学无术并且急于攀附。 [4] 丁祭的胙（zuò）肉：祭祀孔子时所供的生肉。古时于每年农历二月、八月第一个丁日举行春秋二祭，祭祀孔子，称丁祭，也称为祭丁。有秀才身份的人在丁祭后可以分到供肉。 [5] 利市：吉利；好运气。 [6] 杠子火烧：又称为“杠子火烧”，是一种面食，外面有一层金黄色的脆皮。由于做火烧的面很硬，手揉不动，需要用木杠翻压，因此得名。

内中一人问申祥甫道：“你亲家今日在那里？何不来陪先生坐坐？”申祥甫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又一个人道：“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牙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顽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房子盖的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荀老爹向申祥甫道：“你亲家自从当了门户，时运也算走顺风，再过两年，只怕也要弄到黄老爹的意思

周进每年馆金
仅十二两。

哩。”申祥甫道：“他也要算停当的了^[1]。若想到黄老爹的地步，只怕还要做几年的梦。”梅相公正吃着火烧，接口道：“做梦倒也有些准哩。”因问周进道：“长兄这些年考校^[2]，可曾得个甚么梦兆^[3]？”周进道：“倒也没有。”梅玖道：“就是侥幸的这一年^[4]，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头上，惊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头，就像还有些热。彼时不知甚么原故，如今想来，好不有准！”于是点心吃完，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灯时候，梅相公同众人别了回去。申祥甫拿出一副蓝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观音庵歇宿；向和尚说定，馆地就在后门里这两间屋内。

[注释]

[1] 停当：妥当，这里引申为顺当、顺利。 [2] 考校：考试。 [3] 梦兆：梦中所预示的征兆。 [4] 侥幸：指考上秀才，客套话。

处心积虑，见缝插针，不放过任何机会再发起攻击。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品质恶劣。

敢于如此编梦欺人，胡吹胡说，一方面是小人初得志之忘形，另一方面也是他料定周进不敢生疑。

直到开馆那日，申祥甫同着众人领了学生来，七长八短几个孩子，拜见先生。众人各自散

了。周进上位教书。晚间学生家去，把各家贄见拆开来看^[1]，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周进一总包了，交与和尚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一时照顾不到，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气不了。周进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导。

[注释]

[1] 贄见：见面礼。

以下算第三
幕：周进与王举人。

不觉两个多月，天气渐暖，周进吃过午饭，开了后门出来，河沿上望望。虽是乡村地方，河边却也有几树桃花柳树，红红绿绿，间杂好看。看了一回，只见蒙蒙的细雨下将起来。周进见下雨，转入门内，望着雨下在河里，烟笼远树，景致更妙。这雨越下越大，却见上流头一只船冒雨而来。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芦席篷，所以怕雨。将近河岸，看时，中舱坐着一个人，船尾坐着两个从人，船头上放着一担食盒。将到岸边，那人连呼船家泊船，带领从人，走上岸来。周进看那

人时，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髭须，约有三十多岁光景。走到门口，与周进举一举手，一直进来，自己口里说道：“原来是个学堂。”周进跟了进来作揖，那人还了个半礼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进道：“正是。”那人问从者道：“和尚怎的不见？”说着，和尚忙走了出来道：“原来是王大爷。请坐。僧人去烹茶来。”向着周进道：“这王大爷就是前科新中的^[1]。先生陪了坐着，我去拿茶。”

举人气派。目中无人，连梅玖的假让坐都不屑。

中了举就可以称老爷了。

[注释]

[1] 前科：指前一科的乡试。

那王举人也不谦让，从人摆了一条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进下面相陪。王举人道：“你这位先生贵姓？”周进知他是个举人，便自称道：“晚生姓周^[1]。”王举人道：“去年在谁家做馆？”周进道：“在县门口顾老相公家。”王举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2]？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3]，不差不差。”周进道：“俺这顾东家，老先生也是相与的？”

点出你只是参加童生考试，还不是秀才，比我差远着呢。

王举人道：“顾二哥是俺户下册书^[4]，又是拜盟的好弟兄^[5]。”

[注释]

[1] 晚生：晚辈对前辈的自谦之称。旧时不论年纪大小，社会地位较低之人在地位较高之人面前都可称“晚生”。 [2] 案首：指童子试中县试的第一名。 [3] 做馆：又称为“坐馆”，指任塾师。 [4] 户下册书：“册书”指承包收取若干户钱粮的税吏。王举人户下的钱粮由顾提控承包收取，因此称为“户下册书”。 [5] 拜盟：通过一定仪式结拜成义兄弟的关系。

须臾，和尚献上茶来吃了。周进道：“老先生的朱卷是晚生熟读过的^[1]。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举人道：“那两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进道：“老先生又过谦了。却是谁作的呢？”王举人道：“虽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那时头场^[2]，初九日^[3]，天色将晚，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自己心里疑惑，说：‘我平日笔下最快，今日如何迟了？’正想不出来，不觉磕睡上来，伏着号板打一个盹^[4]，只见五个青脸的人跳进号来，中间一人，手里拿着一枝大笔，把俺头上点了一点，就跳出去了。随即一个戴纱

故弄玄虚，自神其神。

与梅玖一样编梦欺人。

帽、红袍金带的人^[5]，揭帘子进来，把俺拍了一下，说道：‘王公请起。’那时弟吓了一跳，通身冷汗，醒转来，拿笔在手，不知不觉写了出来。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弟也曾把这话回禀过大主考座师^[6]，座师就道弟该有鼎元之分^[7]。”

拙劣的自编自演，意在显示：中举是福有独钟的天命，以此优越感从精神上压垮周进。

[注释]

[1] 朱卷：明清两代，在乡试及会试场内考生都用墨笔作答，称之为“墨卷”。为了防止考官舞弊，试卷收取后先要经历一系列程序，首先是弥封糊名。然后送到誊录所，由专门的誊录生用朱笔誊写一遍，只编号码，不写姓名，称为“朱卷”。此后朱卷和墨卷再送到对读所，由专人对读，对读无误后才将朱卷送与考官评阅。此外，主考官会选刊自己所录取的优秀士子的考卷，考中的士子也会将本人在场中所作之文刊印出来，也叫“朱卷”。这里应指后者。 [2] 头场：明清乡试和会试都要考三场，这是指乡试第一场。 [3] 初九日：明清乡试的第一场在八月初九日举行。 [4] 号板：明清乡试、会试在贡院中进行，贡院中有许多仅能容纳一人小隔间，按《千字文》编号，称为“号舍”。号舍中有两块可移动的木板，白日一块板当桌子，一块板当凳子，供考生坐着答卷；晚上两块并放当床板，让考生可以伸足而卧，这两块板称为“号板”。 [5] 纱帽：纱制官帽，明代作为文武官员的常用礼服，后泛指官帽，并常作为官员的代称。 [6] 座师：明清两代考中举人、进士之人对主考官的尊称，有时也称为“座主”。 [7] 鼎元：状元的别称。明清科举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三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称为三鼎甲。状元为鼎甲之首，

故有此称。

正说得热闹，一个小学生送仿来批^[1]，周进叫他搁着。王举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仿，俺还有别的事。”周进只得上位批仿。王举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们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来，叫和尚拿升米做饭。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周进道：“我方才上坟回来，不想遇着雨，耽搁一夜。”说着，就猛然回头，一眼看见那小学生的仿纸上的名字是荀玫，不觉就吃了一惊。一会儿咂嘴弄唇的，脸上做出许多怪物像。周进又不好问他，批完了仿，依旧陪他坐着。他就问道：“方才这小学生几岁了？”周进道：“他才七岁。”王举人道：“是今年才开蒙？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进道：“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开蒙的时候，他父亲央及集上新进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说自己的名字叫做‘玖’，也替他起个‘王’傍的名字发发兆，将来好同他一样的意思。”

白话语言生动。

[注释]

[1] 仿：学生依照字帖习字的作业。

王举人笑道：“说起来，竟是一场笑话。弟今年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县里没有这一个姓荀的孝廉，谁知竟同着这个小学生的名字。难道和他同榜不成！”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道：“可见梦作不得准！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为主，那里有甚么鬼神！”周进道：“老先生，梦也竟有准的。前日晚生初来，会着集上梅朋友，他说也是正月初一日，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他头上，他这年就飞黄腾达的。”王举人道：“这话更作不得准了。比如他进过学，就有日头落在他头上，象我这发过的^[1]，不该连天都掉下来，是俺顶着的了？”彼此说着闲话，掌上灯烛，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2]。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

说梦、说鬼神，前后都自相矛盾，信口雌黄，恣意糊弄周进，而周进却都愚信盲从。

拿班做势，借梦发挥，举人不屑与秀才为伍，功名高一等就高一重天！

两种吃食两重天！

水。周进也吃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

[注释]

[1] 发过的：指考中举人的，中举又称为“发解”。 [2] 春台：长方形的饭桌。

神来之笔！留下什么样的人生况味给周进咀嚼回味？

次早，天色已晴，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自这一番之后，一薛家集的人都晓得荀家孩子是县里王举人的进士同年^[1]，传为笑话。这些同学的孩子赶着他就不叫荀玫了，都叫他“荀进士”。各家父兄听见这话，都各不平，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说他是封翁太老爷^[2]，把个荀老爹气得有口难分。申祥甫背地里又向众人道：“那里是王举人亲口说这番话？这就是周先生看见我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几个钱，捏造出这话来奉承他，图他个逢时遇节，他家多送两个盒子。俺前日听见说，荀家炒了些面筋、豆腐干送在庵里，又送了几回馒头、火烧，就是这些原故了。”

众人都不喜欢，以此周进安身不牢；因是碍着夏总甲的面皮，不好辞他，将就混了一年。后来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

飞短流长，往往伤人。

[注释]

[1] 进士：会试中式者称为贡士，并参加殿试。殿试定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他们都通称“进士”。 [2] 封翁：古代子孙显贵，父祖按例受朝廷封典，称为封翁，也称为封君。

那年却失了馆，在家日食艰难。一日，他姊丈金有余来看他，劝道：“老舅，莫怪我说你，这读书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难了。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只管‘粮不粮莠不莠’的到几时^[1]？我如今同了几个大本钱的人到省城去买货，差一个记账的人，你不如同我们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伙内，还是少了你吃的、穿的？”周进听了这话，自己想：“‘瘫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有甚亏负我？”随即应允了。

进入第四幕：
周进撞号板。

点睛“求功名的事”。

周进“孤身一人”，家境凄凉。

[注释]

[1] 稂 (láng) 不稂莠 (y u) 不莠: 稂、莠都是杂草, 意为既不像稂也不像莠, 比喻不成材、没出息。

金有余择个吉日, 同一伙客人起身, 来到省城杂货行里住下。周进无事, 闲着街上走走, 看见纷纷的工匠都说是修理贡院。周进跟到贡院门口, 想挨进去看, 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晚间向姐夫说, 要去看看。金有余只得用了几个小钱, 一伙客人都也同了去看, 又央及行主人领着^[1]。行主人走进头门, 用了钱的并无拦阻。到了龙门下^[2], 行主人指道: “周客人, 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 行主人指道: “这是天字号了^[3], 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 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 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 长叹一声, 一头撞在号板上, 直僵僵不省人事。只因这一死, 有分教:

如回末联语所云“累年蹭蹬, 终岁凄凉”, 累积越深则爆发越烈。

累年蹭蹬, 忽然际会风云; 终岁凄凉, 竟得高悬月旦^[4]。

[注释]

[1]行(háng)主人:城市中的商人有行会组织,常由同乡或同业者组成,设有公馆或会所。这些公馆或会所的管理者称为“行主人”。[2]龙门:科举考场的正门。古有鲤鱼跳龙门化为龙的传说,龙门也就是预祝考生能考中科名的意思。唐代以来,考中进士的人也叫“登龙门”。[3]天字号:贡院的号舍按《千字文》编号,《千字文》第一个字就是“天”,所以先从“天字号”开始看起。[4]月旦:《后汉书·许劭传》,汝南许劭与许靖都很有声名,他们喜好一起品评乡党人物,每月初一(月旦)更换品评内容。后称品评人物为“月旦评”,或省称“月旦”。此暗喻科举之考选人物。

未知周进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点评]

小说正文的头两回就写周进、范进这“二进”,这取名有讲究吗?小说第四十九回庄绍光以《周易》上的“亢龙”比喻马二的“知进而不知退”,原来《易·乾》有:“上九,亢龙有悔。”易传的《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古人把“进退”与“出处”同列为大节,两者之间含义有交叉重叠,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唐白居易《与元九书》);“于出处、进退、取与之大节,未尝敢陨越也。”(清吴定《紫石泉山房记》)。所以“知进而不知退”,在特定领域即:只知一味求进出仕而不知退处。周

进、范进这“二进”与马二一样，在八股科举的阶梯上，都是只“知进而不知退”的沉迷者。

天下之大一开始为何选在山东汶上县？原来这是孔子唯一担任过地方官——中都宰的地方，当年经孔夫子兴行教化，庶几成为礼乐之乡，还产生过大孝子闵子骞。成化年间明朝始行八股科举，如今“成化末年”，礼乐之乡已成了势利之乡。

本回像“四幕剧”渐次展开，每幕基本上就一个场景、两三个主要人物，第一、三幕地点都集中在观音庵，很像话剧舞台。

第一幕序幕 乡村的势利场。薛家集的“议院”在观音庵开会议决大事，“议员”们齐集敬候大人物主持。大人物一到，“一屁股就坐在上席”，目中无人，只吩咐把他的“坐驴”喂饱，这里议完事还要赶到“县门口”差役的班长家吃年酒呢。原来他就是县衙的差役、又当了本地的总甲夏某，到乡下来他就是象征权力的贵要，他的亲家倚他的权势在此“为头”，代表他领导首富荀老爹等集资办地方公事。这就是乡里的功名富贵的体制。夏总甲以委屈的口气吹嘘自己作为大人物如何忙得不可开交，活灵活现地表现“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闲斋老人序）的丑态。这就是周进生活的势利环境。

第二幕 梅三相戏侮周童生。最低的“富贵”就肆意骄人傲人，最低的“功名”也一样放肆地骄人傲人。开馆那天，薛家集的头面人物在观音庵照惯例设宴招待新塾师。在一阵狗吠声中他出场了：“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玄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

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一副落拓、古板的穷塾师肖像，连衣裳的补丁都有鲜明的坐冷板凳和批仿的职业特征。这是多么精确的细节描写！

梅三相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对象做衬托来夸耀自己。他的“新方巾”与周进的“旧毡帽”恰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按年龄，他该是周进的孙辈，但在科举制度的等级上，他却比周进高一等，他的新方巾是周进巴望梦想了几十年而得不到的。他便抓住这个致命的弱点残忍地要侮周进：入席时就用“老友（秀才）是从来不同小友（童生）序齿”的“学校规矩”——制度的力量，压低周进。席间他恶作剧编一首宝塔诗：“呆，秀才，吃长斋……”用反挑的方式挖苦对方还不是秀才。就“吃长斋”又引发出“丁祭的肥肉”（每年春秋两次在丁日参加祭礼，并在祭祀后分领供肉，是秀才的权利和荣誉）。梅玖旁敲侧击地讽刺周进之所以能保持吃斋，是因为没有资格像秀才一样享用“丁祭的肥肉”。他貌似恭维实则挖苦地说：“俺这周长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肥肉送来，不怕你不开哩。”——开空头支票似很慷慨，实则笑你现在穷！一声声一句句都像一把尖刀，刺着了周进精神上最敏感的创伤！周进的眼泪只能往肚里吞，说不出的哑巴苦，其苦更苦！

第三幕 王举人踩压周童生：取得最低科名的秀才就可以把周进踩在脚底下，“发了”的举人老爷王惠，在周进面前就更加飞扬跋扈了。他拿班做势，神气十足，借评论梅玖的梦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举人身份，从政治地位上压迫周进；他故弄玄虚，说神道鬼，把自己的

中举说成是福有独钟的“天命”，以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从精神上压垮周进；他趾高气扬，摆尽阔绰，“鸡、鱼、鸭、肉，堆满春台”，自己大吃大喝，让周进在一旁，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了饭，进一步从吃喝气派上压倒周进。周进完全被压扁了。如果说，受庸妄子梅玖凌虐时，周进心犹不甘，还敢于僭他先就座，那么，在这位作威作福的王举人面前，他怀着敬畏之心和不可言喻的自卑感，就只有驯顺怯懦，心悦诚服了。王惠走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让“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这真是神来之笔！王惠不仅留下残渣剩屑让周进打扫，还留下穷塾师和阔举人两种生活的鲜明对照，让周进去仔细咀嚼、回味。此时周进的内心感受如何？作家没作心理剖析，从后来周进撞号板的举动，读者可以自己反窥他此时的辛酸。像周进这样清寒迂拙的腐儒，如果在科场中爬不上去，不仅精神上要受到无穷的折磨，甚至连塾师的饭碗也难保住。在薛家集勉强维持了一年，他终于被解聘，“在家日食艰难”，走到了山穷水尽的末路。这样的人物，如果再过170年，就会变成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成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但在当时，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还没有寿终正寝，穷愁潦倒的周进，还把自己一生的荣辱完全系在它上面。

第四幕 撞号板是高潮：周进为何如此痛不欲生撞号板？作者不作议论，读者联系前三幕他在薛家集的遭际，就可以自己找到解答：长久郁结在他心头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之情，此时被“号板”的因子击中神经，

精神堤坝被冲决，洪水倾泻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于是不顾脸面，把潜意识中的悲苦尽情倒出。通过撞号板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作家把犀利的笔锋一直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褶皱里去，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功名富贵体制统驭下的科举制度，如何使士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从而造成一代文人精神失落、陷入萎靡庸陋。

国家图书馆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话说周进在省城要看贡院，金有余见他真切，只得用几个小钱同他去看。不想才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下。众人多慌了，只道一时中了恶。行主人道：“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阴气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恶。”金有余道：“贤东，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来灌他一灌。”行主人应诺，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来。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

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哭是的？”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内中一个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为甚到了这里，这等大哭起来？却是哭得利害。”金有余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这舍舅，本来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今日看这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自因这一句话道着周进的真心事，于是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又一个客人道：“论这事，只该怪我们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为甚么带他出来做这样的事？”金有余道：“也只为赤贫之士，又无馆做，没奈何上

童生没资格碰的号板，是病根所系，是击中神经的因子。

六十多岁的老师竟像小顽童一样满地打滚！精神错乱，近于范进的“发疯”。此是悲极而疯，范进是悲极突喜而疯。两人的病同根同源。

病根。

再次击中精神伤口。

了这一条路。”又一个客人道：“看令舅这个光景，毕竟胸中才学是好的；因没有人识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余道：“他才学是有的，怎奈时运不济！”那客人道：“监生也可以进场^[1]。周相公既有才学，何不捐他一个监进场？中了，也不枉了今日这一番心事。”金有余道：“我也是这般想，只是那里有这一注银子！”此时周进哭的住了。那客人道：“这也不难。现放着我这几个弟兄在此，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纳监进场，若中了做官，那在我们这几两银子。就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走江湖的人，那里不破掉了几两银子？何况这是好事。你众位意下如何？”众人一齐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见义勇为，是为无勇。’俺们有甚么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只要能爬上科举之梯，不惜如此卑贱！

由痛不欲生到“说说笑笑”，为何陡然转变？在“磕”一“笑”之中显露了作者对他的鄙夷。

[注释]

[1] 监(jiàn)生：明代在南北两京都设有国子监，是全国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进入国子监学习的士人称为监生。按照来源的不同，监生可分为贡监、例监、荫监、举监等数种。相对于秀才，监生可以比较便利地获得乡试的资格；此外，即使没有考中举人，监生本身也具有成为官员的资格。而监生可以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就算原本不是生员，普通百姓也可以交纳一定数额的钱财来获得监生的身份。

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备了二百两银子，交与金有余。一切多的使费，都是金有余包办。周进又谢了众人和金有余。行主人替周进备一席酒，请了众位。金有余将着银子，上了藩库^[1]，讨出库收来^[2]。正值宗师来省录遗^[3]，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4]。到了八月初八日进头场，见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觉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章，做的花团锦簇一般。出了场，仍旧住在行里。金有余同那几个客人还不曾买完了货。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众人各各欢喜，一齐回到汶上县。拜县父母、学师，典史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5]。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忙了个把月。

八股科举无凭准。

势利之风，催逼士子“舍着性命”去爬功名富贵的阶梯。

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敛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亲自上县来贺喜。周进留他吃了酒饭去。荀老爹贺礼是不消说了。看看上京会试，盘费、衣服都是金有余替他设处。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6]，授了部属^[7]。荏苒三年，升了御史^[8]，钦点广东学道。

[注释]

[1] 藩库：即省库，布政司所属收付、储藏钱谷的仓库，由于各省布政使别称藩台，所以称为藩库。 [2] 库收：官府库房收到银钱后发给的收据。 [3] 宗师：每省提学官的俗称，也称为“学道”，是主持一省学政的官员。设专门的官员提督地方学校始于宋代，元代在各行省设儒学提举司，明初并未在各省设专门的官员提督儒学，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开始专设掌管各省学务的提学道。清代沿袭明制，称为提督学院或提督学政。俗称大宗师或是学台。录遗：具有秀才身份的士人在乡试前一年要参加“科考”，从中选拔出成绩优良者参加乡试。因故未参加科考或是未通过科考的一些士人可以参加乡试之前举行的录科以获取参加乡试的资格。录科未录取以及没有参加科考、录科的士人，还可以再参加录遗与大收的考试，通过后同样可以参加乡试。录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科考与录科中有遗才，因此通过考试补录名次，以送入乡试考场。 [4] 贡监首卷：录遗的时候所有的监生单列一类，周进在这些人中排名第一。 [5] 典史：官名，元代始设，明

清沿置。知县之下掌管收发公文、缉捕、监狱等的辅佐官。 [6] 殿在三甲：殿试录取在三甲。明清的殿试一般不黜落考生，所有通过会试的考生都会被录取，但名次会有一甲、二甲、三甲的区别。 [7] 部属：担任六部中各司署的属官。 [8] 御史：官名，明清在中央设都察院，主官是都御史，下设各道监察御史，简称御史，行使纠察弹劾等职。

这周学道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心里想道：“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1]，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广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挂牌^[2]。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3]。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褴褛破烂的……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周学道看在眼里，封门进去。出来放头牌的时节^[4]，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

从周进生活的儒学中心区到范进的南海之滨，真是“普天之下”莫非八股王国，莫非势利世界。

范进出场的肖像，衣不暖体，一副可怜相。

科举得手不得
手天悬地隔！

口口声声自称
“童生”，这是他的
痛，已三十多年，
却也已无奈成习
称。

宝贵年华全献
给八股，陷溺至深。

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因翻一翻点名册，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道：“这也未必尽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细细看。”范进磕头下去了。

[注释]

[1]幕客：也称为“幕宾”或“幕友”，指官员私人聘请的参谋、顾问人员。[2]行香挂牌：指提学道到省任职后例行的公事。行香，到文庙（孔子庙）拈香。挂牌，出牌公告考试的日期、地点及有关考场的规定等。[3]南海、番禺：广东省的南海、番禺两县，明清时均属广州府。[4]放头牌：乡会试中每场出场之日，汇集有一定数额的考生交卷，便开启贡院大门一次，将考生放出后再次闭上，如此循环，称为“放牌”。午时前放第一牌，午时后放第二牌，至傍晚放第三牌，门就不再关闭。这里的放头牌指童子试的院试中从考场放出已经交卷的第一批考生。

那时天色尚早，并无童生交卷。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正要再来看看，却有一个童生来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爷面试。”学道和颜道：“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甚么？”那童生道：“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学道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1]，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2]，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过了，两傍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脖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

与后面的马二一样。

[注释]

[1] 杂览：既指儒家经典以外的著作，包括诗、词、赋、曲、小说、笔记等，也指与科举考试无关的那些内容。明清科举乡会试考三场，第一场是《四书》义和经义，也就是所谓的八股文；第二场考论、判语、诏、诰、表等，第三场是策。在周进看来，与这些无关的都应是“杂览”或“杂学”。[2] 衡文：品评文章的高下优劣，指主持考试。

周学道虽然赶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来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还清通。学道道：“把他低低的进了学罢。”因取过笔来，在卷子尾上点了一点，做个记认。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1]，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将各卷汇齐，带了进去。发出案来，范进是第一。谒见那日，着实赞扬了一回。点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励了几句“用心举业，休学杂览”的话，鼓吹送了出去。

八股科举无凭
准。

这是真的。

[注释]

[1] 圈点：品评文章的一种方式。文章中有句读，停顿处用扁点（即逗），整句处用圈。如果看到好句子，就在逗处再加一个扁点，在句处再加一个圈。再好的句子，则句中每个字都加一扁点。更好的，则每个字旁边加一圈。

次日起马^[1]，范进独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轿前打恭。周学道又叫到跟前，说道：“龙头属老成^[2]。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发达。我复命之后，在京专候。”范进又磕头谢了，起来立着。学道轿子一拥而去。范进立着，直望见门枪影子抹过前山^[3]，看不见了，方才回到下处^[4]，谢了房主人。他家离城还有四十五里路，连夜回来，拜见母亲。家里住着一间草屋，一厦披子^[5]，门外是个茅草棚。正屋是母亲住着，妻子住在披房里。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户的女儿。

中举后被胡屠户称为“府”。

[注释]

[1] 起马：启程、动身。 [2] 龙头：状元的别称。 [3] 门枪：即旗枪，高级官员出行时的一种仪仗。 [4] 下处：客居之所、临时歇息的地方。 [5] 披子：指在正屋之外倚墙而建的简易的房屋。

秀才的价格。

当面如此辱骂，哪把范进当作有尊严的人？范进还只有默默忍受，谁叫你又穷又不中！中举后胡屠户就自夸慧眼善选东床，自己打自己嘴巴！

秀才不好用“中”。胡屠户自满自足，贪天之功以为己功。

自以为高大。势利见识无孔不入。

范进只有唯唯连声。

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待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1]，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唯唯连声，叫浑家把肠子煮了^[2]，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母亲自和媳妇在厨下造饭。胡屠户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妆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范进道：“岳父见教的是。”胡屠户又道：“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老人家每日小菜饭，想也难过。我女孩儿也吃些，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说罢，婆

媳两个都来坐着吃了饭。吃到日西时分，胡屠户吃的醺醺的。这里母子两个，千恩万谢。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千恩万谢”的是母子两个。胡屠户高傲自得的神情，跃然纸上。

[注释]

[1] 带挈：指携带、顺带提携。 [2] 浑家：对妻子的别称。

次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魏好古又约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来往。因是乡试年，做了几个文会^[1]。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2]，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3]！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4]！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

只配用“尿”照脸，只配想天鹅“屁”吃。

个馆^[5]，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辞了丈人回来，自心里想：“宗师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几个同案商议，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

范进中举后，他不但不敢训斥，还搜索肥肠说尽肉麻的奉承话。

[注释]

[1] 文会：文士饮酒赋诗或切磋学问的聚会，这里特指秀才为准备科举考试切磋八股制艺而举行的聚会。 [2] 盘费：旅途费用、路费，又称为“盘缠”“盘程”等。 [3] 不要失了你的时了：指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得意忘形。 [4] 老爷：对于官绅阶层士人的敬称。秀才没有任官的资格，而考中举人后则可以做官，故可以称“老爷”。这里的“中相公”“中老爷”都是写出胡屠户的无知可笑。 [5] 行事：指行业，职业类别。

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得两眼都看

不见了。”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才去不到两个时候，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将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母亲不知是甚事，吓得躲在屋里；听见中了，方敢伸出头来说道：“诸位请坐，小儿方才出去了。”那些报录人道^[1]：“原来是老太太。”大家簇拥着要喜钱。正在吵闹，又是几匹马，二报、三报到了，挤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邻居都来了，挤着看。老太太没奈何，只得央及一个邻居去寻他儿子。

[注释]

[1] 报录人：将某人科举考试考中或复官升官的消息写成报喜帖子，送到其家中以获取酬劳的人，又称为“报喜人”“报子”等。报录的人不止一批，所以后面又有“二报”“三报”。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一地里寻不见；直寻到集东头，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邻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

一屋里。”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1]？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掼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2]。京报连登黄甲^[3]。”

他之所以固执不信，不是他不希望，而是他经历了太多的失望。这看似反常，其实很符合生活逻辑，每次都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因此连希望之心都不敢萌生了。他可怜地哀求“高邻”怜悯他，饶过他，不要再开他的玩笑，不要再拿他开涮，不要再戳那滴血的伤口。

[注释]

[1]混：逗趣、蒙骗、开玩笑的意思。 [2]亚元：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因此报子以“亚元”作为对第一名以下举人的恭维称呼。 [3]京报连登黄甲：报帖上的祝颂语，指新科举人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殿试便能考上进士。殿试揭晓的榜用黄纸书写，故称“黄甲”，也称为“金榜”。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

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老太太哭道：“怎生这样苦命的事！中了一个甚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这一疯了，几时才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这样的病！却是如何是好？”众邻居劝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们而今且派两个人跟定了范老爷。这里众人家里拿些鸡蛋酒米，且管待了报子上的老爹们，再为商酌。”

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厨下收拾齐了，拿在草棚下。邻居又搬些桌凳，请报录的坐着吃酒，商议：“他这疯

一句话代表一个形象。几十年来郁结心头、热切盼望却又不敢置信的事蓦然实现了，眼前突然冒出来的巨大惊喜同几十年来的惯性运动相碰撞，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范进脆弱的神经已经不起撞击，不得不分裂了。

出他洋相就是出科举的洋相，调侃所谓“抡才大典”。

范进喜中举人，范母哭其得病，到底该喜该哭？从面上看是此时的范母不识中举的功利；从作者的寓意看，中举就是得病，从此功名富贵病愈重了。

了，如何是好？”报录的内中有一个人道：“在下倒有一个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众人问：“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爷平日可有最怕的人？他只因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说：‘这报录的话都是哄你，你并不曾中。’他吃这一吓，把痰吐了出来，就明白了。”众邻都拍手道：“这个主意好得紧，妙得紧！范老爷怕的，莫过于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寻胡老爹来。他想是还不知道，在集上卖肉哩。”又一个人道：“在集上卖肉，他倒好知道了；他从五更鼓就往东头集上迎猪，还不曾回来。快些迎着去寻他。”一个人飞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户来，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1]，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进门见了老太太，老太太大哭着告诉了一番。胡屠户诧异道：“难道这等没福？”外边人一片声请胡老爹说话。胡屠户把肉和钱交与女儿，走了出来。众人如此这般，同他商议。胡屠户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

举人的价格，比秀才价格高多了。势利眼能很准确地反映人的权力和钱财的级别，由对方的富贵程度来决定自己对他的态度。范进在科举上地位的每一点变化，在胡屠户态度上都像在晴雨表上那样鲜明地反映出来，甚至可以量化，由他用来贺喜的礼物数字准确地反映出来。

得斋公们说^[2]：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账上来。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不可知。”报录的人道：“不要只管讲笑话。胡老爹，这个事须是这般，你没奈何，权变一权变^[3]。”屠户被众人局不过^[4]，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把方才这些小心收起，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众邻居五六个都跟着走。老太太赶出来叫道：“亲家，你只可吓他一吓，却不要把他打伤了！”众邻居道：“这自然，何消吩咐。”说着，一直去了。

[注释]

[1] 二汉：指男佣工。 [2] 斋公：指在寺庙中掌管香火、做杂务的人或是在家里吃长斋、念经、会做简单佛事的人。 [3] 权

胡屠户有自己的一套思想方式，在自我感觉里他始终是自满自足的，世界上的事情他都已有圆满的解释，“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打了文曲星就要被罚到十八层地狱等等，就是他睿智的例证。在寒酸的范进面前他显得特别高大，口口声声“我不得不教导你”，范进之所以能当秀才、中举人，也都是他“带挈”的。这一切就像“猪肉好吃”一样是不容怀疑的。

作者设局，难其所难，这叫“嘲弄”。

百忙中不漏写慈母心肠，明里这是显作者心细，暗里还真含深意。有悲悯之心者会产生含泪的笑。

变：随机变通。 [4] 局不过：经不住逼迫。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1]，口里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一般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众人扶起，借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跳驼子”板凳上坐着^[2]。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中举却需挨打。天大的喜事变成飞来的横祸，无上的荣宠却需要挨打挨揍，科举选拔的“真才”竟是一个疯子，“为国求贤”的“抡才大典”不过是一出令人捧腹的滑稽剧！从这些不和谐的音调里人们听到的是嘲笑。

是心里的势利鬼作祟。文曲星和菩萨本不属一家，胡屠户混而为用，

[注释]

[1] 兀自：仍然，还。 [2] 外科郎中“跳驼子”：意指走江湖

的外科医生。跳驼子，焦循《易余籀录》卷十八：“凡人以虚语欺人者，谓之跳驼子。”

范进看了众人，说道：“我怎么坐在这里？”又道：“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众邻居道：“老爷，恭喜高中了。适才欢喜的有些引动了痰，方才吐出几口痰来，好了。快请回家去打发报录人。”范进说道：“是了。我也记得是中的第七名。”范进一面自绾了头发^[1]，一面问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脸。一个邻居早把那一只鞋寻了来。替他穿上。见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来骂。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邻居内一个人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的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胡屠户道：“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此处由范进嘴中说出是“如梦”。梦是以象征形式或曲折方式出现的潜意识。“报帖”是个因子，几十年郁积着悲伤，就盼这份中举的报帖，现在蓦然惊现，神经受强烈撞击而紊乱，出现幻觉、梦幻，于是就“昏昏沉沉”做起白日梦，把潜意识里的欲念都借“疯”倒了出来。

“贤婿老爷”，绝妙的称呼，与“现世宝穷鬼”对读。“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称主子，把这两样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与“尖嘴猴腮”对读。

神来之笔。范进的破麻布长衫在泥潭里一滚，湿淋淋脏兮兮，何止是皱？扯几十回又怎能扯平？写他这样做正是表现他千方百计地讨好、巴结、秀殷勤、献媚取宠。

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笑起来。看着范进洗了脸，郎中又拿茶来吃了，一同回家。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注释]

[1] 绾(wǎn): 系结，或是盘绕成结。

老爷的府第竟是破草房。

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老太太迎着出来，见儿子不疯，喜从天降。众人问报录的，已是家里把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他们去了。范进拜了母亲，也拜谢丈人。胡屠户再三不安道：“些须几个钱，不够你赏人。”范进又谢了邻居。正待坐下，早看见一个体面的管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全帖^[1]，飞跑了进来道：“张老爷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说毕，轿子已是到了

门口。胡屠户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邻居各自散了。

[注释]

[1] 全帖：用红纸名帖拜客，单幅的称之为“单帖”，横向十倍于单帖、折叠为十面的称之为“全帖”，用全帖表示最为恭敬的拜客之礼。

范进迎了出去，只见那张乡绅下了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1]，金带、皂靴。他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别号静斋，同范进让了进来，到堂屋内平磕了头，分宾主坐下。张乡绅先攀谈道：“世先生同在桑梓^[2]，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张乡绅道：“适才看见题名录^[3]，贵房师高要县汤公^[4]，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范进道：“晚生侥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张乡绅四面将眼睛望了一望，说道：“世先生果是清贫。”随在跟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银子来，说道：“弟却也无以为敬，谨具贺仪五十两，世先生权且收着。

官而后绅，集官绅特性于一身。号静斋而实不静。

拉关系套近乎的惯伎。

讨好新举人犹如看准奇货投资。

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5]，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6]，虽不轩敞^[7]，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年谊世好^[8]，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谢了。又说了一会，打躬作别。

[注释]

[1] 圆领：明朝官员的一种常用礼服，由于领呈圆形，故有此称。 [2] 世先生：对上代或数代彼此有世交的平辈人的敬称。桑梓：指乡里。古人在宅旁多种桑树和梓树，因此用桑梓代称家乡故里，有时也指乡亲父老。 [3] 题名录：科举考试之后会将同榜中式之人的姓名、年岁、籍贯等刻成名录，还包括三场题目以及中式名次，主考、同考、监临、提调、监试等官员的籍贯、姓名也一同刻在上面。始于唐“登科记”，宋以后也称为“登科录”。 [4] 房师：乡、会试中除了正、副主考之外，还有分房批阅试卷的同考官，即“房官”。考中的士人将主考官尊称为“座师”，而将批阅和推荐自己考卷的同考官尊称为“房师”。 [5] 当事拜往：指同地方官员往来拜访。 [6] 三进三间：“进”和“间”都为古建筑所用的量词术语，叙述进深单位用“进”，面阔单位则用“间”。房子一宅之内分为前后几排的，一排便称为一进。三进三间指这座房子进深为三进，每进面阔为三间。 [7] 轩敞：宽敞明亮。 [8] 年谊：指科举考试同年登科的关系，也泛指以同

年为基础而延伸出来的各种关系。世好：也称为“世交”，指上代或数代彼此有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师生或同年的交情。

胡屠户直等他上了轿，才敢走出堂屋来。范进即将这银子交与浑家打开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锭子^[1]，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口里说道：“也罢，你而今相与了这个张老爷，何愁没有银子用？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银子何足为奇！”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2]，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

“把拳头舒过来”，用语极精准。

本地富绅已胜似皇帝。井底之蛙，目光短浅如此。

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说了一会，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

千恩万谢的主体换成胡屠户了。

[注释]

[1] 细丝锭子：成色很高的银锭。旧时纹银为标准银，表面有细波纹。 [2] 行瘟：骂人的话，传染瘟疫。

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1]，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来吃过点心，走到第三进房子内，见范进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银丝髻髻^[2]，——此时是十月中旬，天气尚暖——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督率着家人、媳妇、丫鬟，洗碗盏杯箸。老太太看了，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家人媳妇道：“老太太，那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鬟和媳妇一齐都说

有贵就有富，一中举身价百倍，怎不让士子“舍着性命”去爬功名的阶梯！

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些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
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听了，
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
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
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只因这一番，有
分教：

待她知晓功名的厉害了，由哭转笑了，也就得病了！
朴实的人生随之终结。

[注释]

[1] 破落户：指没落衰败的人家。 [2] 髻(jì)髻：妇女套在发髻上的装饰品。

会试举人，变作秋风之客^[1]；多事贡生^[2]，
长为兴讼之人。

[注释]

[1] 秋风之客：指打秋风的人。秋风也称作“抽丰”，利用各种关系或以各种借口向别人谋取馈赠称为“打秋风”。 [2] 贡生：府、州、县各级学校的秀才在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成绩或资历等）后可以通过出贡的方式进入国子监，并能够获得参与选官的资格，这样的士人称之为“贡生”。根据出贡的方式不同，又可分为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等。一般说，与举人、进士相比，贡生所获得的官职都不高，但对于年纪比较大或是长期无法考中举人的秀才而言，出贡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点评]

喜剧的审美效果是笑。优秀喜剧引发的笑，不仅是生理上的反应，而且是一种审美评价，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由于喜剧对象的性质和作者的态度不同，喜剧的笑是多种多样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喜剧交响乐，只要我们仔细品味，就可以从中听出“笑的多重奏”。让我们从《范进中举》这一选入中学课本的著名章节，领略其中由三种不同音调的笑组成的笑的重奏。

第一重奏 滑稽的笑：势利而滑稽可笑的胡屠户

胡屠户：从精神气质层面上看，是势利的典型；从喜剧艺术层面上看，是滑稽的典型。喜剧性笑的重要根源是不和谐。他的势利突出表现在对范进的前倨后恭，前后态度陡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不和谐被尖锐地揭破，就显得滑稽。而这也恰是最能凸现势利嘴脸的聚焦点。

在中举前他骂范进说：人家中过举的张府、周府上老爷都是“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进一步或说：“你该找水面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抛尿照照”，连在水面照都不够格，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说：“想天鹅屁吃”，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癞蛤蟆还能想吃天鹅肉，

而范进只能想吃天鹅屁，连癞蛤蟆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有尊严的人。而知道范进中举后就立即变脸：嘴也不尖了，腮也不像猴了，比“方面大耳”的张老爷、周老爷更有福气。这种尖锐的、鲜明的对照，就是揭破不和谐。

为什么“倨”、为什么“恭”呢？是地位的从贱到贵，可见胡屠户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是对方的地位。待人处事只以势利作标准，这就把自己人格中最卑劣的品性暴露得一清二楚。这种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表现就“倨”，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表现就要恭。要“倨”得可憎，“恭”得肉麻，前后才能形成鲜明、尖锐的对照。对照越鲜明，不和谐就越尖锐，讽刺就越有力、越深刻。“恭”得肉麻就表现出一种奴性，所以奴性便成了势利的影子，在有权有钱的富贵人面前，势利小人会把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丑态百出，充分表现出人格的低贱。势利小人缺少对大写的“人”的起码的尊重，在人之上时，不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时，不把自己当人，自轻自贱，是一副贱骨头，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他“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破茅屋前他还拉长脖子高声唱叫：“老爷回府了！”戏台上的仆人、跟班就是这么吆喝的。老爷的府第总该是气派的好房子吧，而小说里三次交代范进住的是茅草房。破茅草房而称“府”，这又是一个不和谐。这种违背常识的不和谐进一步揭示：胡屠户是在挖空心思地巴结讨好，一副奴颜媚骨。

为了使不和谐进一步尖锐化，吴敬梓巧妙地运用戏

剧性的“嘲弄”手法。嘲弄的关键在于造成特定的情势，犹如安排下一个陷阱，“请君入瓮”，被嘲弄者按自己的性格逻辑尽情表演，却把不和谐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当胡屠户对新贵人怀着无比敬畏之心，胁肩谄媚唯恐不及的时候，作家故意难其所难，针对他的市侩心理出个难题：需要胡屠户亲手去打范进老爷一巴掌。这样的情势给胡屠户提供了绝妙的喜剧舞台。如在过去，他眼睛不眨就可以打下去，在今天，这简直是要他的命！但情势已经摆好了，这个光荣的使命非他莫属。没办法，他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借酒力壮了壮胆，这才勉强“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冒着被罚到十八层地狱的危险，硬着头皮去把范老爷打了一下。说也灵，果然立刻觉得“菩萨计较起来了”，登时手就发颤。不想不打紧，越想手越疼，竟至于弄得“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势利眼心里的菩萨也跟自己一样势利。当然不是菩萨起作用，而是他的心理，一方面是愚昧迷信，相信菩萨要保卫新贵人，惩罚不巴结的人；更重要的是势利，怕得罪老爷，所以特别紧张。疑神疑鬼正是因为心里有势利鬼。在这里，眼前的表现同惯常的行径、自我感觉同客观实际，都极端不和谐，作家在嘲弄中使讥笑达到最高度的尖锐性，从而产生了绝妙的喜剧效果，使人忍俊不禁，噗哧一笑。

丑乃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丑如能守拙，不出现不和谐，就不可笑，而当丑不安于本分，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就更显得滑稽。这时它的自我感觉同客观尖锐地不和谐，它越炫耀就越暴露其愚蠢，就越显得滑稽可笑。

范进进学后，胡屠户一面搬出一些“学校规矩”“体统”，“教导”新秀才不要与“平头百姓”“平起平坐”，否则“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一面大大咧咧地说：“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你怎敢在我们跟前妆大？”在他那个时代，屠户是很被人不齿的，他却偏要“妆大”，以为比种田的平头百姓高贵。在老爷们面前他却害了软骨病，就像老鼠以为猫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物一样，在这个小集镇上的小市侩心目中，县城里买肉的主顾张老爷、周老爷已经是高贵的极品。“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见到张静斋来到范进家，他“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但和小说第二回里的夏总甲以及鲁迅写的阿Q一样，总要在乡下人面前吹嘘自己进过城，见过大世面，是大人物。他装腔作势地说：张老爷、周老爷“只拉着我说闲话，陪着吃酒吃饭……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作这些事！”炫耀的往往正是现实中缺少而内心企望的。在这个小市侩眼中，能挨上张老爷、周老爷，就是至高荣誉；但他偏要把这巴望而不可得的事，说成是不耐烦做而又摆脱不掉的事，以不屑的口气夸耀自己的伟大。这里的不和谐也是多重的。他越是吹得天花乱坠，就越显得愚妄可笑。吴敬梓把他的自居高贵和实际上卑微鄙俗之间的不相称尖锐地揭示出来，把他的自负言辞和愚蠢本质之间的矛盾尖锐地揭示出来，把丑如何自炫为美鲜明地突现出来，这就使人感到滑稽。

滑稽丑总是不自知的，唯其如此它才能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来。它越是表现得心不在焉，就越滑稽，越是从

人物的天性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滑稽效果就越大。胡屠户的一切都表现得很自然，他愚昧庸俗而又自命不凡，他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高度滑稽的话语，是赤裸裸地显示某一缺点的天真的话语，胡屠户的话语之所以具有高度的滑稽性，正是因为这是他思想性情的自然袒露，是“真诚”的表达，如果他是遮遮掩掩，工于藏拙，其滑稽就不是现在这种程度了。

对于胡屠户来说，他的自炫为美，他的坦然自炫，基于他的愚妄无知。正是由于无知，胡屠户觉察不到自己的鄙陋浅薄，敢于肆无忌惮地大吹大擂，殊不知越炫越丑。

滑稽艺术并不把揭示人物内心矛盾的全部深度及其社会根源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只要使人感到丑之可笑，就算达到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滑稽对象的愚蠢，人们可以一眼望穿，人们嘲笑他，同时觉得自己比他高明，优越感和自信心得到满足，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去欣赏幼稚而可笑的表现，这时，对丑的嘲笑超过它对人的刺痛，不快的因素几乎被抛诸脑后。人们觉得胡屠户很可笑，而差不多就不去计较他对别人的伤害了。

滑稽的笑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笑，大家借助笑声，对胡屠户所凝聚的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鄙俗心理给予了毁灭性的轰击，宣布它已经失去存在的权利，在笑声中愉快地同鄙俗低级诀别：这样的笑，富有幽默的色彩，是明朗的笑。

阿Q概括了一种精神现象：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胡屠户也概括了一种精神现象：势利。这是嫌贫爱富、

趋炎附势、谄上压下的鄙俗心理。这是阶级、等级的体制机制下，人性的扭曲、异化。中国人最恨这种势利小人，但等级的森严又不断大量产生这种势利。对于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就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舆论压力、习俗压力。这种压力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写胡屠户，作者是一石双鸟、一箭双雕。一方面是抨击鄙俗的社会风气，一方面是揭示造成范进悲喜剧的社会原因。也就是说，这个形象，一方面有他自身的独立的社会意义、艺术生命，另一方面对于塑造范进形象，他又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范进中举》写得深刻在于：范进的悲喜剧不是由哪一个特别有权势、或特别坏的个人造成的，而是在当时社会的体制机制中形成的社会风气中产生的。胡屠户既不富更不贵，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他既是由势利之风陶冶而成，又显现着弥漫于空气中的势利之风。由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小市侩来显现压迫范进的社会风气，这就比只写由个别大奸大恶造成范进狼狈，要深刻得多。

吴敬梓屡屡以笔作刀解剖势利，无比犀利。《儒林外史》第一、二回就刻画了翟买办、夏总甲的势利嘴脸。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专写“五河县势利熏心”，对另一个势利人物成老爹进行无情的戏弄，使他出尽洋相；并写了因对此种世风“激而为怒”而产生出虞华轩那样的“愤怒青年”。

第二重奏 含泪的笑：可笑可悲的范进

在《范进中举》里，胡屠户只是最佳配角，真正的主角是范进。与周进相比，范进还幸运一些，从20岁考

到54岁总算考上秀才，有了去考举人的资格，当年又中了举，就可以称为“老爷”，完全改变了身份。《范进中举》就抓住这关键的前后，来写范进的可悲可笑。

对胡屠户的笑是滑稽的笑，对范进的笑则具有一种悲凉的色调，是含泪的笑，其中隐藏着深沉的哀痛。这是《范进中举》笑的三重奏中最深沉的一重奏。

中举对于封建士子来说是鲤鱼跳龙门，是时来运转大翻身的天大喜事，但吴敬梓首先不是写范进如何荣宠，而是写他如何发疯；不是写他如何脱下布衣换上官服，夸耀乡邦，而是写他洋相出尽、贻笑邻里。从这些不和谐的音调里人们听到的是嘲笑。

但吴敬梓并不以写出表面的可笑为目的，并不停留在写滑稽剧、闹剧，他从范进同周围人物之间的关系着眼，深入地揭示发疯的社会根据和心理根据（如在导言中所阐述的），揭示了范进的病症历史，使《范进中举》成为一份精确的病理解剖报告。胡屠户就是围绕这个题旨活动的，从他对范进的挤压，反映当时的社会以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催逼士子“舍着性命”去爬举业的阶梯。爬不上去，哪怕亲如翁婿，也要从精神上拳打脚踢，把他踩在脚底。与胡屠户的趾高气扬恰成对比，几十年的科场蹭蹬造成范进浓厚的自卑感，社会习俗的折磨已经养成他自轻自贱、逆来顺受的卑怯屈辱和麻木不仁，他已经丧失自我，任凭胡屠户如何叱骂侮辱，他只有“唯唯连声”，捺定性子，以恭顺的奴才性格默默忍受。与发迹前的周进一样，此时他的性格反映出科举制度重轭下落第文人的辛酸悲苦。

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范进抱着仅有的一只生蛋的母鸡，手里插个草标，在集市上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寻售。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肯相信。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思想却在旧轨道上机械地运行，表现出僵硬的不协调，使人感到可笑，但同时却也使人感到可悲。作家正是从他的不信，写出他由常年的科场失意所造成的屈辱和痛苦，这是一个饱受创伤的灵魂呵！

但他没有料到这一次却是真的中了。对着中举的报帖，他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高尔基曾经惊叹契诃夫，只用一句话就足以创造形象。吴敬梓也有这样的本事，“噫！好了！我中了！”这是从范进几十年的酸咸苦辣中提炼出来的，一句话就足以代表整个形象。眼前突然冒出来的巨大惊喜同几十年来的惯性运动相碰撞，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范进脆弱的神经已经不起撞击，不得不分裂了。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受到强烈刺激可能中风，范进是心理有病，受到强烈震动就“精神中风”——发疯。这种发疯，看似畸形的例外，实则具有无比真实的典型力量，反映了科举制度被剥开的本质。作家是从几十年的屈辱来写这喜极的一刻，从这喜极一刻的发疯写出历久以来的悲辛；这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的艺术。这种小说钻进生活和心灵的深处，如同钻探机钻进地心一样，能够把人物灵魂最深的隐秘挖掘出来，产生令人战栗的艺术力量。

喜剧往深一步写，可能成为悲剧。看到范进的狼狈

神态和猥琐心理，人们脸上会现出一缕笑痕，但这种笑却与快乐无关，作家写出的不是个别人物偶然的卑琐可笑，而是精神受到严重戕害的受伤的生灵，他要揭发控诉不合理的功名富贵制度把读书人折磨毒害成什么样子！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在笑影后面闪动着滚烫的眼泪，是含泪的笑。吴敬梓的嬉笑怒骂不是单纯的愤世嫉俗，而是出于深沉的忧世之心。的确，像传统美学所说，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有时候用嬉笑表达的愤怒，比裂眦之怒还要尖刻；以长长歌啸的方式表达的悲哀比恸哭更悲痛，也就是说，用喜剧方式表现的悲痛比用悲剧直接表现的悲哀可能更加深沉。这是艺术辩证法。成功的含泪的笑，含泪的喜剧，就能达到这种艺术效果。吴敬梓的笑涂染着对于儒林堕落所感到的痛苦和悲哀，是带血丝的笑。他的忧愤之情感染了读者，人们读后，笑罢低眉长叹息，不能不愤恨封建功名富贵体制中的八股科举制度。

滑稽的笑，人们容易接受，含泪的笑则更为复杂、更加深沉，需要发展了的、成熟了的思想才能领会。这种笑声，喜剧性和悲剧性交织在一起，融合在一道，在多重奏中，它虽不是嘹亮的高音，音色却十分宏厚沉郁，构成《范进中举》的基调，也是整部《儒林外史》的基调。鲁迅称道作者“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大概主要是指这种笑声吧。

（第三重奏在下一回）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话说老太太见这些家伙什物都是自己的，不觉欢喜，痰迷心窍，昏绝于地。家人、媳妇和丫环、娘子都慌了，快请老爷进来。范举人三步作一步走来看时，连叫母亲不应，忙将老太太抬放床上，请了医生来。医生说：“老太太这病是中了脏，不可治了。”连请了几个医生，都是如此说，范举人越发慌了。夫妻两个守着哭泣，一面制备后事。挨到黄昏时分，老太太淹淹一息，归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

次日，请将阴阳徐先生来写了七单^[1]，老太

喜事再次变成悲事，是作家对功名富贵的惩创。范母在《范进中举》中充其量只是第三号人物，即如这样着笔不多的人物，也写得很有深度，不仅有形象本身的意义，而且有深含的象征意义。

太是犯三七^[2]，到期该请僧人追荐。大门上挂了白布球，新贴的厅联都用白纸糊了。合城绅衿都来吊唁^[3]。请了同案的魏好古，穿着衣巾，在前厅陪客。胡老爹上不得台盘，只好在厨房里，或女儿房里，帮着量白布，秤肉，乱窜。

[注释]

[1] 阴阳：指阴阳生。又称为天文生或是风水先生，即旧时以星相、占卜、相宅、相墓、圆梦等为职业的人。七单：即书写死者入殓时间、冲犯禁忌和七七日期的单子。 [2] 犯三七：旧时民俗，逝者去世之时若是初一，过七天便是初七，称之为“犯七”，因此依次有“犯二七”“犯三七”等。或只要逢七的日子里有“七”这个数字，也叫“犯七”。书中所说的“犯三七”应是后一种状况。遇到这种“犯七”的日子就要大肆祭奠一番。 [3] 绅衿：泛指官员或是地方上体面的人物。绅，本为古代士大夫束于腰间的大带，借指绅士，即做过官之人。衿，即青衿，是生员平日穿的常服，借指生员。

到得二七过了，范举人念旧，拿了几两银子，交与胡屠户，托他仍旧到集上庵里请平日相与的和尚做揽头^[1]，请大寺八众僧人来念经，拜《梁皇忏》^[2]，放焰口^[3]，追荐老太太生天。屠户拿着银子，一直走到集上庵里滕和尚家，恰好大

寺里僧官慧敏也在那里坐着^[4]。僧官因有田在左近，所以常在这庵里起坐。滕和尚请屠户坐下，言及：“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小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胡屠户道：“正是，我也多谢他的膏药。今日不在这里？”滕和尚道：“今日不曾来。”又问道：“范老爷那病随即就好了，却不想又有老太太这一变。胡老爹这几十天想总是在那里忙，不见来集上做生意。”胡屠户道：“可不是么？自从亲家母不幸去世，合城乡绅，那一个不到他家来！就是我主顾张老爷、周老爷在那里司宾^[5]，大长日子，坐着无聊，只拉着我说闲话，陪着吃酒吃饭；见了客来，又要打躬作揖，累个不了。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作这些事！欲待躲着些，难道是怕小婿怪？惹绅衿老爷们看乔了^[6]，说道：‘要至亲做甚么呢？’”说罢，又如此这般把请僧人做斋的话说了。和尚听了，屁滚尿流，慌忙烧茶、下面。就在胡老爹面前转托僧官去约僧众，并备香烛、纸马、写疏等事^[7]。胡屠户吃过面去。

炫耀的往往正是现实中缺少而内心企望的。胡屠户的一切都表现得很自然，是自然流露，他愚昧庸俗而又自命不凡，丑自炫为美，这样喜剧效果才强。

[注释]

[1] 揽头：包揽某项事务或某笔买卖的头目。 [2] 拜《梁皇忏》：泛指延请僧人诵经荐亡并且规模较大的仪式。僧道为人礼祷忏悔叫“忏”，《梁皇忏》是忏法的一种，梁皇指南朝梁武帝萧衍，相传他撰有《慈悲道场忏法》十卷。 [3] 放焰口：或省称“焰口”，本是佛教对饿鬼施食的仪式。后成为追荐逝者的佛事之一，一般在黄昏时举行。焰口，又称“面燃”，原指饿鬼。 [4] 僧官：地方上负责管理寺庙和僧尼事务的职官，多由各地大寺庙的主事僧人担任。 [5] 司宾：临时负责接待宾客。 [6] 看乔了：看贱了、看低了。 [7] 疏：指僧人举行拜忏仪式时要焚化的祝告文辞，即“疏词”。

僧官接了银子，才待进城，走不到一里多路，只听得后边一个人叫道：“慧老爷，为甚么这些时不到庄上来走走？”僧官忙回过头来看时，是佃户何美之^[1]。何美之道：“你老人家这些时这等财忙^[2]！因甚事总不来走走？”僧官道：“不是，我也要来，只因城里张大房里想我屋后那一块田，又不肯出价钱，我几次回断了他。若到庄上来，他家那佃户又走过来嘴嘴舌舌，缠个不清。我在寺里，他有人来寻，我只回他出门去了。”何美之道：“这也不妨。想不想由他，肯不肯由你。今日无事，且到庄上去坐坐。况且老爷前日

张大房指谁？
暂不道明。

由此起插入张
静斋暗地里讹诈僧
官和佃户何美之的
阴谋。

煮过的那半只火腿，吊在灶上，已经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消缴了他罢^[3]。今日就在庄上歇了去，怕怎的？”和尚被他说的口里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跟着他走到庄上。何美之叫浑家煮了一只母鸡，把火腿切了，酒舀出来烫着。和尚走热了，坐在天井内，把衣服脱了一件，敞着怀，腆着个肚子，走出黑津津一头一脸的肥油。

[注释]

[1] 佃户：租种别人土地的农户，这里指的是租种僧官田地的农户。 [2] 财忙：为了发财而忙碌。 [3] 消缴：即吃掉，较为诙谐的说法。

须臾，整理停当，何美之捧出盘子，浑家拎着酒，放在桌子上摆下。和尚上坐，浑家下陪，何美之打横，把酒来斟。吃着，说起三五日内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斋。何美之浑家说道：“范家老奶奶，我们自小看见他的，是个和气不过的老人家。只有他媳妇儿，是庄南头胡屠户的女儿，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那日在这里住，鞋也没有一双，夏天鞞着个蒲窝子^[1]，歪腿

由她之口，几句话生动地道出范进妻子贫贱时和“做了夫人”后天壤之别的状态：同时又显现了乡邻的观感。

烂脚的，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2]，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你说那里看人去！”正吃得兴头，听得外面敲门甚凶。何美之道：“是谁？”和尚道：“美之，你去看一看。”何美之才开了门，七八个人一齐拥了进来，看见女人、和尚一桌子坐着，齐说道：“好快活！和尚妇人大青天白日调情！好僧官老爷！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休胡说！这是我田主人！”众人一顿骂道：“田主人？连你婆子都有主儿了！”不由分说，拿条草绳，把和尚精赤条条，同妇人一绳捆了，将个杠子穿心抬着，连何美之也带了。来到南海县前一个关帝庙前戏台底下，和尚同妇人拴做一处，候知县出堂报状。众人押着何美之出去，和尚悄悄叫他报与范府。

[注释]

[1] 鞞(s)：将鞋的后套压倒，用穿拖鞋的方式穿鞋走路。蒲窝子：用蒲草编制的鞋子。 [2] 尸皮子：古人敛尸多以华贵的衣饰入棺。因此市井小民看到别人穿华贵的衣服，往往说此语，意为“裹尸皮子”，表露心中的嫉妒或不满。

范举人因母亲做佛事，和尚被人拴了，忍耐不得，随即拿帖子向知县说了。知县差班头将和尚解放，女人着交美之领了家去；一班光棍带着^[1]，明日早堂发落。众人慌了，求张乡绅帖子在知县处说情。知县准了。早堂带进，骂了几句，扯一个淡^[2]，赶了出去。和尚同众人倒在衙门口用了几十两银子。僧官先去范府谢了，次日方带领僧众来铺结坛场，挂佛像，两边十殿阎君。吃了开经面，打动铙、钹、叮当，念了一卷经，摆上早斋来。八众僧人，连司宾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两席。才吃着，长班报^[3]：“有客到！”魏相公丢了碗出去迎接进来，便是张、周两位乡绅，乌纱帽，浅色圆领，粉底皂靴。魏相公陪着一直拱到灵前去了。

此时举人的身份已非同小可。

[注释]

[1] 光棍：地痞、流氓。 [2] 扯一个淡：敷衍几句胡乱发落之意。 [3] 长班：雇佣的随身仆从，也称为“长随”。

内中一个和尚向僧官道：“方才进去的，就是张大房里静斋老爷。他和你是田邻，你也该过

至此方点破，是张静斋，是张静斋的阴谋！

去问讯一声才是。”僧官道：“也罢了。张家是甚么有意思的人！想起我前日这一番是非，那里是甚么光棍！就是他的佃户，商议定了，做鬼做神，来弄送我。不过要簸掉我几两银子，好把屋后的那一块田卖与他。使心用心，反害了自身！落后县里老爷要打他庄户，一般也慌了，腆着脸，拿帖子去说，惹的县主不喜欢。”又道：“他没脊骨的事多哩^[1]！就像周三房里，做过巢县家的大姑娘^[2]，是他的外甥女儿。三房里曾托我说媒，我替他讲西乡里封大户家，好不有钱！张家硬主张着许与方才这穷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进个学，又说他会作个甚么诗词。前日替这里作了一个荐亡的疏，我拿了给人看，说是倒别了三个字。像这都是作孽！眼见得二姑娘也要许人家了，又不知撮弄与个甚么人^[3]！”说着，听见靴底响，众和尚挤挤眼，僧官就不言语了。两位乡绅出来，同和尚拱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众和尚吃完了斋，洗了脸和手，吹打拜忏，行香放灯^[4]，施食散花^[5]，跑五方^[6]，整整闹了三昼夜，方才散了。

张静斋的为人，一言以蔽之。

安下伏笔。

[注释]

[1] 没脊骨：不正当，不规矩。 [2] 做过巢县：指做过巢县的知县。巢县，今安徽巢县，现属合肥。 [3] 撮弄：胡乱撮合。 [4] 放灯：指放河灯，做佛事时的活动之一。 [5] 散花：僧人在放焰口时散撒花朵以奉佛。 [6] 跑五方：旧时一种驱逐野鬼的民间仪式，几个人扮成画着花脸的鬼卒，拿着钢叉，往各处奔跑。

光阴弹指，七七之期已过，范举人出门谢了孝。一日，张静斋来候问，还有话说。范举人叫请在灵前一个小书房里坐下，穿着衰经^[1]，出来相见，先谢了丧事里诸凡相助的话。张静斋道：“老伯母的大事，我们做子侄的理应效劳。想老伯母这样大寿归天，也罢了；只是误了世先生此番会试。看来想是祖塋安葬了^[2]？可曾定有日期？”范举人道：“今年山向不利^[3]，只好来秋举行，但费用尚在不敷。”张静斋屈指一算：“铭旌是用周学台的衔^[4]。墓志托魏朋友将就做一篇^[5]，却是用谁的名？其余殡仪、桌席、执事、吹打，以及杂用、饭食、破土、谢风水之类，须三百多银子。”正算着，捧出饭来吃了。张静斋又道：“三载居庐^[6]，自是正理；但世先生为安葬

步步教唆，把范进俘虏到官僚阵营。

违礼的理论依据。

大事，也要到外边设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现今高发之后，并不曾到贵老师处一候。高要地方肥美^[7]，或可秋风一二。弟意也要去候敝世叔，何不相约同行？一路上舟车之费，弟自当措办，不须世先生费心。”范举人道：“极承老先生厚爱，只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静斋道：“礼有经^[8]，亦有权，想没有甚么行不得处。”范举人又谢了。

[注释]

[1] 衰经 (cu dié): 代指丧服。衰，指用粗麻布制成，缀在胸前的丧服。经，指古代丧服所用的麻带，包括扎在头上的首经和缠在腰间的腰经。 [2] 祖莹: 家族的坟地。 [3] 山向: 旧时看风水的堪舆家要用罗盘定坟莹的方位。坟莹的朝向，叫作山向。山向确立后，也要看年月日的干支，以决定何时下葬吉利。 [4] 铭旌: 也称为“明旌”，按照身份等级，制一面旗幡，上面书写着死者官阶、称呼、年岁等，多请有名望的人题写。 [5] 墓志: 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等的石刻或砖刻。墓志上所刻的文字，称为墓志铭，包括志和铭两部分。志多为散文，记叙姓名、籍贯、家世、生平事迹、官职履历、卒葬年月、埋葬地点及亲属子女等。铭则用韵文，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之词。这里的墓志，应指墓志铭。 [6] 三载居庐: 指守孝三年。古礼遇父母或君师之丧，在墓旁筑屋守墓，称为“庐墓”。 [7] 高要: 即今广东肇庆高要，明清皆属肇庆府。 [8] “礼有经”二句: 语

出《晋书》：“礼有经有变有权”。指守孝之礼有常规，但也有可以变通之处。经，常法。权，变通。

张静斋约定日期，雇齐夫马，带了从人，取路往高要县进发。于路上商量说：“此来，一者见老师；二来，老太夫人墓志，就要借汤公的官衔名字。”不一日，进了高要城。那日知县下乡相验去了，二位不好进衙门，只得在一个关帝庙里坐下。那庙正修大殿，有县里工房在内监工^[1]，工房听见县主的相与到了，慌忙迎到里面客位内坐着，摆上九个茶盘来。工房坐在下席，执壶斟茶。

[注释]

[1]工房：州县仿中央六部之职而设的六房。工房为“六房”之一，负责营造修葺工程等事宜。这里指掌管工房的胥吏。

吃了一回，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方巾阔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胡子。那人一进了门，就叫把茶盘子撤了，然后与二位叙礼坐下，动问那一位是张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

严贡生出场，眼鼻很有个性化特征。

素昧平生就从地下钻出来，想通过张、范的推介巴上县官，可谓削尖脑袋钻营。此种钻营者历代层出不穷。

既与“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又何须毛遂自荐、要范、张搭桥？又要自抬身价自夸已攀上官府。自相矛盾，说谎惯了。

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贱姓严，舍下就在咫尺。去岁宗师案临^[1]，幸叨岁荐^[2]，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旧？”二位各道了年谊师生，严贡生不胜钦敬。工房告过失陪，那边去了。严家家人掇了一个食盒来，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开盒盖，九个盘子，都是鸡、鸭、糟鱼、火腿之类。严贡生请二位老先生上席，斟酒奉过来，说道：“本该请二位老先生降临寒舍，一来蜗居恐怕褻尊^[3]，二来就要进衙门去，恐怕关防有碍^[4]，故此备个粗碟，就在此处谈谈，休嫌轻慢。”二位接了酒道：“尚未奉谒，倒先取扰。”严贡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干一杯，二位恐怕脸红，不敢多用，吃了半杯放下。严贡生道：“汤父母为人廉静慈祥，真乃一县之福。”张静斋道：“是。敝世叔也还有些善政么？”严贡生道：“老先生，人生万事，都是个缘法，真个勉强不来的。汤父母到任的那日，敝处阖县绅衿，公搭了一个彩棚，在十里牌迎接。弟站在彩棚门口。须臾，锣、旗、伞、扇、吹手、夜役，一队一队，都过去了。轿

子将近，远远望见老父母两朵高眉毛，一个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里就晓得是一位岂弟君子^[5]。却又出奇，几十人在那里同接，老父母轿子里两只眼只看着小弟一个人。那时有个朋友，同小弟并站着，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又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问我：‘先年可曾认得这位父母？’小弟从实说：‘不曾认得。’他就痴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抢上几步，意思要老父母问他甚么，不想老父母下了轿，同众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别处，才晓得从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命的。次日，小弟到衙门去谒见，老父母方才下学回来^[6]，诸事忙作一团，却连忙丢了，叫请小弟进去，换了两遍茶，就像相与过几十年的一般。”张乡绅道：“总因你先生为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来自然时时请教。”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容易不大喜会客^[7]，却也凡事心照^[8]。就如前月县考^[9]，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叫了进去，细细问他从的先生

凭空杜撰出知县慧眼识英雄的故事。吹牛大王的本事非凡。

马上被当场戳穿。

夸老师是为了夸自己。范举人已学会自夸。

钱粮师爷的本色。

幕僚之类。

当场戳穿。

是那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着实关切。”范举人道：“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赏鉴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贺。”严贡生道：“岂敢，岂敢。”又道：“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羨，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低声说道：“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罢，我就来。”那小厮又不肯去。张、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请回罢。”严贡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才说得一句，听见锣响，一齐立起身来说道：“回衙了。”

[注释]

[1] 案临：也称为“按临”，指省里的提学官到所管的府州县主持考试考校生员。 [2] 岁荐：出贡的一种，即岁贡，指被荐举成为岁贡生。岁贡指府、州、县各级地方官学的廪生在食饩到一定年限后挨次出贡者。 [3] 褒尊：客套话，褒读对方的尊严之意。 [4] 关防：设关防范的措施。 [5] 岂弟（kǐ dì）：也作“恺悌”，语出《诗经》，和乐平易之意。 [6] 老父母：父母官为民间对州县地方官的称呼，这里则是严贡生对于汤知县的谀称。下学：指从县学回到县衙。知县到任第二日，循惯例要去县学拜谒孔子牌位，并召集秀才讲书。 [7] 容易：轻易。 [8] 心照：彼此心里有数私下关照。 [9] 县考：即县试，童子试中县一级的考试。参加考试的童生在通过县试后还要接连通过府试、提学道的考试才能成为秀才。

二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拿着帖子，向贡生谢了扰，一直来到宅门口投进帖子去。知县汤奉接了帖子，一个写“世侄张师陆”，一个写“门生范进”，自心里沉吟道：“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这回同我新中的门生来见，不好回他。”吩咐快请。两人进来，先是静斋见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1]，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

此乃张静斋要拉范进同来的奥妙所在。

道：“先母见背^[2]，遵制丁忧^[3]。”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4]，拱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5]，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因说道：“却是得罪的紧。我这敝教，酒席没有什么吃得，只这几样小菜，权且用个便饭。敝教只是个牛羊肉^[6]，又恐贵教老爷们不用^[7]，所以不敢上席。现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来牌票甚紧，衙门里都也莫得吃。”掌上烛来，将牌拿出来看着。一个贴身的小厮在知县耳跟前悄悄说了几句话。知县起身向二位道：“外边有个书办回话^[8]，弟去一去就来。”

鲁迅激赏这段描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注释]

[1] 阔别：远别，久别。 [2] 见背：父母或长辈去世。 [3] 丁忧：指遭逢父母丧事，也称为“丁艰”。旧制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实际为 27 个月），其间不做官、不婚娶、不应考等。 [4] 吉服：泛指礼服，这里指拜客时所穿的较为正式的礼服。暗指范进为了见汤知县没有穿孝服，这是违背当时礼制的。因此汤知县在得知此事后大惊，并且要换去吉服。 [5] 柔鱼：即鲑鱼。 [6] 敝教：汤知县对于自己所信奉的伊斯兰教的谦称。 [7] 贵教：尊称对方所信奉的教。 [8] 书办：官府中管办文书的属吏。

去了一时，只听得吩咐道：“且放在那里。”回来又入席坐下，说了失陪，向张静斋道：“张世兄，你是做过官的，这件事正该商之于你，就是断牛肉的话。方才有几个教亲^[1]，共备了五十斤牛肉，请出一位老师夫来求我，说是要断尽了，他们就没有饭吃，求我略松宽些，叫做‘瞒上不瞒下’，送五十斤牛肉在这里与我，却是受得受不得？”张静斋道：“老世叔，这话断断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汤知县道：“那个刘老先生？”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

出则为贪官，
处则为劣绅。

刘基是元朝至元年间的进士，连朝代都搞错了。范进插嘴硬说是第三名，强不知以为知，已学会招摇撞骗。

刘基刘青田应是青田人而非青田知县。

信口开河，牛头不对马嘴。本朝开国元老的事都信口雌黄。听的两个老爷也全都懵懵。

以酷邀名，酷吏传经，足见官场黑暗。

第五名^[2]。”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3]。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访普’的一般^[4]。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说道：‘他以为天下事都靠着你们书生！’到第二日，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又用毒药摆死了。这个如何了得！”知县见他说的口若悬河，又是本朝确切典故，不由得信，问道：“这事如何处置？”张静斋道：“依小侄愚见，世叔就在这事上出个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将这老师夫拿进来，打他几十个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张告示在傍，申明他大胆之处。上司访知，见世叔一丝不苟，升迁就在指日。”知县点头道：“十分有理。”当下席终，留二位在书房住了。

[注释]

[1] 教亲：指与汤知县一样的伊斯兰教徒。 [2] “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指洪武三年的进士考试以“天下有道”三句出题，刘基在此科考试中考中第五名进士。“天下有道”是出自《论

语·季子》中的三句话：“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事实上，洪武三年（1370）才颁布《科举诏》，宣布实行科举考试，当年只有乡试而没有会试。并且刘基是元朝至顺年间的进士，洪武三年任弘文馆学士之职，并在当年十一月作为开国功臣被封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诚意伯。后来刘基被丞相胡惟庸所谮，忧愤而死，也有一说是被胡惟庸毒死。这里是在写张静斋的信口开河。 [3] 翰林：在科举考试中，殿试一甲三人都进入翰林院为官，状元任翰林修撰，榜眼、探花任翰林编修。此外，还会在二三甲进士中进行考试，即“馆选”，选出优秀者称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三年后，这些庶吉士再进行考试，优秀者留在翰林院任编修、检讨等职，其余则另授给事中、御史等职，这称之为“散馆”。在明清两代，翰林官是包括阁臣在内的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因此受到士人重视。 [4] 雪夜访普：指宋太祖赵匡胤大雪之夜访宰相赵普的故事。据《宋史·赵普传》：开宝六年（973），宋太祖曾到赵普的宅第看望他，正好吴越王钱俶写了书信给赵普，并送来了十瓶海物。宋太祖让赵普将瓶子打开，发现里面都是形如瓜子的金粒。张静斋随口胡扯，将《宋史》所记载的赵匡胤、吴越王钱俶以及赵普之事扯到朱元璋、张士诚（文中所称“江南张王”）、刘基的身上。

次日早堂^[1]，头一起带进来是一个偷鸡的积贼^[2]，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

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刮喇”的一声，痢出一抛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夫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的紧紧的，只剩得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以意为法，胡作非为，实则无法无天。

酷虐百姓以邀名，以虐杀人命换取升官机会。

[注释]

[1] 早堂：旧时官府早晨坐衙治事，称为“早堂”。 [2] 积贼：惯贼、惯偷。

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说道：“我们就是不该送牛肉来，也不该有死罪！这都是南海县的光棍张师陆的主意！我们闹进衙门去，揪他出来，一顿打死，派出一个人来偿命！”不因这一闹，有分教：

惩创。

贡生兴讼，潜踪私来省城；乡绅结亲，谒贵竟游京国^[1]。

[注释]

[1] 京国：京城、国都。

未知众回子吵闹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点评]

续前回范进中举的

第三重奏 严冷的笑：范进与张静斋沆瀣一气从可悲转而可憎

除了滑稽的笑和含泪的笑，从第三回未延至本回前半出现了第三重奏：严冷的笑。那是随着张静斋的出现而奏出的音响。如果说范进中举前，主要从胡屠户对他的轻贱表现他的辛酸，流露了作者对他的哀怜；那么，中了举变成老爷后，作者则主要写在张静斋的教唆下，范进如何一步步蜕变，笑声里哀怜的音调就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严冷灭裂的讥讽，特别对于欺压平民的张乡绅，作者满怀憎恶，向他喷射讽刺的烈焰。

张静斋拉拢新举人，就像投机商抢夺奇货，他慷慨解囊，又是赠银、又是赠屋，貌似好交游、敦友谊的样子。然而，作者不声不响地夹写了他为侵占田产而设计讹诈僧官的阴谋，其品行为人就已昭然若揭了。他今日之不惜重价，只不过是在新贵人身上投资，为了他日可以从中牟取暴利。他对范进的带挈指点，实际上是腐蚀教唆，把原来尚不失拙朴的八股腐生，俘虏到官僚劣绅阵营中来，濡染成他们的同类。

范进也真没有辜负他的引路人，居丧期间张静斋教唆他去高要县知县汤奉处打秋风。一开头他尚有犹豫，“不知大礼上可行得？”经过张静斋的一番言传身教，他的脸皮很快就厚起来了，在张静斋的“礼有经，亦有权”的理论指导和实际导演下，他出色地扮演了一出吃大虾元子的丑剧：按照当时的丧制，居父母丧应当不饮酒、不吃荤、穿孝服、不远出，范进在母亲刚刚去世的热丧期间，不但远出打秋风，而且脱下孝服穿着吉服去见汤知县。这已经是严重违制了，但在知县的宴席上，看见摆着银镶杯子和筷子，他却要退前缩后扭捏作态不肯用。知县心里着急：他居丧如此尽礼，如果不吃荤菜，那我还没准备素菜呢！后来看到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这才放了心。鲁迅激赏这段描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接着，张静斋在汤知县面前谈古论今信口雌黄，把元朝至顺年间的进士、明朝开国功臣刘基（当时妇孺皆知的人物）说成明洪武三年（1370）才中的第五名进士，其无知不言自明。范进也不甘寂寞，为显示自己有学问，偏偏要凑上去插嘴说：“想是第三名？”这时他已经学会胡吹瞎扯大言不惭，与张静斋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了。

高要县的回民推举一老师夫做代表，送给汤知县五十斤牛肉，张静斋叫知县抓住这个机会出个“清官”的大名，“升迁就在指日”。汤奉按照以酷刑邀清名的高招，如法炮制，结果把无辜的老师夫活活枷死。作者安排了回民围攻县衙要打死张静斋的情节，逼得张静斋和范进穿着草帽草鞋，翻墙逃窜，狼狈不堪，“忙忙如丧家之狗，急急如漏

网之鱼”。这在讽刺艺术中称为惩创，故意设一个局，重重惩罚你一下。这突出地表现了吴敬梓深恶痛绝的愤恨之情，在严冷的笑里听得见作家的切齿之声。

吴敬梓的讽刺艺术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对胡屠户、范进、张静斋，态度各有不同；对同一个范进，以其发迹蜕变为界，前后感情也不一样。他能够度量讽刺对象的质地和尺寸，分别用不同的态度和感情，轻拢慢捻，弹奏出不同音调、不同性质的笑声，组成笑的多重奏。读罢《儒林外史》，闭目回味，仿佛可以听到这位古典作家用心弦弹奏的讽刺交响乐，听出他的愤恨和鄙夷、抗议和悲哀，我们还在自己的心底引起深深的共鸣，并且赞叹着：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呵！

当范进、张静斋到高要县汤知县处打秋风，在关帝庙候见时，不知从哪里闻风钻出一个严贡生来，素昧平生就献上一桌酒菜，显得十分殷勤慷慨。严贡生形象十分丰富，本回先点评两点。

钱粮师爷的伎俩

要作恶就必须倚官仗势。严贡生自己还没有挣到乌纱帽，他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攀结官府，为“父母官”的贪赃枉法出谋划策，充当幕僚和心腹爪牙，可以直接或间接分得一杯羹。他向范、张介绍自己“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凭空杜撰出一个“汤父母”慧眼识英雄的故事，替自己佩戴上用谎言编织的花环，赢来对方表示敬意后，他开始显露“师爷”的真本领：他对一县的“钱粮耗羨”了如指掌，对各个县太爷的“做法”和“枝

叶”看得透、估得出，深谙衙门内幕，很像当过衙门钱粮、刑名幕僚的“师爷”（小说后面提到，王惠一到南昌太守任上就急于打探这些事）。这类师爷是“父母官”贪赃枉法、盘剥百姓的“要紧的”帮凶，岁脩也比别种幕僚高出许多。他以前任“父母”身边“要紧的人”的身份，指出新任“父母”的“做法”不到家——可以捞万金的只捞了八千金。此时，他显示师爷干才的意图也就显豁了：希望借重范进和张静斋向汤父母推荐，使他成为汤父母身边“要紧的人”。至此，这个一向吝刻的人，为何慷慨破费设宴款待素昧平生的异乡客人，也就不言自明了。对于当权的父母官，他要想一切办法，往上靠，往上贴，往上攀，他是攀附在封建官僚制藤架上的一只毒瓜，离开官府衙门，他就失去凭恃和依仗，即便汤父母并不认识他，他也要冒充是“极好的相与”，并以此吓唬人、威胁人。

恣睢横暴的劣绅

作为劣绅，他不是一般地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是时时刻刻无孔不入地用最刁钻、最卑劣的诡计榨取别人的血汗。他具有恶讼棍的阴险，满肚子的狡诈，他却要装出一脸的率真，谦逊地向范进、张静斋作口头的自我鉴定：“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话音刚落，他家的一个小厮走来告急，当场戳穿了他的自我鉴定。他不仅计赚邻居猪，还以虚钱实契讹诈农民黄梦统，拿着空借约，丧心病狂地要人家的利钱，硬是把黄梦统的驴和米连同稍袋都短回家去。第六回他装病讹船家，使心用心，阴险至极！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话说众回子因汤知县枷死了老师夫，闹将起来，将县衙门围的水泄不通，口口声声只要揪出张静斋来打死。知县大惊，细细在衙门里追问，才晓得是门子透风^[1]。知县道：“我至不济，到底是一县之主，他敢怎的我？设或闹了进来，看见张世兄，就有些开交不得了。如今须是设法先把张世兄弄出去，离了这个地方上才好。”忙唤了几个心腹的衙役进来商议。幸得衙门后身紧靠着北城，几个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绳子把张、范二位系了出去，换了蓝布衣服、草帽、草鞋，

严冷灭裂的讽刺。

寻一条小路，忙忙如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连夜找路回省城去了。

[注释]

[1] 门子：指县衙里的小衙役。

任意施法酷虐小民，以酷邀宠。

这里学师、典史，俱出来安民，说了许多好话，众回子渐渐的散了。汤知县把这情由细细写了个禀帖^[1]，禀知按察司^[2]。按察司行文书檄了知县去^[3]。汤奉见了按察司，摘去纱帽，只管磕头。按察司道：“论起来，这件事你汤老爷也忒孟浪了些^[4]，不过枷责就罢了，何必将牛肉堆在枷上？这个成何刑法？但此刁风也不可长。我这里少不得拿几个为头的来尽法处置，你且回衙门去办事，凡事须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汤知县又磕头说道：“这事是卑职不是。蒙大老爷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后知过必改。但大老爷审断明白了，这几个为头的人，还求大老爷发下卑县发落，赏卑职一个脸面。”按察司也应承了。知县叩谢出来，回到高要。过了些时，果然把五个为头的回子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发

官官相护虐害百姓。

来本县发落。知县看了来文，挂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摇大摆出堂，将回子发落了。

[注释]

[1] 禀帖：民众或下级上呈官府文书。 [2] 按察司：“提刑按察使司”的简称，明清各省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员考核的机关，长官为按察使，也称为“臬司”或“臬台”。 [3] 檄：此文指用官方的文书传召。 [4] 孟浪：鲁莽、莽撞。

正要退堂，见两个人进来喊冤，知县叫带上来问。一个叫做王小二，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去年三月内，严贡生家一口才过下来的小猪，走到他家去，他慌送回严家。严家说，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钱银子，把小猪就卖与他。这一口猪在王家已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把猪关了。小二的哥子王大走到严家讨猪，严贡生说，猪本来是他的，“你要讨猪，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来，领了猪去”。王大是个穷人，那有银子，就同严家争吵了几句，被严贡生几个儿子，拿拴门的闩，赶面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

再返回到严家。

欺压百姓，不仅诡计多端而且穷凶极恶。

打折了，睡在家里。所以小二来喊冤。知县喝过一边，带那一个上来问道：“你叫做甚么名字？”那人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禀道：“小人叫做黄梦统，在乡下住。因去年九月上县来交钱粮，一时短少，央中向严乡绅借二十两银子，每月三分钱^[1]，写立借约，送在严府，小的却不曾拿他的银子。走上街来，遇着个乡里的亲眷，说他有几两银子借与小的，交个几分数，再下乡去设法，劝小的不要借严家的银子。小的交完钱粮，就同亲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这事来，问严府取回借约，严乡绅问小的要这几个月的利钱。小的说：‘并不曾借本，何得有利？’严乡绅说小的当时拿回借约，好让他把银子借与别人生利；因不曾取约，他将二十两银子也不能动，误了大半年的利钱，该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说。情愿买个蹄酒上门取约。严乡绅执意不肯，把小的的驴和米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2]，还不发出纸来^[3]。这样含冤负屈的事，求太老爷做主！”

[注释]

[1] 每月三分钱：指每月三分银子的利息。 [2] 稍袋：厚粗布口袋。短：拦路抢走、截留。 [3] 纸：这里指借约。

知县听了，说道：“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1]，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便将两张状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早有人把这话报知严贡生。严贡生慌了，自心里想：“这两件事都是实的，倘若审断起来，体面上须不好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卷卷行李，一溜烟走急到省城去了。

[注释]

[1] 衣冠：缙绅、士大夫的代称。

知县准了状子，发房出了差^[1]，来到严家，严贡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会严二老官。二老官叫做严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两人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这严致和是个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严致和见差人来说了此事，他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见哥子又不在家，不敢轻慢，

转入严监生和王德、王仁。名和字都有寓意。

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忙着小厮去请两位舅爷来商议^[2]。

[注释]

[1] 发房出了差：指将案件交给县衙的刑房，并派差役去传唤当事人。 [2] 舅爷：即后文的“阿舅”，对于妻子兄弟的敬称。

做幕僚和坐馆教书，是未仕士人的两大营生。

他两个阿舅姓王，一个叫王德，是府学廩膳生员^[1]；一个叫王仁，是县学廩膳生员。都做着极兴头的馆^[2]，铮铮有名。听见妹丈请，一齐走来。严致和把这件事从头告诉一遍，“现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样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说同汤公相与的，怎的这一点事就吓走了？”严致和道：“这话也说不尽了。只是家兄而今两脚站开，差人却在我这里吵闹要人，我怎能丢了家里的事，出外去寻他？他也不肯回来。”王仁道：“各家门户，这事究竟也不与你相干。”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门里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饭吃，他们做事，只拣有头发的抓^[3]，若说不管，他就更要的人紧了。如今有个道理，是‘釜底抽薪’之法。只消央个人去把告状的安抚住

了，众人递个拦词^[4]，便歇了。谅这也没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们愚兄弟两个去寻了王小二、黄梦统，到家替他分说开。把猪也还与王家，再折些须银子给他养那打坏了的腿；黄家那借约，查了还他；一天的事，都没有了。”严致和道：“老舅怕不说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涂人，几个舍侄，就像生狼一般，一总也不听教训。他怎肯把这猪和借约拿出来？”王德道：“妹丈，这话也说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侄拗着，你认晦气，再拿出几两银子，折个猪价，给了王姓的；黄家的借约，我们中间人立个纸笔与他，说寻出作废纸无用。这事才得落台，才得个耳根清静。”

狼视眈眈。

[注释]

[1]廩膳生员：简称为“廩生”，又称为“食饩生”，洪武初年，府、州、县各级学校的生员皆有定额，并且每月给予一定的廩饩月米。后来名额增加，原本有廩禄的生员称为“廩膳生员”，增加的生员称之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没有月米的供给。此后名额又进一步增加，称之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廩生是生员中的最高层次，不仅每月有一定的廩禄收入，而且还有岁贡等其他生员没有的机会或特权，因此在生员中最难考取。一

般来说，只有成绩最优秀的增生和附生，才能够在廪生名额空出的情况下增补成为廪生。[2]兴头：兴旺。[3]只拣有头发的抓：意为只拣容易的并且有好处的地方下手。[4]拦词：呈请官府请求允许私下和解案件的状子。

当下商议已定，一切办的停妥，严二老官连在衙门使费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官司已了。过了几日，整治一席酒，请二位舅爷来致谢。两个秀才，拿班做势^[1]，在馆里又不肯来。严致和吩咐小厮去说：“奶奶这些时心里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请吃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爷们谈谈。”二位听见这话，方才来。严致和即迎进厅上，吃过茶，叫小厮进去说了。丫环出来请二位舅爷。进到房内，抬头看见他妹子王氏，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2]。见他哥哥进来，丢了过来拜见。奶奶抱着妾出的小儿子，年方三岁，带着银项圈，穿着红衣服，来叫舅舅。二位吃了茶，一个丫环来说：“赵新娘进来拜舅爷。”二位连忙道：“不劳罢。”坐下说了些家常话，又问妹子的病：“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说罢，前厅摆下

酒席，让了出去上席。

[注释]

[1] 拿班做势：即故意摆架子、装腔作势之意。 [2] 围碟：摆在席面上装各色干果糕点的碟子。一套中有多个碟子，放在桌上围成一圈，故有此名。

叙些闲话，又提起严致中的话来。王仁笑着问王德道：“大哥，我倒不解，他家大老那宗笔下，怎得会补起廩来的^[1]？”王德道：“这是三十年前的话。那时宗师都是御史出来，本是个吏员出身^[2]，知道甚么文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发离奇了，我们至亲，一年中也要请他几次，却从不曾见他家一杯酒。想起还是前年出贡竖旗杆^[3]，在他家扰过一席。”王德愁着眉道：“那时我不曾去。他为出了一个贡，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派分子^[4]，县里狗腿差是不消说^[5]，弄了有一二百吊钱，还欠下厨子钱，屠户肉案子上的钱，至今也不肯还，过两个月在家吵一回，成甚么模样！”严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

连夏总甲之流
也难逃。

严监生节俭成性。

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6]，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二位哈哈大笑，笑罢说：“只管讲这些混话^[7]，误了我们吃酒。快取骰盆来。”当下取骰子送与大舅爷^[8]：“我们行状元令^[9]。”两位舅爷，一个人行一个状元令，每人中一回状元吃一大杯。两位就中了几回状元，吃了几十杯。却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严监生一回状元也不曾中。二位拍手大笑。吃到四更尽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

严贡生奢侈成性。

[注释]

[1] 补起廩来：即由增广生员或是附学生员增补成为廩膳生员。 [2] 吏员出身：指由胥吏出身为官。吏员在任职期满、到达一定年限后，要进行考核，若没有犯过贪赃枉法之类的事情，可参加考试，通过考试后便可担任官职。但胥吏出身的官员往往被

视为“异途”，无论是在官场的地位、前途，还是所得到的评价都远远不如经由“正途”——也就是科举考试出来的官员。 [3]出贡竖旗杆：秀才出贡之后就可以参加选官，因此在宗祠或是家宅前竖立旗杆，以示尊荣。 [4]地方：指地保。 [5]狗腿差：对于衙役的蔑称。 [6]花梨椅子：用花梨木制作的椅子。花梨木又称花榈木，木色红紫，肌理细腻，木质坚好，是贵重的家具用材。 [7]混话：闲话。 [8]骰（tóu）子：即色子，一种赌具。用骨头、象牙等制成正方体小块，每面分刻有一到六点。 [9]状元令：一种酒令。在行令的时候排列六只酒杯，一个大杯代表四点，五只小杯分别代表其它五个数字，用一颗骰子掷点，掷出哪个点就喝哪个杯子里的酒，掷出四点者喝大杯，称之为中状元。

自此以后，王氏的病渐渐重将起来。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并不见效。看看卧床不起，生儿子的妾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看他病势不好，夜晚时，抱了孩子在床脚头坐着哭泣，哭了几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1]。”王氏道：“你又痴了，各人的寿数，那个是替得的？”赵氏道：“不是这样说。我死了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爷四十多岁，只得这点骨血，再娶个大娘来，各养的各疼。自古说：‘晚娘的拳头^[2]，云里的日头。’

“生儿子的妾”
抱了制胜的法宝作法。

祭起法宝，要
引出对方的关键的一句話。

已知其意，不
轻易上套，尚不甘
心缴械。

继续努力，不
折不挠。

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王氏听了，也不答应。赵氏含着眼泪，日逐煨药煨粥，寸步不离。

[注释]

[1]大娘：妾对于嫡妻的尊称。 [2]“晚娘的拳头”二句：意思是晚娘的拳头就像云里的日头，时不时就出现。晚娘，即继母。

一晚，赵氏出去了一会，不见进来。王氏问丫环道：“赵家的那去了？”丫环道：“新娘每夜摆个香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1]，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见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听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间，赵氏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2]？”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致和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王氏摇手道：“这个也随你们怎样做去。”

就等这句话！
目的达到。

配合默契，合
谋的共胜也。

〔注释〕

[1]天井：这里指宅院中房与房之间，或房与围墙之间所围成的露天空地，由于其形状如井，且无顶盖，可观天，故有此称。 [2]填房：旧时将嫡妻死后续娶的妻子称为“填房”。

严致和就叫人极早去请了舅爷来，看了药方，商议再请名医。说罢，让进房内坐着，严致和把王氏如此这般意思说了，又道：“老舅可亲自问声令妹。”两人走到床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语了，把手指着孩子，点了一点头。两位舅爷看了，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须臾，让到书房里用饭，彼此不提这话。吃罢，又请到一间密屋里。严致和说起王氏病重，吊下泪来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内助！如今丢了我，怎生是好！前日还向我说，岳父岳母的坟，也要修理。他自己积的一点东西，留与二位老舅做个遗念。”因把小厮都叫出去，开了一张橱，拿出两封银子来，每位一百两，递与二位：“老舅休嫌轻意。”二位双手来接。严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将来要备祭桌，破费钱财，都是我这里备齐，请老舅来行礼。明日还拿轿子接两位舅奶奶

迫不及待，乘胜追击，就怕生变也。

尚待出价，不肯轻易抛售。

出价。

就等着呢！

来，令妹还有些首饰，留为遗念。”交毕，仍旧出来坐着。

密室交易成交。

是好演员！与“把脸本丧着”对读。

大言不惭！上纲上线到念书人最高使命上。刻绘得入木三分，一句话足以显示一个形象，活现假儒嘴脸。

严监生有意提弦。这是有求于二王的关键处。二王已主动承诺为其“做主”。届时却寒盟背叛。

对假儒之伪妄，吴敬梓切齿痛恨。

外边有人来候，严致和去陪客去了，回来见二位舅爷哭得眼红红的。王仁道：“方才同家兄在这里说，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谓王门有幸。方才这一番话，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没有这样道理，还要恍恍忽忽，疑惑不清，枉为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1]。舍妹歿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2]，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3]，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严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话^[4]。”两位道：“有我两人做主。但这事须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几两银子，明日只做我两人出的，备十几席，将三党亲都请到了^[5]，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6]，谁人再敢放屁！”严致和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交与，二位义形于色去了。

[注释]

[1] 如夫人：对别人妾的恭维称呼，即如同夫人之意。 [2] 纲常：即儒家“三纲五常”的简称，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3] 做文章，代孔子说话：指做八股文。八股文要代圣贤立言，在文章的主要部分要模拟孔子、孟子的口气立论，设身处地地按照儒家圣贤的口吻去阐发儒家正统思想。 [4] 寒族：对本族族人的谦称。 [5] 三党亲：指父族本家以及母族、妻族的亲戚。 [6] 正室：即嫡妻，又称为“正妻”，妾则称为“侧室”“偏房”等。

过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严家来写了几十幅帖子，遍请诸亲六眷，择个吉期，亲眷都到齐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个亲侄子一个也不到。众人吃过早饭，先到王氏床面前写立王氏遗嘱。两位舅爷王于据、王于依都画了字。严监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红绸；赵氏穿着大红，戴了赤金冠子。两人双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于依广有才学，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恳切。告过祖宗，转了下来，两位舅爷叫丫环在房里请出两位舅奶奶来，夫妻四个，齐铺铺请妹夫、妹妹转在大边^[1]，磕下头去，以叙姊妹之礼。众亲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家

不忘埋下伏笔。

讥刺。

人、媳妇、丫环、使女，黑压压的几十个人，都来磕了主人、主母的头。赵氏又独自走进房内拜王氏做姐姐。那时王氏已发昏去了。

何其忍也！

[注释]

[1]大边：又称为“上首”，位置较尊的一侧。当时接待宾客、行礼或宴席以左边为大，因此左边为“大边”。

行礼已毕，大厅、二厅、书房、内堂屋，官客并堂客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1]。吃到三更时分，严监生正在大厅陪着客，奶妈慌忙走了出来说道：“奶奶断了气了^[2]！”严监生哭着走了进去，只见赵氏扶着床沿，一头撞去，已经哭死了。众人且扶着赵氏灌开水，撬开牙齿，灌了下去，灌醒了时，披头散发，满地打滚，哭的天昏地暗。连严监生也无可奈何。管家都在厅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殓，只有两个舅奶奶在房里，乘着人乱，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滚在地下，也拾起来藏在怀里。严监生慌忙叫奶妈抱起哥子来，拿一搭麻替他披着。那时衣衾棺槨，都是现成的。人过了殓，天

一边披红戴金喜庆热闹，一边孤寂地断了气。红与白对比鲜明，有似后来《红楼梦》里一边宝玉婚礼一边黛玉归天。

夫唱妇随，趁火打劫。

才亮了。灵柩停在第二层中堂内^[3]，众人进来参了灵，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4]，每家两个。

[注释]

[1] 官客并堂客：男宾以及女宾。 [2] 奶奶：仆人对于主母的尊称。 [3] 中堂：厅堂。厅堂位于南北中间的位置，故有此称。 [4] 送孝布：指丧家把做孝服的白布送到需要穿孝服的亲戚家中。

第三日成服^[1]，赵氏定要披麻戴孝，两位舅爷断然不肯，道：“‘名不正则言不顺’^[2]。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带一年孝，穿细布孝衫，用白布孝箍。”议礼已定，报出丧去。自此，修斋、理七、开丧、出殡^[3]，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了半年，不必细说。赵氏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每家四只；鸡、鸭、小菜不算。

[注释]

[1] 成服：古代丧礼，大殓后死者亲属按与死者关系的亲疏，分别穿上礼制规定应穿的孝服，称之为成服。 [2] 名不正则言不顺：语出《论语·子路》，原指名分不正或名实不符，言语就不能顺理成章。这里指从名分上说，赵氏已是正妻，不应再像妾一

“义形于色”，遵礼的模范。

又能正名分“代孔子说话”，又能“议礼”，连用什么质料的孝衫、什么颜色的孝箍，都烂熟于胸，一丝不苟，看来真不愧“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但骨子里却是做着伤天害理的事。

严监生并不惜费。

样给王氏披麻戴孝。 [3] 修斋：会集僧人或道徒供斋食、作法事。开丧：即发表。向亲友公告丧事的日程安排。出殡：将灵柩运到埋葬或寄放的地点。

不觉到了除夕，严监生拜过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严监生同赵氏对坐，奶妈带着哥子坐在底下。吃了几杯酒，严监生吊下泪来，指着一张橱里，向赵氏说道：“昨日典铺内送来三百两利钱，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送来，我就交与他，我也不管他在那里用。今年又送这银子来，可怜就没人接了！”赵氏道：“你也莫要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我是看见的，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这些银子，够做甚么！再有些也完了。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这银子也不费用掉了，到开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1]，剩下来的银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举年^[2]，就是送与两位舅

睹物思亲，并非重钱不重人者。

并不吝嗇。

爷做盘程^[3]，也是该的。”

[注释]

[1] 开年：即开春、开岁，指来年年初。好事：指超度亡灵的法事。 [2] 科举年：举行乡试的年份。 [3] 盘程：即盘缠，应举的路费。

严监生听着他说。桌子底下一个猫就趴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那猫吓的跑到里房内去，跑上床头，只听得一声大响，床头上掉下一个东西来，把地板上的酒坛子都打碎了。拿烛去看，原来那瘟猫把床顶上的板跳踢一块，上面吊下一个大篾篓子来。近前看时，只见一地黑枣子拌在酒里，篾篓横睡着。两个人才扳过来，枣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纸包着。打开看时，共五百两银子。严监生叹道：“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聚积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一回哭着，叫人扫了地，把那个干枣子装了一盘，同赵氏放在灵前桌上，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因此，新年不出去拜节，在家哽哽咽咽，不时哭

并非想钱不想人。

不是为得钱而喜，而是为失人而悲，忆念夫妻情义，悼亡情深，竟至于一蹶不振，一病不起！这些都是与“吝啬鬼”相悖的情愫。

与其说严监生与莫里哀、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同类，不如说他更接近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具有由他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多种多样的情感，与果戈理《死魂灵》里的守财奴也是同类。

泣，精神颠倒，恍惚不宁。过了灯节后，就叫心口疼痛，初时撑着，每晚算账，直算到三更鼓，后来就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赵氏劝他道：“你心里不自在，这家务事就丢开了罢。”他说道：“我儿子又小，你叫我托那个？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气渐深，肝木克了脾土^[1]，每日只吃两碗米汤，卧床不起，及到天气和暖，又强勉进些饮食，挣起来家前屋后走走。挨过长夏，立秋以后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

[注释]

[1] 肝木克了脾土：中医用五行来对应五脏，肝属木，而脾属土。“肝木克了脾土”指肝火太盛，以致损伤了脾气，因此会肝气郁积、胸满不食。

那一日，早上吃过药，听着萧萧落叶打的窗子响，自觉得心里虚怯，长叹了一口气，把脸朝床里面睡下。赵氏从房外同两位舅爷进来问病，就辞别了到省城里乡试去。严监生叫丫环扶起

来强勉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几日不曾看妹丈，原来又瘦了些——喜得精神还好。”严监生请他坐下，说了些恭喜的话，留在房里吃点心，就讲到除夕晚里这一番话，叫赵氏拿出几封银子来，指着赵氏说道：“这倒是他的意思，说姐姐留下来的一点东西，送与二位老舅添着做恭喜的盘费。我这病势沉重，将来二位回府，不知可会的着了？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二位接了银子，每位怀里带着两封，谢了又谢，又说了许多的安慰的话，作别去了。

一生受气，懦弱成性。

自此，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头。诸亲六眷都来问候。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到中秋已后，医家都不下药了。把管庄的家人都从乡里叫了上来。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1]，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

是侦察情况，伺机下手。

这就是有名的“临终伸两指”，被有些论者作为吝啬鬼的标志性情节。其实，此不足以涵盖严监生整体形象的意义。

以己腹度人，
只关注银子。

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只因这一句话，有分教：

[注释]

[1] 一声不倒一声的：一声连接一声的。

争田夺产，又从骨肉起戈矛；继嗣延宗，齐向官司进词讼。

不知赵氏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点评]

严贡生（严大）严监生（严二）“二严”之成对组合，与“二王”“二娄”成对组合之意义完全不同。“二严”有共性又有正相对照之一面：严大奢纵，严二节俭；严大心狠手毒，严二畏葸怯懦；严大是贪婪强掠型，严二是

守财悖弱型。

兄弟析产后比邻而居，严二克俭守财，家业不匮，但多年无子嗣（临死前三年方得妾生一子）；严大奢侈纵欲，家产日蹙，而子息蕃衍，“吃在碗里，看在碟里”，对弟产长存覬觐之心，虎视眈眈。严二惯受“大房里的气”，与虎为邻，造成极大的心理威胁，更加忧心忡忡。他胆小而无能，对老大赔尽小心，包括白赔银两为老大了结官司，直到临终前都还不忘敬奉老大二百两白银、两套新衣。一面巴结讨好老大，乞求怜悯而饶过自己这房；一面向两位大舅（二王）托孤：“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说得多么悲伤可怜！

如果按一般文学作品常套，像这样被恃强凌弱的弱者，作者应给予更多的怜恤，写成值得同情的正面人物，在善恶更鲜明的对照中，更可以加强对恶方的鞭挞。但吴敬梓却不肯给予严二充分的正面品性。这是为什么呢？

他的性格与杜少卿也是恰成对照的。杜少卿是慷慨任性豪爽大方；他是一向省俭，恨不能一个铜板掰作两瓣用，“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自己病得“饮食不进，骨瘦如柴”，也“舍不得银子吃人参”。临终时他之舍不得点两茎灯草，这是他日常省俭的积习，是数十年来习惯成自然的惯性表现。省俭养成习惯沉入潜意识后，往往会不假思考，不分巨细、轻重，贯彻到各种物事；未遑分辨时机场合，贯彻

到各个时空。小说正是从他临终的奇特表现返照他日常的癖性。然而，一家人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下的钱，却要大把大把地拿去喂“生狼般”的严大父子和二王，这是迫不得已的自虐，他内心要承受多大痛苦，他会多么心疼，精神要承受多大的折磨！他的一生为守住这份家私，苦心积虑，如卧评所说“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天”。他临终还顾及两茎灯草而强竖两指，表明他并没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幻灭悲哀，他对家业还无限牵挂，对现实世界还充满留恋。说他是守财奴，才说到了第一层；更深一层看，他的人生态度，畏畏葸葸，窝窝囊囊，瑟瑟琐琐，伏低做小如小妾般卑微自虐，什么也舍不得、放不下，这才是严监生形象的特质。与杜少卿之洒脱豪爽、嵒崎磊落正相反照。以杜少卿自况的吴敬梓，“性复豪上，遇贫即施”，“未尝为来日计”（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能够对这种悒弱的生命状态有好感吗？能够为他捧上一掬同情泪吗？吴敬梓赞扬的是正与其相背反的沈琼枝的性格：不甘“伏低做小”、不甘为妾，颇有侠气、不惧不怕！

吴敬梓最恨势利和伪妾，不仅塑造了一系列势利眼，而且刻画了一些伪君子假道学，王德王仁是典型的假儒。

宗法社会讲究名分，严嫡庶之大防确是纲常名教的重头戏。正室、侧室（妾）名分不同，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就有很大的差别。正室只能有一个，正室未死就将侧室扶正，这简直就是“篡逆”，是对纲常名教的大不敬。二王之妹是严监生的正室，病重之时，严监生不等她死

就急于要把赵妾扶正，这必须得到亲党的认可。商之于二王，二王先是“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既不首肯，也不抗议，这是在等待，看对方出多少价。赚到高价后就主动把纲常名教出卖了，但还必须打着纲常的旗号，装作义形于色，说得铮铮有理。

首先，王仁以血性男子见义勇为的慷慨激昂，称赞“舍妹真是女中丈夫”，批评老妹丈“还要恍恍惚惚，疑惑不清，枉为男子。”这比一般的“首肯”“认可”要加重多少倍；而且老谋深算地事先为老妹丈安排下开脱罪责之计：主动的是“舍妹”，妹丈犹在“恍恍惚惚”中，还是被他们俩激励着才“胁从”的。

接着，王德从宗法家庭的嗣续大计来立论：不这样做双方父母都会“在天不安”，为扶正找到孝义伦理上的依据。

王仁再次慷慨陈词，“拍着桌子”义正辞严，从纲常天理的最高范畴和读书人的神圣使命的高度，上纲上线，完成了全方位的认证。

我们今天厌恶的不是他们违背纲常名教，而是他们打着行道的旗号营谋龌龊私欲的卑鄙嘴脸。这种外仁而内诈、假善而为恶、巧舌如簧而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比起单纯的作恶者又多了一层诈伪，用心更深、更奸，更有欺骗性、更危险，对道义的亵渎更深巨，对人的愚弄更可恶。戳穿他们，就是讽刺。真诚是儒学的生命，吴敬梓嫉伪妄如仇，他用笔如刀，夸饰的语言，巧妙的反话，犀利的笔锋，直逼狼心狗肺。黄评一再惊叹：“作者之笔厉害如此！”“嫉世之深一至于此！”天评也曰：

“极力摹写，甚于杀，甚于刚！”作者的诛心之笔，达到预期的效果，致使卧评曰：“余之恶王于依更甚于恶严老大。”天评响应说：“我亦云然。”

演了一出“二人转”，二王意犹未尽，进一步主动出谋划策，“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病危之人，一要保持安静的环境，二要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才能聚集最后的力量与病魔抗争。亲人总要为此而克尽最后的努力。二王倒好，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毫无骨肉之情，不顾亲妹妹的死活，一味巴结能给钱的主顾，“索性讨好，送佛送到西天，银子宝贝哉”！（天评）为了银子，偏偏要在病危的“王氏床面前写立王氏遗嘱。两位舅爷王于据、王于依都画了字”。这无异于告诉王氏：你的位置已经卖出去了，你死定了。这给她多大的刺激！紧接着严监生与赵氏披红挂彩行婚礼拜天地祖宗，“王于依广有才学，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恳切”。这无异于宣告：王氏回生之门已经关上了。这又给她多大的刺激！及至赵氏行完大礼要拜王氏做“姐姐”时，“王氏已发昏去了”。正如天评、黄评：这是“催死”，“催命”，“忍哉，忍哉”！正当新婚夫妻大宴宾客，“吃到三更时分”，酒酣耳热之际，奶妈慌忙报告：“奶奶断了气了！”王氏之死，两个哥哥与有罪焉！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乱着问^[1]，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2]，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合家大小号哭起来，准备入殓，将灵柩停在第三层中堂内。

赵氏知他一贯节省的心性。

[注释]

[1] 诇 (hòng) 乱: 乱哄哄。 [2] 灯草: 油灯的灯芯。

次早着几个家人小厮满城去报丧。族长严振先领着合族一班人来吊孝^[1]，都留着吃酒饭，领了孝布回去。赵氏有个兄弟赵老二在米店里做生意，侄子赵老汉在银匠店扯银炉^[2]，这时也公备个祭礼来上门。僧道挂起长幡，念经追荐。赵氏领着小儿子，早晚在柩前举哀。伙计、仆从、丫环、养娘^[3]，人人挂孝。门口一片都是白。看看闹过头七，王德、王仁科举回来了，齐来吊孝，留着过了一日去。

[注释]

[1] 吊孝: 逝者生前的亲友到灵前祭奠并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的礼仪。 [2] 老汉: 方言，将最小的儿子叫“老汉”或“小老汉”。 [3] 养娘: 泛指女仆。

再回到严贡生。

又过了三四日，严大老官也从省里科举了回来。几个儿子都在这边丧堂里。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浑家坐着，打点拿水来洗脸，早见二房里一个奶妈，领着一个小厮，手里捧着端盒和一个毡

包，走进来道：“二奶奶拜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来家了，热孝在身，不好过来拜见。这两套衣服和这银子，是二爷临终时说下的，送与大老爹做个遗念。就请大老爹过去。”

严贡生打开看了，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随向浑家封了八分银子赏封，递与奶妈，说道：“上覆二奶奶，多谢，我立刻就过来。”打发奶妈和小厮去了，将衣裳和银子收好，又细问浑家，知道和儿子们都得了他些别敬，这是单留与大老官的。问毕，换了孝巾，系了一条白布的腰经，走过那边来。到柩前叫声“老二”，干号了几声，下了两拜。赵氏穿着重孝，出来拜谢；又叫儿子磕伯伯的头，哭着说道：“我们苦命！他爷半路里丢了去了，全靠大爷替我们做主！”严贡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禀的寿数。我老二已是归天去了，你现今有恁个好儿子^[1]，慢慢的带着他过活，焦怎的？”赵氏又谢了，请在书房，摆饭请两位舅爷来陪。

喜银而不惜人，毫无兄弟之情。不如严监生见发妻遗下之银而哀思其人。

此时尚称“二奶奶”。

精准白描。

幻想以哀情哀告求来强权的哀怜。

[注释]

[1] 恁 (nèn): 这样。

假儒对假儒的共同“官话”。以冠冕堂皇的“公话”掩盖私心，是假儒的共用惯伎。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

越是劣行越要往“优行”里钻。

回应第四回僧官说周家二姑娘择配事。真是人以群分，沆瀣一气。

只是在衙门外的关帝庙里巴结。由此一端可见其说多虚，不可信真。

须臾，舅爷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平日身体壮盛，怎么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们至亲的也不曾当面别一别，甚是惨然！”严贡生道：“岂但二位亲翁，就是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1]，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将有大半年了？”严贡生道：“正是。因前任学台周老师举了弟的优行^[2]，又替弟考出了贡。他有个本家在这省里住，是做过应天巢县的^[3]，所以到省去会会他。不想一见如故，就留着住了几个月，又要同我结亲，再三把他第二个令爱许与二小儿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么？”严贡生道：“住在张静斋家。他也是做过县令，是汤父母的世侄。因在汤父母衙门里同席吃酒认得，相与起来。周亲家家，就是静斋先生执柯作伐^[4]。”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

姓范的孝廉同来的？”严贡生道：“正是。”王仁递个眼色与乃兄道：“大哥，可记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来的了。”王德冷笑了一声。

回应前情，知道严贡生结交的张静斋是什么货色。

[注释]

[1] “公而忘私”二句：语出《汉书·贾谊传》：“国耳忘家，公耳忘私。”意思是为了公事而抛却个人的事情，为了国事而抛却家庭的事情，即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为国。 [2] 优行：品学优良。清代，提学官会同地方官在生员中选取品学兼优之人，通过出贡的方式进入国子监。 [3] 做过应天巢县：指担任过应天府巢县的知县之职。巢县今属安徽。 [4] 执柯作伐：指做媒，语出《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一会摆上酒来，吃着又谈。王德道：“今岁汤父母不曾入帘^[1]？”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么？因汤父母前次入帘，都取中了些‘陈猫老鼠’的文章^[2]，不入时目，所以这次不曾来聘。今科十几位帘官^[3]，都是少年进士，专取有才气的文章。”严贡生道：“这倒不然。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4]，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有才气不成？就如我这周老师，极是法眼，取

此段写劣绅假儒间的对谈，暗地里使心眼斗法，句句机锋相向，话里藏针，勾心斗角，极有讲究也极精采。

在一等前列^[5]，都是有法则的老手^[6]，今科少不得还在这几个人内中。”严贡生说此话，因他弟兄两个在周宗师手里都考的是二等。两人听这话，心里明白，不讲考校的事了。酒席将阑^[7]，又谈到前日这一场官事：“汤父母着实动怒，多亏令弟看的破，息下来了。”严贡生道：“这是亡弟不济。若是我在家，和汤父母说了，把王小二、黄梦统这两个奴才，腿也砍折了！一个乡绅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只是厚道些好。”严贡生把脸红了一阵，又彼此劝了几杯酒。奶妈抱着哥子出来道：“奶奶叫问大老爹，二爷几时开丧？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茔里可以葬得，还是要寻地？费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爷商议。”严贡生道：“你向奶奶说，我在家不多时耽搁，就要同二相公到省里去周府招亲，你爷的事托在二位舅爷就是。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等我回来斟酌。”说罢，叫了扰^[8]，起身过去。二位也散了。

针对严贡生的
自吹“相与”汤知县。

恣睢横暴的劣
绅。

击中要害。

[注释]

[1] 入帘：指担任乡试分房阅卷的同考官。主考、同考官等进入考场中批阅试卷的场所后，要将门封住并隔以帘，故有此

称。 [2] 陈猫古老鼠：陈旧、过时之意。 [3] 帘官：这里指负责批阅试卷的同考官。 [4] 不照题位：指不按照题目的要求、作文的规则写文章。 [5] 一等：明清时期，在提学官所主持的岁考中实行六等黜陟法。将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考居一二三等的生员根据等级的不同会有一些的奖赏，而考居四五六等的生员则会受到责罚。 [6] 法则：写八股文应该遵循的章法。 [7] 阑：残、尽。 [8] 叫了扰：即说“打扰”“叨扰”之类的客套话。

过了几日，大老爹果然带着第二个儿子往省里去了。赵氏在家掌管家务，真个是钱过北斗^[1]，米烂陈仓^[2]，僮仆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不想皇天无眼，不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来，发了一天热，医生来看，说是个险症，药里用了犀角、黄连、人牙，不能灌浆^[3]，把赵氏急的到处求神许愿，都是无益。到七日上，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赵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并且比不得哭二爷，直哭得眼泪都哭不出来。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发孩子出去。叫家人请了两位舅爷来商量，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承嗣^[4]，二位舅爷踌躇道：“这件事，我们做不

为主题需要，
对情节操控自如。

“母以子贵”
的命根子丢了。

得主。况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儿子是他的，须是要他自己情愿，我们如何硬做主？”赵氏道：“哥哥，你妹夫有这几两银子的家私，如今把个正经主儿去了，这些家人小厮都没个投奔，这立嗣的事是缓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几时回来？间壁第五个侄子才十一二岁，立过来，还怕我不会疼热他，教导他？他伯娘听见这个话，恨不得双手送过来，就是他伯伯回来，也没得说，你做舅舅的人，怎的做不得主？”王德道：“也罢，我们过去替他说一说罢。”王仁道：“大哥，这是那里话？宗嗣大事，我们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狠，只好我弟兄两人公写一字，他这里叫一个家人连夜到省里请了大先生回来商议。”王德道：“这话最好，料想大先生回来也没得说。”王仁摇着头笑道：“大哥，这话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赵氏听了这话，摸头不着，只得依着言语，写了一封字，遣家人来富连夜赴省接大老爹。

俗语有“娘舅为大”之说，此娘舅欺软怕硬，根本不考虑如何助赵氏一臂之力。

王仁之刁猾更胜乃兄一筹，自非赵氏所能“摸着”。

[注释]

[1] 钱过北斗：形容钱财很多。也称为“钱过壁斗”。 [2] 米烂陈仓：形容米很多。陈仓，指贮存陈谷的粮仓。 [3] 灌浆：指

天花出足，变成脓疱。天花要变成脓疱，然后结痂，才有可能痊愈。 [4] 承嗣：指继承人。

来富来到省城，问着大老爹的下处在高底街。到了寓处门口，只见四个戴红黑帽子的，手里拿着鞭子，站在门口；吓了一跳，不敢进去。站了一会，看见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来，才叫他领了他进去。看见敞厅上^[1]，中间摆着一乘彩轿，彩轿傍边竖着一把遮阳^[2]，遮阳上贴着“即补县正堂”。四斗子进去请了大老爹出来，头戴纱帽，身穿圆领补服^[3]，脚下粉底皂靴，来富上前磕了头，递上书信。大老爹接着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这里伺候。”来富下来，到厨房里，看见厨子在那里办席。新人房在楼上，张见摆的红红绿绿的，来富不敢上去。

妆官衙官威。

妆官模官样。

[注释]

[1] 敞厅：开敞的房屋，即四面中至少有两面未用实墙封闭的厅房。 [2] 遮阳：遮蔽阳光的大伞，用为仪仗。 [3] 圆领补服：明朝官员所穿的官服，胸前以及后背绣有区别文武、官阶的鸟、兽等补子，因此称为“补服”。

直到日头平西，不见一个吹手来^[1]。二相公戴着新方巾，披着红，簪着花，前前后后走着着急，问吹手怎的不来。大老爹在厅上嚷成一片声，叫四斗子快传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个好日子，八钱银子一班叫吹手还叫不动，老爷给了他二钱四分低银子^[2]，又还扣了他二分戥头^[3]，又叫张府里抑着他来。他不知今日应承了几家，他这个时候怎得来？”大老爹发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来迟了，连你一顿嘴巴！”四斗子骨都着嘴，一路絮聒了出去^[4]，说道：“从早上到此刻，一碗饭也不给人吃，偏生有这些臭排场！”说罢，去了。

露其吝刻本质。与前对照，原来官样官威的“臭排场”都是用来掩护吝啬、欺负平民的。

怒比官高。

[注释]

[1] 吹手：吹鼓手，指吹奏管乐器以及打鼓的人，也称为“吹打”。 [2] 低银子：成色较差的银子。 [3] 扣了他二分戥(dǐng)头：少给人二分银子。戥，称量微量贵重物品的小型杆秤，也称为戥子。 [4] 絮聒(gu)：唠叨，埋怨。也写作“絮咕”“絮刮”。

直到上灯时候，连四斗子也不见回来，抬新人的轿夫和那些戴红黑帽子的又催的狠，厅上的

客说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时已到^[1]，且去迎亲罢。”将掌扇捐起来，四个戴红黑帽子的开道，来富跟着轿，一直来到周家。那周家敞厅甚大，虽然点着几盏灯烛，天井里却是不亮。这里又没有个吹打的，只得四个戴红黑帽子的，一递一声，在黑天井里喝道，喝个不了。来富看见，不好意思，叫他不要喝了。周家里面有人吩咐道：“拜上严老爷，有吹打的就发轿，没吹打的不发轿。”正吵闹着，四斗子领了两个吹手赶来，一个吹箫，一个打鼓，在厅上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两边听的人笑个不住。周家闹了一会，没办法，只得把新人轿发来了。新人进门，不必细说。

嘲笑，出他洋相。

[注释]

[1] 吉时：指事先请阴阳生选定的适合举行婚礼的吉祥的日子及时辰。

过了十朝^[1]，叫来富同四斗子去写了两只高要船^[2]。那船家就是高要县的人，两只大船，银十二两，立契到高要付银。一只装的新郎、新娘，一只严贡生自坐。择了吉日，辞别亲家，借了一

由此开始的“装病赖船资”不啻一幕讽刺喜剧。有头有尾逐层展开。手法颇像一段相声，从“包包袱”到“抖包袱”。

倚官仗势，狐假虎威。布置好舞台背景。

副“巢县正堂”的金字牌^[3]，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惧，小心伏侍，一路无话。

〔注释〕

〔1〕十朝(zhō)：举行婚礼后的第十天。〔2〕写了两只高要船：写契约雇了两只去高要的船。〔3〕正堂：对府县等地方正印官的称呼。

将到目的地了，该按部就班开始表演了。

表演的第一步。

取出法宝，表演的第二步。

第三步抛出诱饵、布下机关。

那日将到了高要县，不过二三十里路了，严贡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时头晕上来，两眼昏花，口里作恶心，啾出许多清痰来。来富同四斗子，一边一个，架着膀子，只是要跌。严贡生口里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丢了去烧起一壶开水来。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声不倒一声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烧了开水，拿进舱来。严贡生将钥匙开了箱子，取出一方云片糕来^[1]，约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剥着，吃了几片，将肚子揉着，放了两个大屁，登时好了。剩下几片云片糕，搁在后鹅口板上，半日也不来查点。那掌舵

驾长害馋痲^[2]，左手扶着舵，右手拈来，一片片的送在嘴里了。严贡生只作不看见。

上钩了。

[注释]

[1] 云片糕：一种普通的糕点，由糯米粉、绵白糖、桃仁等制成外形齐整的一块方糕，再切成片，由于片薄、色白，故有此名。 [2] 馋痲：痲病患者食欲强，所以用“馋痲”来讥讽人贪食好吃，有时也写作“馋劳”。

少刻，船拢了马头^[1]，严贡生叫来富着速叫他两乘轿子来，摆齐执事，将二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里去；又叫些马头上人来把箱笼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来讨喜钱。严贡生转身走进舱来，眼张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问四斗子道：“我的药往那里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药？”严贡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药？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刚才船板上几片云片糕。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严贡生道：“吃了好贱的云片糕！你晓的我这里头是些甚么东西？”掌舵的道：“云片糕无过是些瓜仁、核桃、

摆足威风才好演戏。

就是为了对付这一关。该图穷匕首见了。该抖包袱了。

你吐出来看看！要么开肠破肚来查证！

到高潮，该撒泼了。

做官带来的！你能做官吗？

你赔得起吗？你这不是要害我的命吗！

权势官威拿出来。

洋糖、粉面做成的了，有甚么东西？”严贡生发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个晕病，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这一料药，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2]，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你这奴才！‘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说的好容易！是云片糕？方才这几片，不要说值几十两银子，‘半夜里不见了枪头子——攘到贼肚里’^[3]；只是我将来再发了晕病却拿甚么药来医？你这奴才，害我不浅！”叫四斗子开拜匣^[4]，写帖子：“送这奴才到汤老爷衙里去，先打他几十板子再讲！”掌舵的吓了，陪着笑脸道：“小的刚才吃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药，只说是云片糕。”严贡生道：“还说是云片糕！再说云片糕，先打你几个嘴巴！”

[注释]

[1] 马头：即“码头”，船只停泊的地方。 [2] 上党：秦置上党郡，治所在今山西长治。 [3] 半夜里不见了枪头子——攘(n ng)到贼肚里：歇后语。“攘”是戳、刺之意，这里与“攘”谐音，指拼命往嘴里塞食物。这句话即吃到贼肚子里之意。 [4] 拜匣：拜客、送礼时用来放置名帖、礼金等物的长方形木匣。

说着，已把帖子写了，递给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帮船家拦着，两只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齐道：“严老爷，而今是他不是，不该错吃了严老爷的药；但他是个穷人，就是连船都卖了，也不能赔老爷这几十两银子。若是送到县里，他那里耽得住？如今只是求严老爷开恩，高抬贵手，恕过他罢。”严贡生越发恼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子走过几个到船上来道^[1]：“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才若不如是着紧的问严老爷要喜钱、酒钱，严老爷已经上轿去了，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才查到这个药。如今自知理亏，还不过来向严老爷跟前磕头讨饶！难道你们不赔严老爷的药，严老爷还有些贴与你不成？”众人一齐捺着掌舵的磕了几个头。严贡生转湾道^[2]：“既然你众人说，我又喜事匆匆，且放着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账！不怕他飞上天去！”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

惹不起官呀！

话里有话，表面上是在责备船家，其实是旁敲侧击，揭破黑心，戳穿严贡生挖空心思装病讹船家，只不过是为了赖掉十二两船钱。

达到赖船钱的目的了。班师回家。下一场是谋夺弟产的大戏。

[注释]

[1] 脚子：脚夫。 [2] 转弯：也可写作“转弯”，转过话头。

严贡生回家，忙领了儿子和媳妇拜家堂^[1]，又忙的请奶奶来一同受拜。他浑家正在房里拾东拾西，闹得乱哄哄的。严贡生走来道：“你忙甚么？”他浑家道：“你难道不知道家里房子窄鳖鳖的^[2]？统共只得这一间上房，媳妇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与他住？”严贡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里高房大厦的，不好住？”他浑家道：“他有房子，为甚的与你的儿子住？”严贡生道：“他二房无子，不要立嗣的？”浑家道：“这不成，他要继我们第五个哩。”严贡生道：“这都由他么？他算是个甚么东西！我替二房立嗣，与他甚么相干？”他浑家听了这话，正摸不着头脑，只见赵氏着人来说：“二奶奶听见大老爹回家，叫请大老爹说话，我们二位舅老爷，也在那边。”严贡生便走过来，见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顿，便叫过几个管事家人来吩咐：“将正宅打扫出来^[3]，明日二

以浑家作反衬。

蓄谋已久，怎肯放过鲸吞的机会。

根本不与二王商量。

相公同二娘来住。”赵氏听得，还认他把第二个儿子来过继^[4]，便请舅爷，说道：“哥哥，大爷方才怎样说？媳妇过来，自然在后一层，我照常住在前面，才好早晚照顾，怎倒叫我搬到那边去？媳妇住着正屋，婆婆倒住着厢房^[5]，天地世间，也没有这个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随他说着，自然有个商议。”说罢，走出去了。彼此谈了两句淡话，又吃了一杯茶。王家小厮走来说：“同学朋友候着作文会。”二位作别去了。

明知不妙，不肯为赵氏说话。

[注释]

[1] 拜家堂：新婚夫妇拜祖宗神位以及父母。家堂，安放祖先神位的堂屋。 [2] 窄鳖鳖：方言，形容非常狭窄。 [3] 正宅：住宅的正屋。 [4] 过继：也称为立嗣或“过房”。古代男子无子者可将同宗兄弟之子立为后嗣；或将别人之子认作儿子。这里是前一种情形。过继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承继祖业，承继人称为嗣子或“过继子”，立嗣人称为嗣父母或“过继父母”。嗣子取得嫡子的法律地位，有继承宗祧、继承遗产的权利，同时也有抚养嗣父母的义务。 [5] 厢房：正房两旁的房屋。

严贡生送了回来，拉一把椅子坐下，将十几个管事的家人都叫了来，吩咐道：“我家二相公，

置二王设计并主持的扶正之典于不顾。

正名分，也是纲常大礼。

口口声声不离“汤老爷衙门”。

明日过来承继了，是你们的新主人，须要小心伺候。赵新娘是没有儿女的，二相公只认得他是父妾，他也没有还占着正屋的，吩咐你们媳妇子把群屋打扫两间^[1]，替他搬过东西去；腾出正屋来，好让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个嫌疑：二相公称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爷’‘二奶奶’。再过几日，二娘来了，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然后二相公过去作揖。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你们各人管的田房、利息账目，都连夜攒造清完，先送与我逐细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比不得二老爹在日，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朦胧作弊！此后若有一点欺隐，我把你这些奴才，三十板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追工本饭米哩！”众人应诺下去，大老爹过那边去了。

[注释]

[1] 群屋：正房以外的房屋，也称为群房或群室。

这些家人、媳妇领了大老爹的言语，来催赵氏搬房，被赵氏一顿臭骂，又不敢就搬。平日嫌

赵氏装尊，作威作福，这时偏要领了一班人来房里说：“大老爹吩咐的话，我们怎敢违拗？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他若认真动了气，我们怎样了得？”赵氏号天大哭，哭了又骂，骂了又哭，足足闹了一夜。次日，一乘轿子抬到县门口，正值汤知县坐早堂，就喊了冤。知县叫补进词来^[1]，次日发出：“仰族亲处覆^[2]。”

[注释]

[1] 补进词：补写状纸。词，即状纸。 [2] 仰族亲处覆：令同族本家和亲戚先行商议，然后将处理的结果回复到县衙。仰，公文用语，表示命令。

赵氏备了几席酒，请来家里。族长严振先^[1]，乃城中十二都的乡约^[2]，平日最怕的是严大老官，今虽坐在这里，只说道：“我虽是族长，但这事以亲房为主^[3]，老爷批处，我也只好拿这话回老爷。”那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总不置一个可否。那开米店的赵老二、扯银炉的赵老汉，本来上不得台盘，才要开口说话，被严贡生睁开眼睛，喝了一声，又不

曾记否？二王在主动倡议并亲自导演赵氏的“扶正大典”时，拍着胸脯，“义形于色”地说：“有我两人做主”，“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

敢言语了。两个人自心里也裁划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儿两个，把我们不倏不保；我们没来由，今日为他得罪严老大，‘老虎头上扑苍蝇’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把个赵氏在屏风后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见众人都不说话，自己隔着屏风请教大爷，数说这些从前已往的话。数了又哭，哭了又数，捶胸跌脚，号做一片。严贡生听着不耐烦，道：“像这泼妇，真是小家子出身！我们乡绅人家，那有这样规矩！不要恼犯了我的性子，揪着头发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来领出发嫁！”赵氏越发哭喊起来，喊的半天云里都听见，要奔出来揪他，撕他，是几个家人媳妇劝住了。众人见不是事，也把严贡生扯了回去。当下各自散了。

二王也不动恻隐之心，不赞一词。仿佛他不曾承诺要为护卫赵氏的正室地位“做主”。

二王仍无动于衷，仿佛他不曾寒盟背叛。做了亏心事半丝愧疚感都没有！

[注释]

[1] 族长：一族的尊长，也称为“宗长”。是一个家族的首领，通常由家族内辈分高、年龄大的人担任。族长有权处理族内发生的纠纷，也能够根据宗规族约制裁违犯族规的人。 [2] 十二都：“都”是城镇下的行政单位，相当于区或乡，十二都即指第十二区。乡约：由县官任命，负责传达政令，调解纠纷，以及处理本区的细微事故并按时做劝善宣传等事务。 [3] 亲房：指家族中

的近支。

次日，商议写覆呈，王德、王仁说：“身在簧宫^[1]，片纸不入公门。”不肯列名。严振先只得混账覆了几句话^[2]，说：“赵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据严贡生说与律例不合，不肯叫儿子认做母亲，也是有的。总候太老爷天断。”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见了覆呈道：“‘律设大法^[3]，理顺人情’，这贡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个极长的批语，说：“赵氏既扶过正，不应只管说是妾。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听赵氏自行拣择，立贤立爱可也^[4]。”严贡生看了这批，那头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几丈，随即写呈到府里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看着觉得多事，“仰高要县查案”。知县查上案去，批了个“如详缴”^[5]。严贡生更急了，到省赴按察司一状，司批：“细故赴府县控理。”严贡生没法了，回不得头，想道：“周学道是亲家一族，赶到京里，求了周学道在部里告下状来，务必要正名分！”只因这一去，有分教：

总能冠冕堂皇。
仿佛他们之寒盟背叛是为了遵守圣贤之道，仿佛他们是最遵守圣贤之道的生员，从来不干预词讼，“片纸不入公门”。但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如何为严二出谋划策，包揽严大的词讼。

原来汤父母并不“相与”。

还是打着儒家“正名分”的冠冕堂皇旗号，“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注释]

[1] 黉(hóng)宫:即官学。 [2] 混账:模糊敷衍。 [3] “律设大法”二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卓茂传》:“律设大法,礼顺人情。”意为律令设定了大的法则,而礼的具体践行要顺乎人之常情。 [4] 立贤立爱可也:指赵氏可以自行选择继子的人选,无论是贤能的还是她所喜欢的都可以。 [5] 如详缴(ji o):按照原来上报的方式处理案件,并销案。详,一种公文,用于下级向上级汇报请示。缴,指缴销。

多年名宿^[1],今番又掇高科;英俊少年,一举便登上第。

[注释]

[1] 名宿:素有名望的人。

不知严贡生告状得准否,且听下回分解。

[点评]

第四回已点评严贡生形象的两个要点,此回续点评两个要点:

诡计多端的骗子

严贡生的二儿子果然攀上了做过巢县知县的周家老爷的二女儿,迎亲时严贡生倚官仗势克扣吹打手的工钱,出了洋相。娶过亲,严贡生雇两只船送新郎新娘回高要县,与船家立契到高要后付银。快到目的地时,他按部

就班开始表演：首先突然头晕起来，口里啾出许多清痰，让仆人“架着脖子，只是要跌”。病情有人可证后，接着就取出一方云片糕来，“吃了几片，将肚子揉着，放了两个大屁，登时好了”。第三步，将剩下的几片云片糕故意放在舵工身旁，“半日也不来查点”，好像不要了，引诱舵工顺手拈来，“一片片的送在嘴里”，“严贡生只作看不见”。最后，船拢码头，他命令着速将新郎新娘先送家去，待船家水手来讨喜钱时，他忽然眼张失落地要找“药”。众人不解，说：“何曾有甚药？”他说：“方才我吃的不是药？分明放在船板上的！”舵工老实，说：“想是刚才船板上几片云片糕。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吃者既已当众承认，这就可以摊牌了：“好贱的云片糕！”那是“费了几百两银子”合成的一料药！不信么？刚才我患晕病已经有目共见，此药立即治好我晕病的疗效也已经有目共睹。有那么贵重么？那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都是稀罕之物，得来不易，钱是小事，“只是我将来再发了晕病却拿甚么药来医？”你这不是要害我的命吗！说到这里，不能不怒发冲冠，命令四斗子开拜匣，写帖子，“送这奴才到汤老爷衙里去，先打他几十板子再讲”！

戏演到这里，不是药也得认作药，船家只有自认倒霉，谁叫你吃下去？又不能开肠破肚来化验，是药是云片糕如何辨得清！最重要的是人家有“巢县正堂”的金字牌匾，有老爷衙门的板子，船家不但不敢要那十二两船钱和喜钱，还要“求严老爷开恩，高抬贵手”。搬行李

的脚夫看在眼里，过来说道：“方才若不如是着紧的问严老爷要喜钱、酒钱，严老爷已经上轿去了，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才查到这个药。”表面上是在责备船家，其实是旁敲侧击，戳穿严贡生挖空心思装病闹船家，只不过是为了赖掉十二两船钱。

从严贡生讹船家的纯熟谋划和炉火纯青的表演可以看出，他惯于讹人。讹人，在他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可以不经思索，眼睛一眨就有一个诡计产生。讹船家对他来说只不过是略施小计，与此同时，他已经制订好上岸后如何吞并二房严监生遗产的非凡韬略了。

植根封建宗法制土壤上的毒瓜

在本书的导读里已阐明严贡生是攀附在封建官僚藤架的毒瓜，本回的谋夺弟产进一步表明他还植根于封建宗法制家族的土壤上。封建阶级的宗法家庭，高悬纲常名分的大旗，笼罩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内里明争暗斗，骨肉相残，尽显封建衰世从里到外的精神危机。《儒林外史》对封建家族内部尔虞我诈的揭发，篇幅虽短，却成一景观。导读的严贡生部分与此互补，此不赘述。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话说严贡生因立嗣兴讼，府、县都告输了，司里又不理，只得飞奔到京。想冒认周学台的亲戚，到部里告状。一直来到京师，周学道已升做国子监司业了^[1]。大着胆，竟写一个“眷姻晚生”的帖^[2]，门上去投。长班传进帖，周司业心里疑惑，并没有这个亲戚。正在沉吟，长班又送进一个手本^[3]，光头名字，没有称呼，上面写着“范进”。周司业知道是广东拔取的，如今中了，来京会试，便叫快请进来。范进进来，口称恩师，叩谢不已。周司业双手扶起，让他坐下，开口就

与汤知县的关系是冒认，与周学台的关系也是冒认！此人一贯冒认，是招摇撞骗的惯骗。跟牛浦郎之冒认是一路货，只是身份地位更高，也就更卑劣。

问：“贤契同乡^[4]，有个甚么姓严的贡生么？他方才拿姻家帖子来拜学生，长班问他，说是广东人，学生却不曾有这门亲戚。”范进道：“方才门人见过，他是高要县人，同敝处周老先生是亲戚，只不知老师可是一家？”周司业道：“虽是同姓，却不曾序过^[5]，这等看起来，不相干了。”即传长班进来吩咐道：“你去向那严贡生说，衙门有公事，不便请见，尊帖也带了回去罢。”长班应诺回去了。

彻底揭穿严贡生的骗子面目。对严氏家族的描写基本完成。

交待了周进、范进之后，就转入荀玫、王惠，与第二回薛家集旧事相呼应。

[注释]

[1] 国子监司业：国子监的副长官。辅佐正长官国子监祭酒执掌教育行政及考试国子诸学生徒等事。 [2] 眷姻晚生：谦称，指对方是由婚姻关系而结成的亲属，自己是他的晚辈。 [3] 长班：官绅所雇的仆从。手本：即折叠成册的全帖，位卑者谒见位尊者时所使用。投帖者通常在姓名前写上自己的卑称，例如门下、晚生、卑职等，由于朝廷禁止考中举人、进士的人与考官攀师生关系，所以范进的手本上是“光头名字，没有称呼”。 [4] 贤契：对学生或朋友子侄辈的客气称呼。 [5] 不曾序过：指同姓的人没有按照宗族关系联过宗。

周司业然后与范举人话旧，道：“学生前科看广东榜，知道贤契高发，满望来京相晤，不想

何以迟至今科？”范进把丁母忧的事说了一遍，周司业不胜叹息，说道：“贤契绩学有素，虽然耽迟几年，这次南宫一定入选^[1]。况学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人人都欲致之门下。你只在寓静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须缺少费用，学生这里还可相帮。”范进道：“门生终身皆顶戴老师高厚栽培。”又说了许多话，留着吃了饭，相别去了。

〔注释〕

[1] 南宫一定入选：指参加会试一定能考中进士。南宫是指主持会试的礼部。

会试已毕，范进果然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命下之日，范学道即来叩见周司业。周司业道：“山东虽是我故乡，我却也没有甚事相烦；只心里记得训蒙的时候，乡下有个学生，叫做荀玫，那时才得七岁，这又过了十多年，想也长成人了。他是个务农的人家，不知可读得成书，若是还在应考，贤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也

“静坐”是理学弊端所讲究，“揣摩”是八股科场中的“金针”。

此开篇所写“功名富贵无凭据”。

周进不是薄情凉血之人。

了我一番心愿。”范进听了，专记在心，去往山东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才按临兖州府^[1]，生童共是三棚，就把这件事忘怀了。直到第二日要发童生案，头一晚才想起来，说道：“你看我办的是甚么事！老师托我汶上县荀玫，我怎么并不照应？大意极了！”慌忙先在生员等第卷子内一查，全然没有。随即在各幕客房里把童生落卷取来^[2]，对着名字、坐号，一个一个的细查。查遍了六百多卷子，并不见有个荀玫的卷子。学道心里烦闷道：“难道他不曾考？”又虑着：“若是有在里面，我查不到，将来怎样见老师？还要细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罢^[3]。”一会同幕客们吃酒，心里只将这件事委决不下。众幕宾也替疑猜不定。

[注释]

[1] 按临：也写作“案临”或“案试”，指提学官莅临某一府州县主持考试考校生员。[2] 落卷：未曾录取的卷子。[3] 出案：提学官将童子试后考取秀才的士人名单公布出来。

内中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说道：“老先生这

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1]，景明先生醉后大喊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2]。’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再会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说罢，将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这荀玫是贵老师怎么样向老先生说的？”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愁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一个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3]：“是汶上县？何不在已取中入学的十几卷内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不知。”学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几卷取来，对一对号簿，头一卷就是荀玫，学道看罢，不觉喜逐颜开，一天愁都没有了。

堂堂学道大考官竟不知苏轼是何人。

[注释]

[1] 何景明：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明代文学家，前七子之一。 [2] 六等：明清时期，在提学官所主持的岁考中实

行六等黜陟法，即将秀才的岁考成绩分为六等，第四等以下要受到责罚。第六等是最差的一等，也称为“极等”，要受到发充吏员或是罢黜为民的处罚。 [3] 布衣：原指不是官绅阶层的平民。这里的“布衣”是这位姓牛的幕客的字。

次早发出案来，传齐生童发落。先是生员。一等、二等、三等都发落过了；传进四等来，汶上县学四等第一名上来是梅玖，跪着阅过卷，学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业，怎么荒谬到这样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该考居极等，姑且从宽，取过戒饬来^[1]，照例责罚！”梅玖告道：“生员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涂，求大老爷格外开恩！”学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将他扯上凳去，照例责罚！”说着，学里面一个门斗已将他拖在凳上^[2]。梅玖急了，哀告道：“大老爷！看生员的先生面上开恩罢！”学道道：“你先生是那一个？”梅玖道：“现任国子监司业周蕙轩先生，讳进的，便是生员的业师。”范学道道：“你原来是我周老师的门生。也罢，权且免打。”门斗把他放起来，上来跪下，学道吩咐道：“你既出周

平日惯做欺侮周进那样的事。多行不义必自毙！

曾记否？在薛家集宴上挖空心思侮辱他，现在竟冒称是他的门生、以他作护身符！

老师门下，更该用心读书。像你做出这样文章，岂不有玷门墙桃李？此后须要洗心改过。本道来科考时^[3]，访知你若再如此，断不能恕了！”喝声：“赶将出去！”

[注释]

[1] 戒伤(chi): 即戒尺, 对士子施行体罚的木尺。 [2] 门斗: 儒学里的公役。 [3] 科考: 又称为“决科”, 是每届乡试之前进行的考试, 清制, 在科考中考居一等、二等以及三等前列的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称之为“科举生员”。

传进新进儒童来。到汶上县，头一名点着荀玫，人丛里一个清秀少年上来接卷，学道问道：“你知方才这梅玖是同门么？”荀玫不懂这句话，答应不出来。学道又道：“你可是周蕙轩老师的门生？”荀玫道：“这是童生开蒙的师父。”学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师门下。因出京之时，老师吩咐来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1]，你已经取在第一，似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师一番栽培，此后用心读书，颇可上进。”荀玫跪下谢了。候众人阅过卷，鼓吹送了出去，学道退堂掩门。

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八首之四“摸索曹刘谁信道？”也用此典故。

[注释]

[1] 暗中摸索：《东坡志林》载徐陵自诩善识拔人才：“若曹刘沈谢辈，暗中摸索，亦合认得。”

荀玫才走出来，恰好遇着梅玖还站在辕门外^[1]。荀玫忍不住问道：“梅先生，你几时从过我们周先生读书？”梅玖道：“你后生家那里知道？想着我从先生时，你还不曾出世！先生那时在城里教书，教的都是县门口房科家的馆，后来下乡来，你们上学，我已是进过了，所以你不晓得。先生最喜欢我的，说是我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些不合规矩，方才学台批我的卷子上也是这话，可见会看文章的都是这个讲究，一丝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学台何难把俺考在三等中间，只是不得发落，不能见面了，特地把我考在这名次，以便当堂发落，说出周先生的话，明卖个情。所以把你进个案首，也是为此。俺们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细心，不可忽略过了。”两人说着闲话，到了下处。次日送过宗师，雇牲口，一同回汶上县薛家集。

不惜伪造历史，颠倒黑白，给自己贴金。亦严贡生之流无耻之徒。

倚老卖老，意图补谎却越描越黑。

[注释]

[1] 辕门：官署的外门。

此时荀老爹已经没了，只有母亲在堂。荀玫拜见母亲，母亲欢喜道：“自你爹去世，年岁不好，家里田地渐渐也花费了，而今得你进个学，将来可以教书过日子。”申祥甫也老了，拄着拐杖来贺喜，就同梅三相商议，集上约会分子，替荀玫贺学，凑了二三十吊钱。荀家管待众人，就借这观音庵里摆酒。

那日早晨，梅玖、荀玫先到，和尚接着。两人先拜了佛，同和尚施礼。和尚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挣了这一顶头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广积阴功。那咱你在这里上学时还小哩^[1]，头上扎着抓角儿^[2]。”又指与二位道：“这里不是周大老爷的长生牌^[3]？”二人看时，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左边一行小字，写着“公讳进，字蕙轩，邑人”。右边一

又回到观音庵，回应第二回的小说开头。

行小字“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两人见是老师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几拜。又同和尚走到后边屋里，周先生当年设帐的所在^[4]，见两扇门开着，临了水次，那对过河滩塌了几尺，这边长出些来。看那三间屋，用芦席隔着，而今不做学堂了。左边一间，住着一个江西先生，门上贴着“江右陈和甫仙乩神数”^[5]。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门关着，只有堂屋中间墙上还是周先生写的联对，红纸都久已贴白了，上面十个字是“正身以俟时；守己而律物”。梅玖指着向和尚道：“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你不该贴在这里，拿些水喷了，揭下来裱一裱，收着才是。”和尚应诺，连忙用水揭下，弄了一会。申祥甫领着众人到齐了，吃了一日酒才散。

应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物以人贵，今非昔比。补足梅玖之势利。

荀家把这几十吊钱赎了几票当，买了几石米，剩下的，留与荀玖做乡试盘费。次年录科^[6]，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于少年，到省试^[7]，高高中了。忙到布政司衙门里领了杯、盘、衣帽、旗匾、盘程^[8]，匆匆进京会试，又中了第三名进士。

[注释]

[1] 那咱：即那时候。 [2] 抓角儿：指儿童头上挽的一左一右两只小发髻。 [3] 长生牌：写有某人的姓名，为其祈求福寿的牌位。 [4] 设帐：开馆授徒。东汉马融曾在讲学授徒处设绛纱帐，因有此称。 [5] 仙乩（jī）：扶乩的夸饰之称，一种占卜的方法，也叫“扶鸾”“扶箕”。术士将丁字形木架放在沙盘上，由两人分扶横木两端，用仪式请来某位神灵，悬锥会在沙上画成文字，术士将其说成是神灵的指示。神数：术数之学的夸饰称谓，泛指术士根据各种现象，来推测人的气数和命运。 [6] 录科：因故未参加科考或是未通过科考的一些士人可以参加录科考试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录科由提学官主持，在乡试年的七月下旬举行。 [7] 省试：即乡试的别称，由于乡试分省举行，故有此称。 [8] 旗匾：新科举人由每省的布政司衙门颁给旗子和匾额，以示荣耀。

明朝的体统：举人报中了进士，即刻在下处摆起公座来升座^[1]，长班参堂磕头^[2]。这日正磕着头，外边传呼接帖，说：“同年同乡王老爷来拜。”荀进士叫长班拾开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见王惠须发皓白，走进门，一把拉着手，说道：“年长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寻常同年弟兄。”两人平磕了头，坐着，就说起昔年这一梦，“可见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将来‘同寅协恭’^[3]，多少事业都要同做”。荀玫自小也依

再回应卷首薛家集往事，有历史纵深感，有世事沧桑冷暖炎凉感。

稀记得听见这句话，只是记不清了，今日听他说来，方才明白，因说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乡，诸事全望指教。”王进士道：“这下处是年长兄自己赁的？”荀进士道：“正是。”王进士道：“这甚窄，况且离朝纲又远^[4]，这里住着不便。不瞒年长兄说，弟还有一碗饭吃，京里房子也是我自己买的，年长兄竟搬到我那里去住，将来殿试，一切事都便宜些。”说罢，又坐了一会，去了。次日，竟叫人来把荀进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处同住。传胪那日^[5]，荀玫殿在二甲，王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6]。俸满^[7]，一齐转了员外^[8]。

似张静斋之拉
拢范进。世态如此。

[注释]

[1] 公座：指官员办公的座席。 [2] 参堂：位卑之人参见位尊之人的礼仪，如后辈见长辈、下级见上级等。 [3] 同寅协恭：语出《尚书·皋陶谟》，意为共同在一起为朝廷敬慎办事。同寅，引申为同僚、同事。 [4] 朝纲：此指朝堂所在之处。 [5] 传胪（lú）：殿试后揭晓宣读进士名次的一种仪式。宋代于公布名次之日，皇帝在大殿内宣布一甲三名的姓名，由阁门承接，传到阶下，卫士齐声传名高呼，称之为传胪。清制则由传胪官宣布一甲三名的姓名，宣布时以次接传至丹墀。此外，二甲第一以及三甲第一有时也被称为传胪。 [6] 工部：中央机构所设六部之一，管理国

家的土木兴建、水利工程等事。主事：明清在六部所设司官中置主事一职，是司官中官阶较低的一个职位。〔7〕俸满：官吏任职满一定年限后，可以依例升调。京官与外官俸满要求的年限并不一样。〔8〕员外：即“员外郎”，官名，是六部各司的副主官。本回内以下转入陈和甫扶乩等事，2610字，本书节略不录。

[点评]

从第二回小说正文开始至本回上半回为一结构“板块”，以周进和薛家集诸人始，以周进的薛家集旧人终。各人都经历了一段世事沧桑，很有“史”的纵深感。特以周进与梅玖的关系变化为主轴：想当初周进未取得秀才资格，薛家集的新秀才梅玖残忍地百般侮辱踩踏他；如今周进当了官，梅玖还停留在秀才，岁考不及格要挨杖罚，竟冒称周进是自己业师以之作救身符；回到薛家集观音庵，恭恭敬敬地叩拜周进的长生牌。又一个胡屠户式的前倨后恭，真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功名富贵魔力大哉！

范进考了二十多次都不济，一旦经周进因怜悯而让他进了学，旋即中了举，接着“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一路飙升。而这个当了大考官的学道大人，连苏轼是何人都不知道，还自诩“暗中摸索”都能识拔贤才。真如卷首《蝶恋花》词所云“功名富贵无凭据”。

第十三回 蘧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疏財^[1]

（蘧公孫）那日打從街上走過，見一個新書店裏貼着一張整紅紙的報帖，上寫道：

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2]。凡有同門錄及朱卷賜顧者^[3]，幸認
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4]。

由此起至第十五回為“馬二先生傳”，至第二十回則為“馬二匡超人合傳”。

〔注釋〕

〔1〕本回此前 1630 字與馬二無關，不錄。以下起寫馬二先生。〔2〕處州：明代為處州府，在今浙江麗水。〔3〕同門錄：即鄉試、會試中同科考中的士人和考官的名錄，也附載几篇當科中式的文章。〔4〕書坊：編選、刻印並銷售書籍的店鋪。

公孙心里想道：“这原来是个选家^[1]，何不
来拜他一拜？”急到家换了衣服，写个“同学教
弟”的帖子，来到书坊，问道：“这里是马先生
下处？”店里人道：“马先生在楼上。”因喊一声
道：“马二先生，有客来拜。”楼上应道：“来了。”
于是走下楼来。

[注释]

[1] 选家：即将科场墨程等所载的八股文章选录出来编成选集
的士人。选家要对所选文章加以评、点，供士子学习。

公孙看那马二先生时，身長八尺，形容甚伟，
头戴方巾，身穿蓝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
黑，不多几根胡子。相见作揖让坐。马二先生
看了帖子，说道：“尊名向在诗上见过，久仰久
仰！”公孙道：“先生来操选政^[1]，乃文章山斗^[2]，
小弟仰慕，晋谒已迟。”店里捧出茶来吃了，公
孙又道：“先生便是处州学^[3]，想是高补过的^[4]。”
马二先生道：“小弟补廩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
的青目^[5]，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
不胜惭愧！”公孙道：“遇合有时，下科一定是

马二数十年
“科场不利”而无
怨无悔。

抡元无疑的了^[6]。”说了一会，公孙告别。马二先生问明了住处，明日就来回拜。公孙回家向鲁小姐说：“马二先生明日来拜。他是个举业当行，要备个饭留他。”小姐欣然备下。

〔注释〕

〔1〕选政：对于编选八股文选集之事的恭维的称呼。〔2〕山斗：也称为“泰斗”，泰山、北斗的省称。比喻德高望重或有卓越成就者如同泰山北斗般为人们所尊重敬仰。〔3〕处州学：处州府学的生员。〔4〕高补：即由增生、附生等增补成为廪膳生员。〔5〕青目：青睐、赏识。〔6〕抡元：指在乡试里考中第一名成为解元。抡，选拔。

次早，马二先生换了大衣服，写了回帖，来到蘧府。公孙迎接进来，说道：“我两人神交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赐顾，宽坐一坐，小弟备个家常饭，休嫌轻慢。”马二先生听罢欣然。公孙问道：“尊选程墨，是那一种文章为主？”马二先生道：“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1]，成、弘又是一变^[2]，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3]，尤不可带词赋气^[4]。带注疏

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公孙道：“这是做文章了；请问批文章是怎样个道理？”马二先生道：“也是全不可带词赋气。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5]，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6]，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7]。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为有益。将来拙选告成^[8]，送来细细请教。”说着，里面捧出饭来，果是家常肴馔：一碗炖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大碗煨的稀烂的猪肉。马二先生食量颇高，举起箸来向公孙道：“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这鱼且不必动，倒是肉好。”当下吃了四碗饭，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里面听见，又添出一碗来，连汤都吃完了。抬开桌子，啜茗清谈。

不敢越朱熹雷池一步。

与后文匡超人的率尔操觚恰成对比。

马二清贫。胃囊缺油。

[注释]

[1] 洪、永：指明太祖洪武年间、明成祖永乐年间。 [2] 成、弘：指明宪宗成化年间、明孝宗弘治年间。 [3] 注疏：注释和解释注解的文字合称注疏。注疏注解的一般是经书中的文字、语意、名物、典制等。 [4] 词赋：本指赋体文学，这里指与科举考试无关的各种诗词歌赋等抒情文学。 [5] 批语：这里指对八股文的评点之语。 [6] 作文之心如人目：指八股文就像人的眼睛一样，容不得半点杂质。语参《景德传灯录》卷第七“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属虽珍宝，在眼亦为病”。 [7] 《语类》《或问》：指宋人黎靖德所编的记录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朱子语类》以及朱熹所著的《四书或问》两部书。 [8] 拙选：对于自己所选八股文集的谦称。

马二先生问道：“先生名门，又这般大才，久已该高发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孙道：“小弟因先君见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马二先生道：“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1]，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2]，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3]，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

马二的“举业万岁论”。

马二的“举业做官论”。

贤良方正^[4]，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5]，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6]，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一席话，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又留他吃了晚饭，结为性命之交，相别而去。自此，日日往来。

马二尚不忘做官为了“行道”。

[注释]

[1] 言扬行举：语出《礼记·文王世子》：“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指根据人的德行和名声来选拔贤才。 [2] 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语出《论语·为政》，意思是言语少犯错误，行动上少作会后悔的事，言行必须谨慎，官职和俸禄就在其中了。 [3] 贤良方正：汉代选拔人才的科目之一，始于汉文帝时。被举者对政治得失要直言极谏，如果表现优异，则会被授予官职。 [4] 公孙弘：西汉名臣。少时为狱吏，四十岁开始研习《春秋》，六十岁时武帝下诏要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中选。后任丞相，封平津侯。董仲舒：西汉思想家、哲学家。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通

过对策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被任命为江都相之职。 [5] 唐朝用诗赋取士：唐朝科举考试的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制举等，其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人所称道。进士科原本只考试策文，到了高宗后期，变为试贴经、杂文以及策文三场。约在天宝年间，杂文中开始专考诗赋，并成为固定的格局。但后世论者往往以为唐代科举就是“以诗赋取士”，并将之视为唐诗繁荣的原因，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6] 理学：宋明时期最为重要的儒家哲学思想，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为代表。也叫“道学”。理学与汉儒偏重章句训诂不同，以讲求儒学经义，探究名理兼谈性命为主。

那日在文海楼，彼此会着，看见刻的墨卷上目录摆在桌上，上写着“历科墨卷持运”^[1]，下面一行刻着“处州马静纯上氏评选”。蘧公孙笑着向他说道：“请教先生，不知尊选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个名字，与先生同选，以附骥尾^[2]？”马二先生正色道：“这个是有个道理的。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3]，就是小弟，全亏几十年考校的高^[4]，有些虚名，所以他们来请。难道先生这样大名还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两个，只可独站，不可合站，其中有个缘故。”蘧公孙道：“是何缘故？”马二先生道：“这事不过是名利二者。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你先

马二迂而直，往往不加讳饰率真地道出真实思想，让人“洞见儒者之心肝”（鲁迅语）。

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5]，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还有个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计，先生自想，也是这样算计。”说着，坊里捧出先生的饭来，一碗爇青菜^[6]，两个小菜碟。马二先生道：“这没菜的饭，不好留先生用，奈何？”蘧公孙道：“这个何妨？但我晓得长兄先生也是吃不惯素饭的，我这里带的有银子。”忙取出一块来，叫店主人家的二汉买了一碗熟肉来。两人同吃了。

〔注释〕

[1] 历科墨卷持运：即将此前各科乡、会试考官所写的程式范文以及中式者的文章进行编选而成的选本。《艺文类聚》所载吴闵鸿的《羽扇赋》中有“于时祝融持运”之语。这里的“持运”应是把持文运之意。以此作为八股选本的书名即标榜自己能够通过编选体现八股文发展的最新动向，以帮助考生获得科名。 [2] 以附骥尾：语出《史记·伯夷列传》：“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意指即便只是苍蝇，附在宝马良驹的尾巴上也可以日行千里，比喻依附先辈或是名人以成就声名。 [3] 站封面：作为署名的选编者将名字刻印在书本的封面上。 [4] 考校：指岁考、科考等考试，也便是马二先生之前所说的“小弟补廪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 [5] 刻

资：指刊刻书籍所需的费用。 [6] 爇（o）：一种近似于卤的烹调方法。

望子成龙固天下父母心，但督责过苛不利儿童健康发展；况且所课是八股举业，在功名富贵体制下，八股之毒延及妇孺。

公孙别去。在家里，每晚同鲁小姐课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倒先打发公孙到书房里去睡。

双红这小丫头在傍递茶递水，极其小心。他会念诗，常拿些诗来求讲，公孙也略替他讲讲。因心里喜他殷勤，就把收的王观察的个旧枕箱把与他盛花儿针线，又无意中把遇见王观察这一件事向他说了。不想宦成这奴才小时同他有约，竟大胆走到嘉兴，把这丫头拐了去。公孙知道大怒，报了秀水县^[1]，出批文拿了回来。两口子看守在差人家，央人来求公孙，情愿出几十两银子与公孙做丫头的身价，求赏与他做老婆。公孙断然不依。差人要带着宦成回官，少不得打一顿板子，把丫头断了回来，一回两回诈他的银子。宦成的银子使完，衣服都当尽了。

[注释]

[1] 秀水县：明清属浙江省嘉兴府，现属浙江嘉兴。

那晚在差人家，两口子商议，要把这个旧枕箱拿出去卖几十个钱来买饭吃。双红是个丫头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说道：“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爷的，想是值的银子多，几十个钱卖了，岂不可惜？”宦成问：“是蘧老爷的？是鲁老爷的？”丫头道：“都不是。说这官比蘧太爷的官大多着哩。我也是听见姑爷说，这是一位王太爷，就接蘧太爷南昌的任，后来这位王太爷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宁王相与。宁王日夜要想杀皇帝，皇帝先把宁王杀了，又要杀这王太爷。王太爷走到浙江来，不知怎的，又说皇帝要他这个箱子，王太爷不敢带在身边走，恐怕搜出来，就交与姑爷。姑爷放在家里闲着，借与我盛些花，不晓的我带了出来。我想皇帝都想要的东西，不知是值多少钱！你不见箱子里还有王太爷写的字在上？”宦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这个箱子，必有别的缘故。这箱子能值几文！”

无知识丫头的口吻逼真。妙在说不清真相，却让人知晓所言何事。

那差人一脚把门踢开，走进来骂道：“你这倒运鬼！放着这样大财不发，还在这里受瘟罪！”宦成道：“老爹，我有甚么财发？”差人

差人口角宛然
活现。

道：“你这痴孩子！我要传授了，便宜你的狠哩！老婆白白送你，还可以发得几百银子财，你须要大大的请我，将来银子同我平分，我才和你说。”宦成道：“只要有银子，平分是罢了，请是请不起的，除非明日卖了枕箱子请老爷。”差人道：“卖箱子？还了得！就没戏唱了！你没有钱我借钱与你。不但今日晚里的酒钱，从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设法了来，总要加倍还我。”又道：“我竟在里面扣除，怕你拗到那里去？”差人即时拿出二百文，买酒买肉，同宦成两口子吃，算是借与宦成的，记一笔账在那里。吃着，宦成问道：“老爹说我有甚么财发？”差人道：“今日且吃酒，明日再说。”当夜猜三划五^[1]，吃了半夜，把二百文都吃完了。

[注释]

[1] 猜三划五：即猜拳、划拳，输的一方要被罚酒。

宦成这奴才吃了个尽醉，两口子睡到日中还不起。差人已是清晨出门去了，寻了一个老练的差人商议，告诉他如此这般：“事还是竟弄破

了好，还是‘开弓不放箭’^[1]，大家弄几个钱有益？”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这个事都讲破！破了还有个大风？如今只是闷着同他讲，不怕他不拿出钱来。还亏你当了这几十年的门户，利害也不晓得！遇着这样事还要讲破，破你娘的头！”骂的这差人又羞又喜，慌跑回来，见宦成还不曾起来，说道：“好快活！这一会像两个狗恋着。快起来和你说话！”宦成慌忙起来，出了房门。差人道：“和你到外边去说话。”两人拉着手，到街上一个僻静茶室里坐下。差人道：“你这呆孩子，只晓得吃酒吃饭，要同女人睡觉。放着这样一注大财不会发，岂不是‘如入宝山空手回’？”宦成道：“老爹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点你，你却不要‘过了庙不下雨’^[2]。”

“差人”已经“猾”得够水平，“老差人”更老辣，再连读后文潘三之老练，由此三吏役可略显衙门之黑暗！

差人满口俚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活色生香。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十分出色。

[注释]

[1] 开弓不放箭：比喻先把问题摆出而不把事情一下子讲破做绝。 [2] 过了庙不下雨：指得了好处之后便不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

说着，一个人在门首过，叫了差人一声“老爹”，走过去了。差人见那人出神，叫宦成坐着，

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只听得那人口里抱怨道：“白白给他打了一顿，却是没有伤，喊不得冤；待要自己做出伤来，官府又会验的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块砖头，凶神似的走上去把头一打，打了一个大洞，那鲜血直流出来。那人吓了一跳，问差人道：“这是怎的？”差人道：“你方才说没有伤，这不是伤么？又不是自己弄出来的，不怕老爷会验，还不快去喊冤哩！”那人倒着实感激，谢了他，把那血用手一抹，涂成一个血脸，往县前喊冤去了。

宦成站在茶室门口望，听见这些话，又学了一个乖。差人回来坐下，说道：“我昨晚听见你当家的说，枕箱是那王太爷的。王太爷降了宁王，又逃走了，是个钦犯^[1]，这箱子便是个钦赃^[2]。他家里交结钦犯，藏着钦赃，若还首出来^[3]，就是杀头充军的罪^[4]，他还敢怎样你！”宦成听了他这一席话，如梦方醒，说道：“老爹，我而今就写呈去首。”差人道：“呆兄弟，这又没主意了。你首了，就把他一家杀个精光，与你也无益，弄不着他一个钱，况你又同他无仇。如今只消串出

个人来吓他一下，吓出几百两银子来，把丫头白白送你做老婆，不要身价，这事就罢了。”宦成道：“多谢老爹费心。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当下还了茶钱，同走出来。差人嘱咐道：“这话，到家在丫头跟前不可露出一字。”宦成应诺了。从此，差人借了银子，宦成大酒大肉。且落得快活。

胸有成竹，久
惯牢成。

[注释]

[1] 钦犯：皇帝下旨要缉捕捉拿的犯人。 [2] 钦赃：要奉旨追缴没收的赃物。 [3] 首：出首，检举告发之意。 [4] 充军：一种刑罚，把罪犯发配到边远的地方去当兵或服苦役。

蘧公孙催着回官，差人只腾挪着混他^[1]，今日就说明日，明日就说后日，后日又说再迟三五日。公孙急了，要写呈子告差人，差人向宦成道：“这事却要动手了！”因问：“蘧小相平日可有一个相厚的人？”宦成道：“这却不知道。”回去问丫头，丫头道：“他在湖州相与的人多，这里却不曾见，我只听得有个书店里姓马的来往了几次。”宦成将这话告诉差人。差人道：“这就容易

了。”便去寻代书写下一张出首叛逆的呈子，带在身边，到大街上一路书店问去。

[注释]

[1] 腾挪：此指借故推脱、拖延。

问到文海楼，一直进去请马先生说话。马二先生见是县里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楼坐下。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蘧家蘧小相儿相与^[1]？”马二先生道：“这是我极好的弟兄。头翁，你问他怎的？”差人两边一望道：“这里没有外人么？”马二先生道：“没有。”把座子移近跟前，拿出这张呈子来与马二先生看，道：“他家竟有这件事。我们公门里好修行^[2]，所以通个信给他，早为料理，怎肯坏这个良心？”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问了备细，向差人道：“这事断断破不得。既承头翁好心，千万将呈子捺下。他却不在家，到坟上修理去了，等他来时商议。”差人道：“他今日就要递。这是犯关节的事，谁人敢捺？”马二先生慌了道：“这个如何了得！”差人道：“先生，你一个‘子曰行’的人^[3]，怎

诚心为朋友，有担当。

这样没主意？自古‘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只要破些银子，把这枕箱买了回来，这事便罢了。”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意！”当下锁了楼门，同差人到酒店里，马二先生做东，大盘大碗请差人吃着，商议此事。只因这一番，有分教：

通都大邑，来了几位选家；僻壤穷乡，出了一尊名士。

名士而用“一尊”，善戏谑哉。作者“炼字”的功夫极佳。

[注释]

[1] 小相：对年龄较轻的成年男子的敬称。 [2] 公门里好修行：公门即官府衙门，官府掌权柄，也是能够行方便、做好事、积德之所。 [3] 子曰行：“子曰”是《论语》上的常用语，因此普通百姓用“子曰行”戏称以读书、编书、教书等为业的士人。

毕竟差人要多少银子赎这枕箱，且听下回分解。

[点评]

第十三回至第二十回可谓“马二先生匡超人合传”。

马二的“举业论”既贯古通今，是“举业万岁论”，又能突出核心：“举业做官论”，率真地道出八股士之“心肝”。作者的叙述蕴藉含蓄，不露贬词，其褒贬观全书方显。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功令对知识分子所

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无讳饰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他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与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到处宣传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他说的“文章”就是八股文，他专门选每次科举考试的中式文章，加以评批，作为范文，让考生模仿，功能与现在范文讲评之类相近。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所以他诚心诚意地先以此劝蘧公孙，后又诚心诚意地以此劝流落杭州的乡村青年匡超人。

马二的这些思想究竟错在哪里呢？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则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偏狭的。其次，教育的导向不能太短视的功利化。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事业，要培养一代一代健全的人，现在我们叫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在过分功利的导向下，教育就会被扭曲，失去原来的意义，走上不健康的道路。古代如此，现代仍然如此。

“枕箱案”之设，主要为表现马二先生之诚笃品性，“血心为朋友”。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话说马二先生在酒店里同差人商议要替蘧公孙赎枕箱。差人道：“这奴才手里拿着一张首呈，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银子少了，他怎肯就把这钦赃放出来？极少也要三二百银子。还要我去拿话吓他：‘这事弄破了，一来，与你无益；二来，钦案官司，过司由院^[1]，一路衙门，你都要跟着走。你自己算计，可有这些闲钱陪着打这样的恶官司？’——是这样吓他，他又见了几个冲心的钱^[2]，这事才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来报信。我也只愿得无事，落得‘河水不洗船’^[3]，

老衙门的实情
足以吓退小民。

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才妙^[4]。你先生请上裁^[5]！”马二先生摇头道：“二三百两是不能。不要说他现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设法；就是他在家里，虽然他家太爷做了几任官，而今也家道中落，那里一时拿的许多银子出来？”差人道：“既然没有银子，他本人又不见面，我们不要耽误他的事，把呈子丢还他，随他去闹罢了。”马二先生道：“不是这样说。你同他是个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睁睁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来，这就不成个朋友了。但是要做的来。”差人道：“可又来！你要做的来，我也要做的来！”马二先生道：“头翁，我和你从长商议，实不相瞒，在此选书，东家包我几个月，有几两银子束脩，我还要留着些用。他这一件事，劳你去和宦成说，我这里将就垫二三十两银子把与他，他也只当是拾到的，解了这个冤家罢。”差人恼了道：“这个正合着古语，‘瞒天讨价，就地还钱’^[6]。我说二三百银子，你就说二三十两，‘戴着斗笠亲嘴——差着一帽子’^[7]。怪不得人说你们‘诗云子曰’的人难讲话。这样看来，你好像‘老鼠尾

马二先生为人
诚笃是“有价值”
之处。

巴上害疔子——出脓也不多’^[8]。倒是我多事，不该来惹这婆子口舌！”说罢，站起身来谢了扰，辞别就往外走。

[注释]

[1] 过司由院：指要经过法司、都察院等一系列官署的审理。 [2] 冲心：动心。 [3] 河水不洗船：船在河中走，河水只管自己流，并不洗船。比喻各不相干、各自省事、不添麻烦。 [4] 打蛇打七寸：七寸是蛇的要害。比喻制敌要击中要害、做事要抓住关键。 [5] 上裁：请对方自做决定的客气说法。 [6] 漫天讨价，就地还钱：也写作“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要价的开得很高，还价的压得很低，双方提出的价格相差悬殊。 [7] 戴着斗笠亲嘴——差着一帽子：相对于其他帽子，斗笠边沿较宽，戴着斗笠亲嘴，比喻双方之间有较大的阻隔或分歧，难以成事。 [8] 老鼠尾巴上害疔子——出脓也不多：老鼠尾巴很细，其疔子就更小，即便出脓也很少。比喻油水有限、好处不多。

马二先生拉住道：“请坐再说，急怎的？我方才这些话，你道我不出本心么？他其实不在家，我又不是先知了风声，把他藏起，和你讲价钱。况且你们一块土的人^[1]，彼此是知道的，蘧公孙是甚么慷慨脚色！这宗银子知道他认不认？几时还我？只是由着他弄出事来，后日懊悔

知其无法找回，而仍要填进去，更显有肝胆有意气。

临事而决，免得后悔。

迟了。总之，这件事，我也是个傍人，你也是个傍人，我如今认些晦气，你也要极力帮些，一个出力，一个出钱，也算积下一个莫大的阴功。若是我两人先参差着，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差人道：“马老先生，而今这银子我也不问是你出，是他出，你们原是‘毡袜裹脚靴’^[2]，但须要我效劳的来。老实一句，‘打开板壁讲亮话’^[3]，这事一些半些，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做不来，没有三百，也要二百两银子，才有商议。我又不要你十两五两，没来由把难题目把你做怎的？”马二先生见他这话说顶了真，心里着急，道：“头翁，我的束脩其实只得一百两银子，这些时用掉了几两，还要留两把作盘费到杭州去。挤的干干净净，抖了包，只挤的出九十二两银子来，一厘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处去拿与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内，听凭你搜，若搜出一钱银子来，你把我不当人。就是这个意思，你替我维持去，如断然不能，我也就没办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差人道：“先生，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尚

清贫的马二先生能倾囊救友，实在难得！看下文他游西湖时的寒酸，益显此时之难能可贵！

有相逢之日，岂可人不留个相与？只是这行瘟的奴才头高^[4]，不知可说的下去？”又想一想道：“我还有个主意，又合着古语说，‘秀才人情纸半张’^[5]。现今丫头已是他拐到手了，又有这些事，料想要不回来，不如趁此就写一张婚书，上写收了他身价银一百两，合着你这九十多，不将有二百之数？这分明是有名无实的，却塞得住这小厮的嘴。这个计较何如？”马二先生道：“这也罢了。只要你做的来，这一张纸何难？我就可以做主。”

如前第二、三回，写梅玖服务于写周进，写胡屠户服务于写范进，此回写差人是服务于塑马二，此“三大配角”，既是服务于塑造“三大主角”，而其本身已独具意义，也已是出色的形象塑造。

[注释]

[1]一块土的人：谓同乡。 [2]毡袜裹脚靴：毡袜和靴子等都紧穿在脚上，比喻关系密切、难于分拆。 [3]打开板壁讲亮话：即“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截了当地说话。 [4]头高：意谓欲望大、要价高。 [5]秀才人情纸半张：秀才送人情只是书写点什么，半张纸而已。此指让马二写的有名无实的一纸“婚书”。

当下说定了，店里会了账，马二先生回到下处候着。差人假作去会宦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楼。马二先生接到楼上，差人道：“为这件事，不知费了多少唇舌，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定

要一千八百的乱说，说他家值多少就该给他多少，落后我急了，要带他回官，说：‘先问了你这奸拐的罪，回过老爷，把你纳在监里，看你到那里去出首！’他才慌了，依着我说。我把他枕箱先赚了来，现放在楼下店里。先生快写起婚书来，把银子兑清，我再打一个禀帖，销了案，打发这奴才走清秋大路，免得又生出枝叶来。”马二先生道：“你这赚法甚好，婚书已经写下了。”随即同银子交与差人。差人打开看，足足九十二两，把箱子拿上楼来交与马二先生，拿着婚书、银子去了。

马二先生几个月的束脩被一掳而空！

回到家中，把婚书藏起，另外开了一篇细账，借贷吃用，衙门使费，共开出七十多两，只剩了十几两银子递与宦成。宦成嫌少，被他一顿骂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着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盖，怕老爷不会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骗一个老婆，又骗了许多银子，不讨你一声知感，反问我找银子！来！我如今带你去回老爷，先把你这奸情事打几十板子，丫头便传蘧家领去，叫你吃不了的苦，兜着走！”宦成被他

骂得闭口无言，忙收了银子，千恩万谢，领着双红，往他州外府寻生意去了。

蘧公孙从坟上回来，正要去问差人，催着回官，只见马二先生来候，请在书房坐下，问了些坟上的事务，慢慢说到这件事上来。蘧公孙初时还含糊，马二先生道：“长兄，你这事还要瞒我么？你的枕箱现在我下处楼上。”公孙听见枕箱，脸便飞红了。马二先生遂把差人怎样来说，我怎样商议，后来怎样怎样，“我把选书的九十几两银子给了他，才买回这个东西来，而今幸得平安无事。就是我这一项银子，也是为朋友上一时激于意气，难道就要你还？但不得不告诉你一遍。明日叫人到我那里把箱子拿来，或是劈开了，或是竟烧化了，不可再留着惹事”！公孙听罢大惊，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间，把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请他坐在书房里，自走进去，如此这般，把方才这些话说与乃眷鲁小姐^[1]，又道：“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2]，有意气！有肝胆！相与了这样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娄家表叔结交了多少人，一个个出

差人使心用计，布阵排兵，装神弄鬼，巧舌如簧，被写得活灵活现。有论者怀疑吴敬梓何能如此熟悉小人心计，其实，作者写衙役还有翟买办、夏总甲、潘三等；其他小人还有如媒婆、沈大脚、无赖龙三，以及阴阳生余敷余殷、术士陈和甫等三教九流，无不绘声绘影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他确是写人物的高手！

马二先生的人品原是极“有价值”的，可惜沉溺于八股功名，被戕害成“无价值”的。这是悲剧性的。

乖露丑，若听见这样话，岂不羞死！”鲁小姐也着实感激，备饭留马二先生吃过，叫人跟去将箱子取来毁了。

[注释]

[1] 乃眷：他的妻子。 [2] 斯文骨肉朋友：文明的斯文朋友，如同亲骨肉一般。

次日，马二先生来辞别，要往杭州，公孙道：“长兄先生，才得相聚，为甚么便要去？”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选书。因这文海楼请我来选这一部书，今已选完，在此就没事了。”公孙道：“选书已完，何不搬来我小斋住着，早晚请教？”马二先生道：“你此时还不是养客的时候^[1]。况且杭州各书店里等着我选考卷^[2]，还有些未了的事，没奈何，只得要去。倒是先生得闲来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公孙不能相强，要留他办酒席饯行。马二先生道：“还要到别的朋友家告别。”说罢，去了，公孙送了出来。到次日，公孙封了二两银子，备了些熏肉小菜，亲自到文海楼来送行，要了两部

蘧公孙不还钱，
马二也不愠，真难得！

新选的墨卷回去。

[注释]

[1] 养客：指养门客。官宦士大夫好养些帮忙的幕客和帮闲的清客，从“战国四公子”到本小说所写的娄三、娄四公子都好养门客。 [2] 选考卷：从科举中式者的朱卷中选编以八股文为主的选本。

马二先生上船，一直来到断河头，问文瀚楼的书坊，——乃是文海楼一家——到那里去住。住了几日，没有甚么文章选，腰里带了几个钱，要到西湖上走走。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因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那些卖酒的青帘高扬，卖茶的红炭满炉，士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

以下是被鲁迅激赏的“马二游西湖”。

至今仍是“西湖一日游”的代表性景点。

马二看妇女，就像用非审美的庸陋眼光观察自然美一样，他又用病理学的眼光观察游湖女客，两者异曲同工，各逞其妙，对于马二先生的智能结构都是精确的定性分析。

钱都用于救朋友了。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都梳着挑鬓头^[1]，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也有模样生的好些的，都是一个大团白脸，两个大高颧骨，也有许多疤、麻、疥、癩的。一顿饭时，就来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2]，捐着一把伞，手里拿着一个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3]，倒觉得有些滋味。吃完了出来，看见西湖沿上柳阴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一个脱去玄色外套，换了一件水田披风^[4]；一个脱去天青外套，换了一件玉

色绣的八团衣服^[5]；一个中年的脱去宝蓝缎衫，换了一件天青缎二色金的绣衫^[6]。那些跟从的女客，十几个人，也都换了衣裳。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个丫鬟，手持黑纱团香扇替他遮着日头，缓步上岸。那头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远，裙上环佩，叮叮当当的响。马二先生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往前走过了六桥，转个弯，便像些村乡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7]，中间走了一二里多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

[注释]

[1] 挑鬓头：以骨针支两鬓使两边隆起的发式。 [2] 汉子：此指丈夫。 [3] 处片：浙江处州（今丽水一带）出产的片状笋干。 [4] 水田披风：明、清流行的一种妇女时装，是用各色锦布拼合缝成的外罩风衣，如同水田界划一般，故有此名。 [5] 玉色：碧玉的那种淡青色。八团衣服：有八个团花图案的衣服。团花也称“球花”，四周呈放射状或旋转式的圆形装饰纹样，衣服、器物上多会用此纹样。 [6] 二色金：深浅两色金线。 [7] 厝（cuò）基：把棺木暂用砖头或土四面封起来以待葬或改葬之封堆。

马二又看妇女了，这回竟细看人家换衣服。还好，没有邪念。

回到“非礼勿视”。

西湖山光水色竟都视而不见，所见只有“食”与“色”。难怪，“食色性也”吧。

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走路的，问道：“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那人道：“转过去便

接下来拜御书的传奇性情节发生了：蓦然发现与皇帝有关的东西，幻觉中仿佛来到金銮殿，慌忙要行面君的叩拜大礼。

此举忒像小孩玩“过家家”游戏，而在他是潜意识的不自觉的动作。

天目山樵为马二补足叩拜的言辞：“历考一等案首，臣马纯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净慈、雷峰，怎么不好顽？”马二先生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见一座楼台盖在水中间，隔着一道板桥，马二先生从桥上走过去，门口也是个茶室，吃了一碗茶。里面的门锁着，马二先生要进去看，管门的问他要了一个钱，开了门，放进去。里面是三间大楼，楼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马二先生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1]，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2]，拜了五拜。拜毕起来，定一定神，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傍边有个花园，卖茶的人说是布政司房里的人在此请客，不好进去。那厨房却在外面，那热汤汤的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

[注释]

[1] 靴桶：即“靴筒”，靴子的筒状部分。笏(hù)板：即朝笏，也称手板，古代大臣朝见皇帝时手执的狭长板子，以玉、象牙或竹、木制成，用来记事或指画。 [2] 扬尘舞蹈：指用正式朝见皇帝的礼仪进行隆重的叩拜。在这样的场合用如此正式的礼仪是很可笑的。

出来过了雷峰，远远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着琉璃瓦，曲曲折折，无数的朱红栏杆。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一个直匾，金字，上写着“敕赐净慈禅寺”，山门傍边一个小门。马二先生走了进去，一个大宽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砖^[1]，才进二道山门，两边廊上都是几十层极高的阶级。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都穿的是锦绣衣服，风吹起来，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鼻子。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2]。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上面一个横匾，金书“南屏”两字，吃了一碗茶。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3]。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二先生也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因为走多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

闻香而执意“非礼勿视”。

“食”很诱人，无奈钱袋羞涩。

[注释]

[1] 水磨：经过加水精细打磨，因此磨成的砖石会格外平整光滑。
 [2] 人窝子：即人群。
 [3] 橘饼：以橘子为原料，经过压榨、腌制、糖煮等程序加工而成的一种食品。

第三日起来，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吴山，就在城中，马二先生走不多远，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几十层阶级，走了上去，横过来又是几十层阶级，马二先生一气走上，不觉气喘。看见一个大庙门前卖茶，吃了一碗。进去见是吴相国伍公之庙^[1]，马二先生作了个揖，逐细的把匾联看了一遍。又走上去，就像没有路的一般，左边一个门，门上钉着一个匾，匾上“片石居”三个字，里面也像是个花园，有些楼阁。马二先生步了进去，看见窗棂关着。马二先生在门外望里张了一张，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摆着一座香炉，众人围着，像是请仙的意思。马二先生想道：“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站了一会，望见那人磕头起来，傍边人道：“请了一个才女来了。”马二先生听了暗笑。又一会，一个问道：

念念不忘的还是“功名大事”。

“可是李清照^[2]？”又一个问道：“可是苏若兰^[3]？”又一个拍手道：“原来是朱淑真^[4]！”

马二先生道：“这些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又转过两个弯，上了几层阶级，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宇；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屋后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那房子：也有卖酒的，也有卖耍货的^[5]，也有卖饺儿的，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茶的，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马二先生正走着，见茶铺子里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见有卖的蓑衣饼^[6]，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走上去，一个大庙，甚是巍峨，便是城隍庙，他便一直走进去，瞻仰了一番。

心心念念“管功名的”，这是前面拜御书的心理基础。不是“管功名的”，都不在意里，连李清照等名才女都闻所未闻。这也是一向排斥“词赋气”所致。

是该“非礼勿视”的妖精。

[注释]

[1] 吴相国伍公：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名员，本是楚国入，因其父兄被谗害而逃到吴国。辅佐吴王阖闾击败楚、越等国，

吴国成为一方霸主。后因进谏吴王夫差而被其疏远，终被赐剑自刎。 [2] 李清照：宋代著名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 [3] 苏若兰：名蕙，十六国时期前秦女诗人，扶风窦滔的妻子，以回文诗《璇玑图》著名。 [4] 朱淑真：宋代女诗人，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作海宁人。有诗集《断肠集》、词集《断肠词》。 [5] 耍货：玩具。 [6] 蓑衣饼：杭州传统小吃，用面粉、猪油、白糖等制成，层酥叠起形似蓑衣。

心田终于泛起涟漪。

过了城隍庙，又是一个弯，又是一条小街，街上酒楼、面店都有，还有几个簇新的书店。店里贴着报单，上写：“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程墨持运》于此发卖。”马二先生见了欢喜，走进书店坐坐，取过一本来看看，问个价钱，又问：“这书可还行？”书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时，那里比得古书？”马二先生起身出来，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往上走。过这一条街，上面无房子了，是极高的个山冈，一步步上去走到山冈上，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无风，水平如镜，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那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马二先生心旷神怡，只管走了上去，

只看见如可食的“小鸭子”。

又看见一个大庙门前摆着茶桌子卖茶，马二先生两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两边一望，一边是江，一边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又遥见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隐忽现。马二先生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1]！”吃了两碗茶，肚里正饿，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饭，恰好一个乡里人捧着许多烫面薄饼来卖，又有一篮子煮熟的牛肉，马二先生大喜，买了几十文饼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尽兴一吃。吃得饱了，自思趁着饱再上去。

[注释]

[1] 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语出《礼记·中庸》，意思是载着华山而不觉得重，收取河海的水浪也不会流泻出去，天地万物都装载在里面。

搜索枯肠总算找到赞词，却是从举业必读书《中庸》里找出的写“地”的一句话，足以看出八股迷头脑的迂腐僵化。

走上一箭多路，只见左边一条小径，莽榛蔓草，两边拥塞。马二先生照着这条路走去，见那玲珑怪石，千奇万状，钻进一个石罅，见石壁上多少名人题咏，马二先生也不看他。过了一个小石桥，照着那极窄的石磴走上去，又

是一座大庙，又有一座石桥，甚不好走。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过桥去，见是个小小的祠宇，上有匾额，写着“丁仙之祠”^[1]。马二先生走进去，见中间塑一个仙人，左边一个仙鹤，右边竖着一座二十个字的碑。马二先生见有签筒，思量：“我困在此处，何不求个签问问吉凶？”正要上前展拜，只听得背后一人道：“若要发财，何不问我？”马二先生回头一看，见祠门口立着一个人，身長八尺，头戴方巾，身穿茧绸直裰，左手自理着腰里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部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只因遇着这个人，有分教：

[注释]

[1] 丁仙：元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丁野鹤在吴山紫阳庵学道，传说他修道成仙、骑鹤飞升，后人在吴山建丁仙祠纪念。

慷慨仗义，银钱去而复来；广结交游，人物久而愈盛。

毕竟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点评]

此回先写马二“血心为朋友”，为救拔蘧公孙免受“枕箱案”之灾，不遗余力，是宅心仁厚诚笃热肠的君子。如前所引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马二人品之笃诚善良，应属“有价值的”。此回的大部分是“马二游西湖”，则是写“那无价值的”。

对西湖风光“全无会心”，对各色食物馋涎欲滴，八股科举制度是摧残人才的制度，马二先生就是从八股科举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典型产品，他顽固地仇视、排斥一切美文学，凡是“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他就认为会使后生们“坏了心术”，凡是“带词赋气”，他就认为“有碍于圣贤口气”。封建的蒙昧主义窒息了爱美的天性，戕伐了审美的功能，造成人性的严重异化。再美的景色和乐音对马二先生也没有任何美学意义。他或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只能引起低俗猥琐的反应，丝毫也引不起美感愉悦和审美想象。吴敬梓如实地描写马二先生对西湖美景的麻木不仁，把八股迷灵魂的庸陋，精神世界的枯朽，准确地揭示出来，“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这种揭示就深寓着讽刺。

“马二拜御书”，这是可与“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鼎足而三的带有奇异色彩的绝佳情节。马二暮见御书，就像周进悲见号板、范进喜见报帖一样，一下子被击中郁积的情结，神经大震动而不由自主地出现迷幻。但此三人的遭际和性格迥异，作为知名的八股选家，马二不像“二进”那么悲苦，作为虔诚的八股信徒，马二

无怨无悔，乐呵呵地到处宣教，等待着“出头”之日到来。潜意识中艳羡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乐境，因偶遇的与“天子”有关的御书，就迷幻成真登“天子堂”行礼的因由，竟至于达成幻觉和现实混淆在一起的迷境。几十年梦寐以求的隆遇，此时突然有了机会，已深入潜意识的功名做官梦，一触即发，他便如白日做梦一般施行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这里由不和谐构成的可笑是多重的：他面对的只是过往皇帝写的字，并非皇帝本人，而他就像当面朝圣一般跪拜如仪。他是爬不上金銮殿的秀才，但却俨然像朝廷大臣一样，整冠带，秉笏板，仿佛真的在面君参拜，扬尘舞蹈。他的官帽不过是旧的秀才头巾，他的官服不过是褴褛的长布衫，特别有趣的是，他竟从靴桶里拔出一把纸扇当笏板，像孩童玩“过家家”，一本正经地做着面君的仪礼。很难相信神智清醒时的正常成年人能做出这样匪夷所思的举动，作为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知名选家，他如此诚惶诚恐地行着朝圣大礼就显得越发不和谐。他的姿势是那样僵硬机械、滑稽可笑，具有很强的喜剧性特征。他是迷糊于功名做官梦，在迷幻中过了一把功名做官的瘾。

“拜毕起来，定一定神”，注意，是“定一定神”，才终于回到了现实，“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在迷幻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又包含着多少凄怆和悲哀！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话说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签，后面一人叫一声“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回头一看，那人像个神仙，慌忙上前施礼道：“学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但与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便知学生姓马？”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识君’？先生既遇着老夫，不必求签了，且同到敝寓谈谈。”马二先生道：“尊寓在那里？”那人指道：“就在此处不远。”当下携了马二先生的手，走出丁仙祠，却是一条平坦大路，一块石头也没有，未及一刻功夫，已到了伍相国庙门口，马二先生

居然相信有“神仙缩地腾云之法”。

心里疑惑，“原来有这近路，我方才走错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缩地腾云之法也不可知”。来到庙门口，那人道：“这便是敝寓，请进去坐。”

那知这伍相国殿后有极大的地方，又有花园，园里有五间大楼，四面窗子望江望湖。那人就住在这楼上，邀马二先生上楼，施礼坐下。那人四个长随^[1]，齐齐整整，都穿着绸缎衣服，每人脚下一双新靴，上来小心献茶。那人吩咐备饭，一齐应诺下去了。马二先生举眼一看，楼中间挂着一张匹纸，上写冰盘大的二十八个大字^[2]，一首绝句诗道：

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

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清吟过十洲^[3]。

[注释]

[1]长随：随从的仆役。[2]冰盘：指较大的瓷盘。[3]十洲：即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据传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因此也泛指仙境。

后面一行写“天台洪憨仙题”。马二先生看过《纲鉴》^[1]，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2]，

屈指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还在，一定是个神仙无疑。因问道：“这佳作是老先生的？”那仙人道：“憨仙便是贱号^[3]。偶尔遣兴之作，颇不足观。先生若爱看诗句，前时在此，有同抚台、藩台及诸位当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诗^[4]，取来请教。”便拿出一个手卷来^[5]。马二先生放开一看，都是各当事人的亲笔，一递一首，都是七言律诗，咏的西湖上的景，图书新鲜^[6]，着实赞了一回，收递过去。捧上饭来，一大盘稀烂的羊肉，一盘糟鸭，一大碗火腿虾圆杂脍，又是一碗清汤，虽是便饭，却也这般热闹。马二先生腹中尚饱，因不好辜负了仙人的意思，又尽力的吃了一餐。撤下家伙去。

似西湖斗方名
士景兰江辈的伎俩。

[注释]

[1]《纲鉴》：在宋朱熹《通鉴纲目》的影响下，明清出现了一批体例相似的历史简史，多取“纲鉴”作为书名，例如明王世贞所编《纲鉴会纂》、明袁黄编《袁了凡纲鉴》以及清吴乘权等编《纲鉴易知录》等。 [2]南渡：指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后，宋高宗赵构逃到南方，并最终在临安（今杭州）建都，即南宋。 [3]贱号：对于自己号的谦称。 [4]抚台：对于巡抚的尊称，是省级地方政府的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民政等

事务。 [5] 手卷：装裱成横幅长卷的书册，竖窄横长，可卷起来收藏或置于案头，看时边看边卷。 [6] 图书：指图章。

洪憨仙道：“先生久享大名，书坊敦请不歇，今日因甚闲暇到这祠里来求签？”马二先生道：“不瞒老先生说，晚学今年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送了几十金，却为一个朋友的事垫用去了。如今来到此处，虽住在书坊里，却没有甚么文章选。寓处盘费已尽，心里纳闷，出来闲走走，要在这仙祠里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机会。谁想遇着老先生，已经说破晚生心事，这签也不必求了。”洪憨仙道：“发财也不难，但大财须缓一步，目今权且发个小财，好么？”马二先生道：“只要发财，那论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甚么道理？”洪憨仙沉吟了一会，说道：“也罢，我如今将些须物件送与先生，你拿到下处去试一试。如果有效验，再来问我取讨；如不相干，别作商议。”因走进房内，床头边摸出一个包子来打开，里面有几块黑煤，递与马二先生道：“你将这东西拿到下处，烧起一炉火来，取个罐子把他顿在上

血心为朋友而致贫困。

直言求发财。

马二不是不爱财，功名富贵都是梦寐所求，前面迷幻于得功名拜皇帝，此时迷惘于发大财遇神仙。

面^[1]，看成些甚么东西，再来和我说。”

[注释]

[1] 顿：炖。

马二先生接着，别了憨仙，回到下处。晚间果然烧起一炉火来，把罐子顿上，那火支支的响了一阵，取罐倾了出来，竟是一锭细丝纹银。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连倾了六七罐，倒出六七锭大纹银。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当夜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钱店里去看，钱店都说是十足纹银，随即换了几千钱，拿回下处来。马二先生把钱收了，赶到洪憨仙下处来谢。憨仙已迎出门来道：“昨晚之事如何？”马二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这般，告诉憨仙倾出多少纹银。憨仙道：“早哩！我这里还有些，先生再拿去试试。”又取出一个包子来，比前有三四倍，送与马二先生，又留着吃过饭。别了回来，马二先生一连在下处住了六七日，每日烧炉，倾银子，把那些黑煤都倾完了，上戥子一秤，足有八九十两重。马二先生欢喜无限，一包一包收在那里。

一日，憨仙来请说话，马二先生走来。憨仙道：“先生，你是处州，我是台州^[1]，相近，原要算桑里^[2]。今日有个客来拜我，我和你要认作中表弟兄^[3]，将来自有一番交际，断不可误。”马二先生道：“请问这位尊客是谁？”憨仙道：“便是这城里胡尚书家三公子，名缜，字密之。尚书公遗下宦囊不少，这位公子却有钱癖，思量多多益善，要学我这烧银之法。眼下可以拿出万金来，以为炉火药物之费。但此事须一居间之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况在书坊操选，是有踪迹可寻的人，他更可以放心。如今相会过，订了此事，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后，成了‘银母’。凡一切铜锡之物，点着即成黄金，岂止数十百万？我是用他不着，那时告别还山，先生得这‘银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马二先生见他这般神术，有甚么不信，坐在下处，等了胡三公子来。三公子同憨仙施礼，便请问马二先生：“贵乡贵姓？”憨仙道：“这是舍弟，各书坊所贴处州马纯上先生选《三科墨程》的便是。”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礼坐下。三公子举眼一看，见憨仙人

胡三个性特征。

马二被作“托”。

物轩昂，行李华丽，四个长随轮流献茶，又有选家马先生是至戚，欢喜放心之极，坐了一会，去了。

[注释]

[1] 台州：即浙江省台州府，西连处州府，即今浙江临海。

[2] 桑里：同乡、故乡之意。 [3] 中表兄弟：古代将父亲的姊妹的子女称为外兄弟姊妹，将母亲的兄弟姊妹的子女称为内兄弟姊妹。外为表，内为中，因此外兄弟姊妹与内兄弟姊妹又统称为“中表兄弟”。

次日，憨仙同马二先生坐轿子回拜胡府，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新选的墨卷，三公子留着谈了半日，回到下处。顷刻，胡家管家来下请帖两副：一副写洪太爷，一副写马老爷。帖子上是：“明日湖亭一卮小集候教^[1]。胡缜拜订。”持帖人说道：“家老爷拜上太爷，席设在西湖花港御书楼旁园子里，请太爷和马老爷明日早些。”憨仙收下帖子。次日，两人坐轿来到花港，园门大开，胡三公子先在那里等候。两席酒，一本戏，吃了一日。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独自一个看着别人吃酒席，今日恰好人请我也在这里。当下

是马二迷幻功名拜御书之处，其旁又是马二迷幻富贵而作“托”之处。

极丰盛的酒馔点心，马二先生用了一饱。胡三公子约定三五日再请到家写立合同，央马二先生居间，然后打扫家里花园，以为丹室^[2]。先兑出一万银子，托憨仙修制药物，请到丹室内住下。三人说定，到晚席散，马二先生坐轿竟回文瀚楼。

[注释]

[1] 一卮(zh)小集：意指只备一杯酒的简单聚会，是请客吃饭的客套语。一卮，即一杯。 [2] 丹室：炼丹的丹房。

的评。

一连四天，不见憨仙有人来请，便走去看他，一进了门，见那几个长随不胜慌张，问其所以，憨仙病倒了，症候甚重，医生说脉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药。马二先生大惊，急上楼进房内去看，已是奄奄一息，头也抬不起来。马二先生心好，就在这里相伴，晚间也不回去。挨过两日多，那憨仙寿数已尽，断气身亡。那四个人慌了手脚，寓处掳一掳，只得四五件绸缎衣服还当得几两银子，其余一无所有，几个箱子都是空的。这几个人也并非长随，是一个儿子，两个侄儿，一个女婿，这时都说出来。马二先生听在肚里，替他着

急。此时棺材也不够买。马二先生有良心，赶着下处去取了十两银子来与他们料理。儿子守着哭泣，侄子上街买棺材，女婿无事，同马二先生到间壁茶馆里谈谈。

的评。

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个活神仙，今年活了三百多岁，怎么忽然又死起来？”女婿道：“笑话！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岁，那里有甚么三百岁！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个不守本分，惯弄玄虚，寻了钱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这一个收场。不瞒老先生说，我们都是买卖人，丢着生意，同他做这虚头事^[1]。他而今直脚去了，累我们讨饭回乡，那里说起！”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床头间有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烧起炉来，一倾就是纹银。”女婿道：“那里是甚么‘黑煤’！那就是银子，用煤煤黑了的。一下了炉，银子本色就现出来了。那原是个做出来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没了用了。”马二先生道：“还有一说，他若不是神仙，怎的在丁仙祠初见我的时候，并不曾认得我，就知我姓马？”女婿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来，看见你坐在书店看书，

马二迂而迷糊。

马二一迷至此！

在片石居扶乩者原来就是此“仙”。

书店问你尊姓，你说，我就是书面上马甚么，他听了知道的。世间那里来的神仙！”

[注释]

[1] 虚头事：虚假的、骗人的事情。

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来结交我是要借我骗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时运高，不得上算^[1]。”又想到：“他亏负了我甚么？我到底该感激他。”当下回来，候着他装殓，算还庙里房钱，叫脚子抬到清波门外厝着。马二先生备个牲醴纸钱，送到厝所，看着用砖砌好了。剩的银子，那四个人做盘程，谢别去了。

[注释]

[1] 不得上算：没有中人算计而上当受骗。

马二先生送殡回来，依旧到城隍山吃茶，忽见茶室傍边添了一张小桌子，一个少年坐着拆字^[1]。那少年虽则瘦小，却还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摆着字盘笔砚，手里却拿着一本书看。

从此递入“匡超人传”，亦可称“匡超人蜕变史”。

马二先生心里诧异，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来就是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凳上坐下，那少年丢下文章，问道：“是要拆字的？”马二先生道：“我走倒了^[2]，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请坐，我去取茶来。”即向茶室里开了一碗茶，送在马二先生跟前，陪着坐下。马二先生见他乖觉^[3]，问道：“长兄，你贵姓？可就是这本城人？”那少年又看见他戴着方巾，知道是学里朋友，便道：“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温州府乐清县住^[4]。”马二先生见他戴顶破帽，身穿一件单布衣服，甚是褴褛，因说道：“长兄，你离家数百里，来省做这件道路^[5]，这事是寻不出大钱来的，连糊口也不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你这般勤学，想也是个读书人。”那少年道：“晚生今年二十二岁，还不曾娶过妻子，家里父母俱存，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是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去年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来省城，在柴行里记账。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不得回家，我就流落在此。前日一个家乡人来，说我父亲在家有病，

匡超人从乡土人伦家庭来到“社会大学”，开修头门课程：八股做官，导师马二先生。

真有孝心。

于今不知个存亡，是这般苦楚。”说着，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了下来。马二先生着实恻然，说道：“你且不要伤心。你尊讳尊字是甚么？”那少年收泪道：“晚生叫匡迥，号超人。还不曾请问先生仙乡贵姓。”马二先生道：“这不必问。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马纯上就是我了。”匡超人听了这话，慌忙作揖，磕下头去，说道：“晚生真乃‘有眼不识泰山’！”马二先生忙还了礼，说道：“快不要如此，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这拆字到晚也有限了，长兄何不收了，同我到下处谈谈？”匡超人道：“这个最好。先生请坐，等我把东西收了。”当下将笔砚纸盘收了，做一包背着，同桌凳寄在对门庙里，跟马二先生到文瀚楼。

[注释]

[1] 拆字：将汉字的笔画进行加减，或是用拆开偏旁、打乱字体结构等方法，用得出来的字附会意思，以推算吉凶。也称为测字、相字等。 [2] 走倒了：走累了、走乏了。 [3] 乖觉：机灵懂事。 [4] 温州府乐清县：地名，在浙江省东南部，即今浙江乐清。 [5] 做这件道路：指走这条道、做这种事情。

马二先生到文瀚楼，开了房门坐下。马二先生问道：“长兄，你此时心里可还想着读书上进？还想着家去看看尊公么？”匡超人见问这话，又落下泪来，道：“先生，我现今衣食缺少，还拿甚么本钱想读书上进？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亲在家患病，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所以几回自心里恨极，不如早寻一个死处！”马二先生劝道：“快不要如此。只你一点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动了^[1]。你且坐下，我收拾饭与你吃。”当下留他吃了晚饭，又问道：“比如长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须得多少盘程？”匡超人道：“先生，我那里还讲多少？只这几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我难道还想坐山轿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饭食少两餐也罢，我只要到父亲跟前，死也瞑目！”马二先生道：“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这里住一夜，慢慢商量。”到晚，马二先生又问道：“你当时读过几年书？文章可曾成过篇^[2]？”匡超人道：“成过篇的。”马二先生笑着向他说：“我如今大胆出个题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笔下可望得进学。这个

孝心感动马先生。

使得么？”匡超人道：“正要请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马二先生道：“说那里话，我出一题，你明日做。”说罢，出了题，送他在那边睡。

[注释]

[1]感格：指由此达彼的感通。[2]可曾成过篇：初学八股文，习惯上从“破题”开始，每一部分逐一练习，能照八股文的整个程式作出全篇的，就算成篇。马二先生问文章可曾成过篇，是问会不会写全篇的八股文。

次日，马二先生才起来，他文章已是停停当当，送了过来。马二先生喜道：“又勤学，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1]。”将文章按在桌上，拿笔点着，从头至尾，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与他。他作揖谢了要去，马二先生道：“休慌。你在此终不是个长策，我送你盘费回去。”匡超人道：“若蒙资助，只借出一两银子就好了。”马二先生道：“不然，你这一到家，也要些须有个本钱奉养父母，才得有功夫读书。我这里竟拿十两银子与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请医生看你尊

后来以此反讥马二老师。

以无价值为价值。马二凡事认真诚笃，可惜迂而无当。

提一送十，古道热肠。

翁的病。”当下開箱子取出十两一封银子，又寻了一件旧棉袄，一双鞋，都递与他，道：“这银子，你拿家去；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意欲拜为盟兄，将来诸事还要照顾。只是大胆，不知长兄可肯容纳？”

[注释]

[1] 理法：义理及章法。

马二先生大喜，当下受了他两拜，又同他拜了两拜，结为兄弟。留他在楼上，收拾菜蔬，替他钱行。吃着，向他说道：“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在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1]，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2]，书中自有千钟粟，

真情怜恤。

此时真感恩，
反衬后来忘恩负义。

循孝劝学。

这是马先生的人生目标，也是教育路线，应与前番对蘧公孙的宣讲合读。把读书的目标锁定在考八股科举获取功名富贵，这是官定的正途，也是马二的大病！